



期 一 第 卷 一 第

本 刊 創 刊 號 目 錄

開 場	編 者
評「西線無戰事」	德國拉狄克作 關數質譯
皇 后 (小說)	鐵 森
另一種營業 (小說)	澎 島
跳躍着的一羣 (小說)	鄭 暄
愛與友情 (翻譯小說)	居易譯
沒有燈光的夜 (戲劇)	蒼 蕓
詩 三 首	叔 寒
詩 一 首	紫 揚
歸鄉雜記	慈 輝
編 後	編 者

請交換

北平北國月刊社編

北國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刊啓事

如有關於本刊的信件，請寄北平
和平門外南新華街國立北平師範
大學教理學院號房轉

北國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論文

關於藝術作品底評價問題

藏原惟人著
王集叢譯 (一)

創作和翻譯的小說

蜈蚣船

鐵森 (九)

灰色底顫動

澎島 (七八)

愛與友情

英國 Jane Austen 著
居易 譯 (四〇)

戲劇

愛底速率

澎島 (六七)

詩六首

北大營

叔寒 (三四)

一個幔天說

叔寒 (三六)

黛玉悲秋

叔寒 (三八)

堤上

紫揚 (五八)

如今

紫揚 (五九)

牽牛花

紫揚 (六〇)

文

歸鄉雜記

慈輝 (六一)

編後

編者 (一〇五)

關於藝術作品底評價問題

藏原惟人著
王集叢譯

前兩年日本文壇上發生了一個新的論戰，這論戰直到現在尙未完全結束，雖然在論戰中的中心人物之一的平林初之輔已經去世了。

在這次日本的文藝論戰中所爭論的問題，與目前中國文壇上的一切理論糾紛都很有關係。因此，我很想把這次日本文藝論戰的各方面的理論用中文繙譯出來，以供中國一般愛好文藝者之參考。但是，因為私人生活的累贅，直到現在都還未能完全如願，只是零零碎碎地翻譯了幾個短篇，藏原惟人著的這篇短文，在 *Marxism* 文藝批評底旗下——關於藝術作品底評價——，便是其中之一。

藏原氏這篇文章雖然他爲日本文藝論戰寫的，但其中所談的問題也與整個日本文壇所論爭的問題一樣，與中國目前文壇上的一切理論糾紛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因此，我以爲在目前中國文壇的舊的糾紛尙未解決而新的論爭文將開始之際，把藏原氏這篇短的論文紹介過來，是不會毫無意義的。（譯者）

隨着政治的社會的反動波浪底高揚，在藝術理論底領域內，一切曲解和通俗化 *Marxism* 的，也公然地現出了姿態。因爲這些歪曲與通俗化，所以擁護正統的 *Marxism* 的事情，便不得不不是放在我們目前的急務。

關於藝術作品的評價問題，在這幾個月中，日本文壇上有許多人發表了許多意見。如果由量上來說，我們在此對於它實在沒有多廢唇舌的必要。但是，問題却不在量而是在質的。我們在此要說幾句話的，就是因為直到現在，所有發表出來的意見，都不一定是使我們滿意的。在這裡，如平林谷川兩氏，由我們看來，是把握着完全不正確的意見的人們；勝本、大宅、小宮山諸君雖然發表了比較正確的意見，但他們底意見也有一些不充分、不正確的地方。因此，我們打算由述說我們自己底理論，來批判和我們對立的平林氏、谷川氏等等底立場，補充勝本、大宅、小宮山諸君底比較正確的意見，並糾正其些許的錯誤。

爲要更明確地把握着問題，我們首先有知道文藝批評家與文藝史家底任務之不同的須要。

這兩個底任務，自然不能截然劃分。但是，如果置力點對其那一部分時，則批評家與歷史家底任務之不同，是明白存在的。換句話說，便是文藝史家主要地是決定所與的作品與產生那作品的社會底關係，在那社會中的那作品底意義等的，文藝批評家常常是由現代底觀點來評價其作品的。即文藝史家底任務，主要地是站在產生那作品的社會上決定那作品底等價，文藝批評家底任務，是站在現代確定其意義，價值的。例如但丁底「神曲」是代表其時代，社會，階級底什麼德羅羅基與心理，其形式是怎樣產生的，一般地在其時代中完成了什麼任務，決定這些的，主要地是文藝史家底事情；但丁底「神曲」在現代社會中有什麼意義，體現了什麼價值，顯示這個的，是文藝批評家底任務。自然，此際並不是說文藝史家就不觸着所與的作品之現代的意義，相反的，使其歷史不成爲死的東西實是必要的；批評家爲要決定某作品底現代的價值，亦要以在那時代中那作品之客觀的等價爲其前提條件；但這不外是表示着這個意義，即歷史家有時有成

爲批評家，批評家有時有成爲歷史家的必要。

這樣的批評家常常是由他所生活的時代的見地來觀察，評價作品的。而且，他不僅屬於那一個時代，同時並屬於那一個階級，所以批評家底評價的基準是由時代與階級而差異的，這是由那批評家所屬的時代與階級之必要所規定的。例如，決定布爾喬亞革命期的布爾喬亞批評家底作品評價之基準的，是革命的布爾喬亞之階級底必要（任務）；布爾喬亞廢期底布爾喬亞批評家底評價基準，同樣是在那時代中的同階級底社會的必要。同樣，現代的普羅列塔利亞批評（Kritik）底基準，必然是由現代普羅列塔利亞底社會任務（必要）來決定的。

沒有通過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永遠，絕對的評價基準，從而藝術作品的價值是隨時代與階級而變化的。幻想有超越時代與階級的藝術作品的絕對的價值的人，是不知道所謂價值這東西的自體是什麼意義的。價值不消說常常是豫想着評價的人間的。沒有人間，便沒有價值。而且，這個人間是隨時代與階級之差異而差異的。因而但丁底「神曲」所給與其時代底貴族階級的思想及感情的反應與之給與現代普羅列塔利亞的，當然不同。即是但丁底「神曲」底價值在這六百多年間，已經全部地受到了種種變化。

這種，如果沒有通過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絕對的評價基準，一切基準都與時代，階級同時變化，那麼，我們可以把那一切基準當作任何主觀的東西同等看待嗎？不，一切階級都有其勃興的時代與沒落時代，在其勃興時代中，其階級底主觀的必要是更接近於其時代歷史的客觀的必要的——爲什麼？因爲其階級是未來的戰士，歷史的担当者——反之，沒落着的階級底主觀的必要是日益離開歷史的客觀的必要的。從而便可以說，由勃興着的階級底必要所規定的藝術作品的評價基準比較由沒落着的階級底必要所規定的評價基準是更客觀的。即是代表革命期的布爾喬亞的批評家底評價基準，比較其時代的貴族階級的批評家底評價基準，歷史的地看來，是更客觀的；站在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立場上的評價基準，比較沒落着的布爾喬亞底評價基準是更客觀的。

一一

但是，在現代規定最客觀的評價基準的普羅列塔利亞底階級的必要（任務）是什麼呢？不消說是普羅列塔利亞底解放。從而現代批評的最客觀的基準，便不得不是普羅列塔利亞底終局的勝利了。即如盧拉卡爾斯基說，有益於普羅列塔利亞工作底發展與勝利的一切作品是有價值的，否則便無價值。

不過，問題是在這裡。由這裏便有了平林氏底所謂「政治的價值」與「藝術的價值」底對立，與乎繼續這個所捲起的一切混亂。如果很仔細地觀察，在這個對立與混亂的根底上，橫着的對於社會與政治，政治與藝術底關係的文盲的無理解的東西，是很容易看到的。

第一，我們說普羅列塔利亞底勝利，決不只是狹義的政治的勝利的意思。自然，我們知道，普羅列塔利亞為要得到終局的勝利，首先不得不通過政治革命。但是，只是通過了政治革命，普羅列塔利亞還不是完全勝利的。要經過經濟的及文化的革命才能算是完全的解放。從而所謂由普羅列塔利亞勝利的觀點來評價藝術作品的事情，決不是只從所謂政治的觀點來評價藝術作品的意義。現在，假定有一個作品，在政治上雖無什麼直接的意義，但它有優美的藝術的技術的性質，例如日本底歌舞伎。在這場合，Marxism者承認歌舞伎底價值嗎？承認，因為無論這歌舞伎在政治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反之，還有反動的意義，但在作為普列塔利亞文化革命的一個要素的普羅列塔利亞演劇的完成上，是有所幫助的。日本的歌舞伎在這點上，由普羅列塔利亞底終局勝利的觀點看來，是有價值的。如果歌舞伎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沒有給與什麼東西，那麼，Marxism者在那裏是看不到什麼價值的吧。因此，這個場合，由普羅列塔利亞勝利的觀點決定的價值，決不是平林氏所說的「政治的價值」，也不只是「藝術的價值」，而是同時有着「政

治的「與藝術的」統一的價值——社會的價值。

在這裏不得不說的，是像日本那樣的在政治革命前的社會，在藝術作品的評價上，除所謂普羅列塔利亞底終局勝利的一般基準外，還要加上普羅列塔利亞底政治勝利的部分基準。

即是幫助普羅列塔利亞底政治解放的藝術作品，是比較對普羅列塔利亞底政治解放沒有幫助的藝術作品更多價值的。但是，在這場合，決不是把問題向公式地，通俗地來考察，說沒有政治煽動的內容的一切作品都沒有價值，問題決不是這樣解釋的。某種作品，例如只是客觀地描寫普羅列塔利亞底道德生活的作品，這是在何等的體系上與其政治的社會的解放結合着的，在這點上，這作品是有價值的；某種作品只是在通過普羅列塔利亞愉快的時間這一點上，是有價值的；在藝術的技術上優美的作品，對於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是有所幫助的，所以亦可知前面一樣地說是有價值的。因此，藝術作品底價值，決不是某人所想着的單純的東西。

其次，我們來談作品所具有的藝術性與其作品底價值之關係吧。

現在一般地被使用的「藝術價值」的言詞，實在就是「藝術性」的意思，並不是價值上的什麼，而是價值以外的東西——當我們這樣說時，反對我們的人們便從四方叫起來了。現在我們是能以更多的確信來反覆這句話的。說某作品是藝術的，決不是決定那作品是有價值的。所以離開一般的社會的價值而獨立的「藝術的價值」等東西，是不存在的。作品之是否藝術的，與某作品之有無價值，完全屬於不同的範疇底判斷；如果這是一致的，那麼，不一致的也有。例如泡特萊爾與甫爾萊魯底詩有藝術性嗎？自然有的，或者還具有非常多的藝術性也未可知。但是，泡特萊爾與甫爾萊魯底詩在現代具有與其藝術性成比例的價值嗎？沒有。這便是藝術作品底藝術性不是其自身價值的證據。

藝術地完成了的作品，許多場合，在怎樣的意義上是有價值的。但是，這不是在藝術性那東西中具有價值，而是在於其藝術性所實現的作品在怎樣的意義上表現了有益於我們的地方。

因此，例如，我們在比較兩果底作品與泡萊爾底作品底價值時，決不能由那一個是有更多的藝術性來決定。我們常常要把藝術性那東西由社會的觀點來看，如果它在怎樣的意義上——如在技術的形式的意義上——是有益於普羅列塔利亞勝利的，那麼，即承認其價值，此外的便不承認。

三

爲要整理上述的意見，使其更正確，我們且舉出在我們評價作品之際所必要的，更具體的兩三個基準來吧。

一、作爲直接煽動的。此處所說的煽動，決不只是政治的煽動的意思，而是包含着觀念的煽動，道德的煽動，情緒的煽動的，是藝術底最基本的機能。在這場合，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底終局的目的，如果在政治的，觀念的，道德的，情緒的等等上煽動力很強，那麼，那作品底價值是高貴的。從而，以這些煽動爲其意識的目的的藝術，不由其他條件變化，比較不以此爲意識的目的的藝術，整個說來，是會有更多價值的。但是，某作品在現實上有無煽動的效果，不僅由意識目的底有無，而且要由那作者底才能底有無來決定；比較以這個煽動爲目的的無才能的作品，不以此爲直接目的的有才能的作品，在現實上是更能煽動的。因此，批評家當評價藝術作品時，不是由作家底意圖，而是不得不由作家的結果來判斷的。

在評價過去的藝術作品的場合，也是一樣。過去的藝術作品，不是以爲普羅列塔利亞底勝利的煽動爲目的的，但還在怎樣的意義上，在有利於普羅列塔利亞工作底發達與勝利這一點上，是有價值的。某種作品，例如戈戈里奧與托爾斯泰底作品對於我們就是有價值的，因爲他們批判了的那樣的制度與道德和習慣在現在還殘存着；批判，除去這個殘存的制度與道德和習慣的事情，爲了普羅列塔利亞終局底勝利，是必要的。又，布爾喬亞革命期底藝術，例如席勒底革命的

Drama，這對於我們是傳染革命的氣分的，所以是有價值的；歌德底「浮士德」，這是在生活的意志上，宣傳不斷的努力的思想，所以是尊貴的；等等。還有希臘藝術與普希金底作品等，一般的抬頭期與全盛期的藝術，這是普及健康的人間的美的觀念的，比較傳染病的美的觀念的頹廢期的藝術，如泡特萊爾與甫爾萊魯等的作品是更多價值的。

一般的藝術作品底直接的價值，是由傳播的思想及感情底性質與其效果決定的——這是由種種條件所成就的非常複雜的事情。

二、作為歷史的認識。但是藝術作品除直接的意義之外，還有其他幾種間接的意義。其重要的，是作為歷史的認識的意義。而且，在此處也是歷史地採取客觀的立場的抬頭期的藝術家底作品，比較採取主觀的立場的頹廢期的藝術家底作品是更多價值的。在這意義上，荷馬底「依里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但丁底「神曲」，塞爾華提斯底「頓吉梭德」(Donquixote)，沙士比亞底戲曲，歌德底「浮士德」。雨果底「萊米扎布爾」，托爾斯泰底「戰爭與和平」等等，是體現着無限的價值的。這些是認識他們底時代之生活與思想和感情的很好資料。但是，在這意義上，頹廢期的藝術作品不是全無價值的。例如前說的泡特萊爾與甫爾萊魯，達倫却與勃爾莫蘭，或梭羅古布與扎伊甫那樣的作家，各個都傳達了其時代，其階級底思想，氣分，都是有相對價值的，只不過其價值比較抬頭期底作家要少些罷了。

伊里奇在托爾斯泰中看見了作為革命之鏡的意義。在現代蘇聯的所謂同路人底藝術，無論其或多或少地歪曲着革命的姿態，但它也是具有不少的作為生活認識的意義的。在日本藤村底「夜明之前」中，也能看到作為明治前後的歷史的認識的相當的價值。不過，在這裏，也不能忘記具有最高認識的價值的，是由真正普羅列塔利亞的見地描寫出來的東西。

三、作為藝術的形式。最後，在藝術上優美的作品，其技術的形式，作為文化的遺產傳流，積蓄下來，在取入為普羅列塔利亞解放的藝術底形式裏的意義上，是有價值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底形式，決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必然是建立在過去的一切藝術的形式底遺產之上的。因此，具有可以取入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底形式中的形式的過去的藝術，間

接她是有利於普羅列塔利亞底勝利的，而且，在這一點上，是有價值的。

但是，在這裡，並不是說一切藝術底形式，都是爲普羅列塔利亞採取的，所以在藝術的形式上優美的一切藝術，一樣地不能具有離開社會底必要而獨立的「藝術的價值」。藝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意義。但是我們不能多談。要之，藝術底價值，常常是社會的。由藝術自身的觀點來評價藝術的那樣的所謂「藝術價值」的觀念，是和田強盜的觀點來評價強盜一樣的愚笨！

蜈蚣船

鐵森

一

從南太橋一直到龍王廟，一條不到二十丈寬的河面，完全被船隻封鎖住。上滿了載的龐大的貨船。彷彿什麼烏黑的巨靈的屍身。非常頹唐地躺在河身。螞蟻似的虜集在兩岸，緊緊啣接着貨船的腹部的是機伶狡獪的小客船。害羞地隱藏在碼頭以外的是污穢的，破傷的，被人忘掉的屁股幫和漁船。最使人輕視的自然就是漁船，它們的正當職業與其說是捕魚，還不如說是偷盜。它們這種行爲也並表示不出什麼「英雄主義」的豪俠和勇敢，它們不敢偷貨棧裏的貨物，不敢搶劫客船上的旅客，更不敢劫掠貨船，它們專門偷竊沿岸的穀物，瓜果，菜蔬一類的農產品。它們可以說是河裏的流氓，因爲它們自己的行爲不允許它們有固定的停

泊的地點。其次，就是屁股幫。它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有的時候臨時被貨船雇去載貨物，旅客上的多，客船不足用的時候，它們也會把自己的醜陋粗俗的面孔洗一洗乾淨，用幾領污舊的破蓆搭成一個蹩腳的船棚厚着臉皮向旅客們兜攬生意。它們在河裏扮演的的小丑兒的角色。它們的舵手和船工們呢，不是從被貨船上開除下來的流浪者就是從沿河兩岸破了產的，在老於河行的船工們嘴裏稱之爲「旱獐」的農民們脫化成的，對於傳統下來的，在船家們眼裡認爲絲毫不能違犯的一切習慣和規矩，他們一點兒都不遵守。貨船和客船認爲他們是異教徒，是眼中釘，時常擄他們，侮辱他們。

時間是初秋的下午。半赤身的船工們都在炎熱的陽光

下匆忙地工作着。有的在澆船舷和鎖板，有的在收拾纜繩和其他預備起錨的領事。他們都是半光了身，流滿了汗水的古銅色的背上反射着晶亮的陽光，嘴裡不住地互相漫罵着。舵手們坐在舵艙鎖板上的高腳凳上，板着他們那嚴厲的面孔在監督船工們工作，時而從嘴裏拔出煙管來非常下流地叫罵：

「他媽那個臭屁，懶的你們這羣王八們都屁股裏生蛆！你們就不看看船曬得冒了塵土嗎？還不趕快澆！」

砰的一聲，客船撞在貨船上。於是貨船上的船工們爲了討好主人，就彷彿投擲炸彈般地把極度刻毒的罵語向客船上投過去：

「嘿！你的眼生在吉巴頭兒上了嗎？向那裏胡撞！把船撞壞了賠得起嗎？」

「纔在人家船上吃了幾天飯就談人家的肥屁股？就是賠也賠不到你身上個船毛！」客船上還罵着。

碼頭上又來了幾個乘客，屁股幫們紛紛跳上岸，一羣蜂似的擁上去兜攬生意：

「先生，上嚮們的船吧？管保你老清閒。照嚮們船上

有多麼寬廠呵！」

「先生，不要上他的船，他的船竟載棺材。」

「是啊，你媽被狗臊死的時候，我的船還去送殯呢！」

「新出爐的燒餅，老醃的鷄子兒。」

「煙捲兒。」

「太上避瘟散。」

「補養雞。」

「當天的北平報，天津報。」

各色各樣的小販們，碼頭上的浮攤們，在客船上，堤岸上，直着他們那破鑼似的嗓子到處嘶啞着。

南大橋下的洪流沖擊河底石的怒吼聲，電燈公司和對岸的麵粉公司的機器轉動的隆隆聲，兩岸上車馬行人的喧囂，以及各種嘈雜混和在一起，形成都市的交響樂。

各船上的舵手都非常煩燥的罵着。從上午十點鐘就上好了載，客船上都塞滿了旅客，直到下午五點鐘，也不知道拔了幾次錨，船還沒有移動一步。

怎麼回事呵？下邊的船怎麼老是不動呵？他們互相詢問着。

「誰知道？他們大概是想在這裏過年」。船工們說着風涼話。船不開行是他們最大的願望，他們正好到岸上去吃酒，或是到僻靜處所的泥皮屋裏去找賣春婦，不然就聚攏到一起賭博。

客船的舵手們也焦急起來，因為一部分旅客見老是不開漸漸的下船走了。

「下邊是怎麼了？怎麼老是不肯動呵？」

忽然，旅客站在船頭上撒尿。舵手焦急地跑到那位正在腆着小肚子撒尿的旅客跟前咆哮着：

「先生，別，別這麼着呵！這不是罵我們嗎？」

那位旅客的尿，並不因為舵手的咆哮而停止撒，仍舊腆着肚子繼續着。船上的客人們都大笑。女客們都避過頭去，忍住笑裝作沒有看到。舵手的臉漲紅着。大家在煩燥的等待中都認為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消遣。於是關於「在船頭上撒尿」的探討開始了。

「管船的爲什麼不許在船頭上撒尿呢？」旅客中之一個這樣提出了。

「多了」，舵手仍舊板着面孔。「這還不够我們受嗎？」

「哈哈……」劈乾柴似的哄笑從船棚裡拋擲出來。「那就是在管船的頭上撒尿呵。」一個老於河行的旅客這樣解釋着。

「哈哈……」又是一陣哄笑。

「如果是娘兒們呢？」一個年輕的旅客有意地看了坐在後艙裏的女客一眼。「如果是娘兒們管船的大概就高興了。」

「哈哈……」

女客們的臉也都漲紅了，有的嘴裏還咕咕嚕嚕地不知在嘟囔些什麼。

旅客中的年老一點兒的用在友誼上和適的態度和語氣勸那個使女客們臉紅的青年，說他說話過於不加檢點。不過，大部份的旅客們的頭都轉向後艙，口是那麼張開着。

太陽已經沈在南大橋。後它那血紅的餘輝把兩岸壁立的商店的屋頂，電燈公司的高聳入雲的煙突，對岸麪粉公司的雄偉的建築以及林立在兩岸的電杆和河床下的船桅都染上了半面的金黃。如果立在船上向南大橋望過去，那更

是一個帶有封建姿態的偉大的奇觀，那完全用巨大的長方石塊築成的高大的橋洞呈着火似的紅光，有如什麼巨大精靈張圓的開口，透過橋洞就是一片反射着金光的水面。橋下的奔流彷彿是一羣活跳着的金羊。小販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散了。船上的客人們都拿出預備在路上吃的食物吃起來。除了少數比較闊綽的旅客已經下船尋覓比較舒適的過夜的處所，其餘的都預備在船上過夜。各船的廚艙的煙筒裏都冒着濃重的炊煙，各工廠的放工的氣笛已經叫過。那種支配在各舵手的頹燥的緊張都漸漸弛緩下來。另換上的是一種失望後的清淡的哀怨。

最着急的，自然是屁股幫，因為船一天不開行，他們就會被貨船解雇下來。這樣一來，他們就一天沒有飯吃。他們都非常焦慮地向各個船探問。結果所到的消息，和不探問大家也都知道的一樣，是「不開開」。究竟為什麼「不開開」是誰也不知道。他們都紛紛地上了岸，從陸地跑到龍王廟的開上去問。

天色已經完全黑暗下來了。

二

夜。

經過電燈公司東邊的那一排矮小的工人宿舍，散佈在黑暗的市梢的那一片有如鬼火般明滅着的點點燈光，就是貧民窟和專為給船工和兵士們預備的娼寮。如國按中國娼寮的等級分起來，她們都是不够格的。勉強着點兒，也不過剛够四等半。就按她們生活着的地帶說，也足足可以使一班小市民階級的獵艷者們退避三舍的。這裏沒有光滑的柏油路，沒有一層以上的洋房，更沒有電影場。所有的是堆積如山的垃圾堆，是把全市的腐敗物和排泄品溶於一爐的奇臭，是結核菌，花柳病菌以及一切足以摧毀一個活動着的生命的病菌。在這裏苟延殘喘地活動着的，都是被極度的貧窮捏住咽喉的，被饑餓壓扁了肚皮的，被終生永無窮盡工作追逐到墳墓裏纔能得到休息的另一種人類。這種人類是渺小的，渺小到就是有錢的人家的一隻狗都可以隨意侮辱他們，同時又是偉大的，偉大到地球表面上所有的一切，除了自然界極小的部份以外，都建築在他們的血汗上。

幾個屁股幫在幽暗泥濘的路上出現的時候，路北的一

間泥皮屋的小門開了，從門裏吐出來了一道慘黃的燈光，截斷了深黑的泥路。跟着燈光出來的是一個滿臉塗了很厚的脂粉的半老的女人，那身大概是從廉價的故衣攤上買來的顏色鮮艷的衣服，架在她那骨頭架子上，看來簡直是一個新從棺材裏跳出來的活屍。

「看吧，黃禿子從背後打了吳黑牛一拳：『那隻老母鷄快向塔們撒網。』」

「臊他的大爺，連飯都沒得吃那兒有錢臊尿？」吳黑牛把手裡拿的破爛汗衫向他那裸着的黑油似的肩膀上一搭，從耳夾上拿下半截兒烟捲兒，點着火柴。

大家似乎沒有聽到吳黑牛的話，都放慢了脚步，貪婪地注視着那個半老的賣春婦。

黃禿子的話說的果然不錯，那隻老母鷄先向他們笑了個悽慘的笑，然後嘶啞着她那乾燥的喉嚨發話了：

「乖乖們來的正好，快請進來吧，屋裏一個人兒也沒有。」

綽號叫大個兒的劉老七却生氣了，搖撼了一下他那強健得有如一匹公牛似的高大的身軀，板着他那不懈於調情

的面孔，憤聲臭氣地說：

「呸！請進去！請進去幹麼？」

「嘿嘿嘿……」女的勉強媚笑，接着是幾聲乾咳，結果吐了一口濃痰繼續着說：「幹麼？當真不知道嗎，傻貨？……打鎗。」

「滾你的蛋！大個兒劉伸直了他那木柁子似的雙臂，彷彿趕鷄似的向那女人一揚：『媽的，我們連砲都不敢放，那敢打鎗？』」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哄笑了。」

「嘿嘿嘿……」猴子小王兒笑得捧着肚子靠在土牆上動都不能動。

「哈哈哈哈哈……」吳黑牛竭力給了大個兒劉一拳：「臊他的大爺，這傢伙真……哈哈……」

他再也繼續不下他的話去了，捧着肚子蹲在泥濘的路上笑個不住。

大個兒劉趁黑牛不防備，從他手裡把半截兒烟捲兒搶過去走向那個女人。

「你不是說打鎗嗎？」他說：「勞你的駕，借你個取燈

兒把鎗點着。」

又是一陣哄笑。

那個被他們笑得有點兒不高興的女的伸手從門後拿出一匣火柴賭氣擲給大個兒劉。

「勞駕。」他點着烟捲兒：「鎗可是點着了，就是鎗藥有點兒溼，不响。」

他把火柴擲給那個女人以後，拔起腿來就沿了滿貯了污水的路溝向東跑下去。

「大個兒！黑牛從地上立起來追着他：『別都吸完了，給我留着幾口。就剩了這半截兒了……』」

「噫，」猴子小王兒口吃地：「我……我也吸一口……」

他們都向東跑下去，在黑暗中消失了他們的形體，就留下了黃禿子一個人，他直着兩隻蝦眼走近那女人，一聲不响地呆看了她一個很短的時間，猛然向女人的下部摸了一把，拔起腿來也隨了他的伙友們跑下去。一面跑，一面讓叫着：

「等等呵！」

「喪你媽的氣！」那女人向地上吐了一口痰，砰的一聲把她自己閉在房裏了。

這一群屁股帶被方才的惡作劇把「船不開行就沒有飯吃」的問題也混忘了，嘴裡哼着小調兒，非常高興地冒了黑暗向東跑下去。經過展開在嚴肅的黑暗之下的那一片埋着和他們在生前有着同一命運的屍體的亂葬場，穿過八里莊，一口氣跑到龍王廟。

三

龍王廟已經在夜的靜穆中沈睡了。包圍在古柏蒼松的濃鬱的深幽的黑影裏的偉大建築的雄姿，雖然只能看到襯托在黑紫色天幕上的深黑的輪廓，也不能不使人起一種凜然敬畏之感。廟前的商店都已經閉了門。守夜的警察的影子，孤零地在橋頭上昏暗的路燈光下出沒着，從遠方看來，有如一個幽靈。從開板縫裡激出來的水流聲在夜間响得更加澈底，因為有這澈底的怪叫，才更現出夜的偉大。關閉在開上的船和碼頭上的一樣擁擠。擁擠得只能看到彷彿一片睡着的巨大的野獸。尤其令人著目的是那一排二十幾隻沒有上貨的龐大的貨船。他們認識那都是獨角龍袁胖子的

蜈蚣船。不過他們都非常奇怪，不知道爲什麼他的船竟一點兒貨都沒有上。兩岸的貨堆上露天的睡着許多搬運工人。從船上時而發出小孩兒的哭聲和婦人的喋喋聲。

幾個屁股都上了開岸，看了看水面只差四塊開板就和開平了。

「他媽的，這麼大水還不開開！這群管開的王八們想在水裏住家！」大個兒劉叫罵着。

「看吧，橋東的上水船都上來了。」黃禿子喘着氣說。果然，因爲一天一夜沒有開開，開東的水面竟低落到在平地連橋東的船桅都被橋遮得看不到。直到他們走上開岸才看到那一片嚴酷地立在黑暗中的繁密的船桅。大概都知道在當夜沒有開開的希望了，所以連桅都不免，就睡下了。

「臊他的大爺，走，到開房去問問那羣懶王八爲什麼還不開開。」吳黑牛先走下開岸，從石堤上走向鐵橋。大家都隨了他。他們知道，就是問，也得不到什麼滿意的答覆。幾個屁股幫，在管開人的眼裏，是不成什麼東西的。

等他們跨上鐵橋，就惹起警察的注意，他把鎗從肩上拿下來提在手裏，用獵犬似的眼巡視着他們每一個的動作。

從警察身前經過的時候，大個兒劉故意輕蔑地聳了聳肩。這裏可不比在市內，一個警察在他們的眼裏，和他們自己在管開人的眼裏一樣的不重要。黑牛故意用盡氣力向橋下吐了口痰，大聲呼嘯了一聲：

「嗷……臊他的大爺！」

「黑牛嗎？」橋下的船上有人叫他。

「晚晚，老三嗎？」猴子小王兒知道叫黑牛的是胡三兒。他差不多在這條河道裏的每一個貨船上都作過工，結果都被開除下來。他現在在他叔父船上幫忙。他一共有六個孩子。他的媳婦終年害着病。

「你們這時候幹什麼去？」胡三兒已經從船上跳下來。

「去問開上爲什麼不開開。」黃禿子向前幾步，急忙從胡三兒手裏搶過半截煙屁股吸着。

「沒用。不用說今天夜裏沒有開開的希望，就是明天一天也開不了。」胡三兒很焦慮地說。

他們已經跟胡三兒來到他叔父的船上。這是一隻破得
不堪的「風艘子」，由胡三兒的兩個堂哥胡大和胡二駕駛，
年老的叔父掌舵。他們都已經在鎖板上睡去。後艙裏睡着胡
三兒的病妻和那一窠六個孩子。他的兩個堂哥都沒有妻室。

「呀，你們什麼時候上來的？」小王兒咕咚一聲躺
在破鎖板上。

「小猴兒消停着點兒，」胡三兒小聲兒禁止小王兒。
你這麼大勁兒在船上鬧，如果讓叔父聽見他會罵你的。這
隻船是他老人家的命。我們上來了一天了。這許多船都是
今天早晨上來的。一直在這裏蹲了一天。」

「爲什麼他們那群王八還不開闢呢？」他們大家都非常
憤慨。

「蜈蚣船上不讓開呀！沒看見嗎？那二十多隻蜈蚣船
都空空的，這兒兒貨沒上。」胡三兒這樣反問着。這表示
他比他們更憤慨。

「臊他的大爺！」吳黑牛用拳砸着板鎖板。「他的船不
上貨就讓各們都陪着他蹲在這裏嗎？」

「你有什麼辦法呢？」胡三兒的兩隻鼠眼在黑暗中閃閃

發光。沿河所有的闢上都硬着他的津貼。他讓闢上什麼時
候開，闢上幾開。不知道這條河是龍窩嗎？」

「他的船爲什麼還不上貨呢？」

「他和煤棧上開僵了。他向煤棧上每船要一百塊錢的
運費。煤棧上每船給他七十。棧上找別的船載。他對棧上
說如果不讓他載，煤就不能運走。今天下午煤棧上還來號
這裏停着的空貨船。大家都怕袁胖子，誰也不敢應。」胡
三兒愈說愈激動，船上睡着的人都被他吵醒了。

他的叔父問他和誰談話。

「禿子他們。」胡三兒提高了聲音說，因爲他叔父有點
兒耳聾。

「這我不懂。他爲什麼不讓開闢呢？他把別的船放下
去不是一樣和煤棧裏僵着嗎？」大個兒劉的腦筋向來是繞
不開禿子的，除了一加二等於三之類的道理以外，是很難
理解的。

「這並沒有什麼難明白。如果開了闢，第一他怕把我
們這些上水的空屁股幫放進碼頭去搶他的買賣，第二他怕
把水都放走了，他的船上了貨不能開，第三他故意這樣作

讓煤棧上看一看他的力量，離了他的船，別的貨船誰也不能替棧上運。」胡三兒偏着他那顆善於思索的頭，就彷彿一個賣卜的算命先生。

「這些個貨船也真狗彘！他們爲什麼這麼怕那個袁胖子呢？」黃禿子搖擺着他的禿頭，嘴裏吐着白沫，氣憤得彷彿一隻瘋狗。

「他們不是怕袁胖子，是怕破產。這河裏所有的貨船，他高興讓那隻破產那隻就立刻完事大吉。在這條河裏行駛的一共有八百隻大貨船，除了二百多隻之外，都使着袁胖子的高利貸。高利貸的抵押品就是養活他們一家的生命的船隻。不光這個，連在賊家灣停着的那五隻破划子都是他養着的。」

「我們給煤棧上運煤不成嗎？」胡大從銷板上跳起來。

「臊他的大爺！我們幹！我們幫裏所有在這裏的船都給煤棧上運煤！」吳黑牛用力在銷板上墮腳，恨不得把那破船墮個粉碎。

「黑牛，你消停着點兒。這隻船可担不住你那麼墮。」

「胡三兒的叔父那老頭子非常擔心地制止他，這簡直比用

力踏他的神經總樞還使他痛苦。

「噫，猴子小王兒用手扒了黑牛的雙肩按他坐在銷板上：『這傢伙好像吃了鎗藥，老是這麼暴燥。這就讓你扒倒獨……獨角，角龍了嗎？』」

「是吃了那個老母雞所說的放那種鎗的鎗藥吧？」黃禿子直到現在還沒忘了那個賣春婦。

除了胡家的幾個人，他們又都大笑了。胡二問他們是怎麼回事。大個兒劉不許說。小王兒口吃着告訴了他們。於是，除了胡三兒的叔父之外，他們又都大笑。

「先商量正事吧。」胡三兒制止住大家的笑聲：「你們的船還沒有上貨嗎？」

「上貨也不要緊，如果給煤棧裏載煤，馬上可以歇！」大個兒劉雖然說話最少，他氣憤的程度最大，因爲他愈生氣愈不說話。

「好！」胡三兒從銷板上立起來，用低微的聲音說：「這是抵抗蜈蚣船的唯一的方法，不然，我們這一帶在這條河裏永遠找不到飯吃。」

「不過你們要小心。」胡三兒的叔父已經從銷板上爬起

了身，摸索着燃上煙管吸着。「蠅船可不是好惹的，聽說袁胖子的祖先在老早以前受道朝廷爺的勅封。所以他家的船直到現在仍舊叫蠅船。在這條河裏有好幾百年都沒人敢惹他，你們不是拿着雞蛋向石頭上碰嗎？」

「你老人家就不用再說那種話。」胡三兒反駁着他的叔父。「難道他家受過勅封就霸佔了這條河嗎？什麼朝廷爺，滾他媽的蛋吧！」

「不管他大爺吃風吃雨！」吳黑牛暴燥得如果不是猴子小王兒從身後接住他的肩頭又幾乎把破鎖板跳場了。「如果他不把他大爺的蠅船砸個粉碎咱們一輩子就沒有飯吃！幹！臊他的大爺，非幹不可！大個兒劉劉怎麼樣？……」

「幹！可是真的！」大個兒劉揮舞着他那鐵錘般的拳頭。

「既是這樣你們先不要嚷，趕快回上邊去聯合我們幫裏的船。你們幾位担任鬧上邊，我們哥兒三個担任鬧下邊。不過你們幾位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要事先走漏了風聲！我對黑牛和老七永久不放心，你們的脾氣太暴躁。禿子和猴兒頂好隨時勸着他們二位點兒。這可不是什麼小事，如

果辦壞了我們再也不要想在這條河裏站腳。」胡三兒用非常低微的聲音囑咐他們，無論低微到什麼程度，他那激動的姿態，雖然在黑暗中他們也可以看得和在白晝一樣清楚。他們都被胡三兒那種激動的神情感動了。他的話給了他們一種壓迫。這壓迫和包圍着他們的夜的黑暗有同樣的沉重，沉重到使他們都像啞叭似的沉默起來。

「怎麼樣？」胡三兒反問他們，同時也反問着自己。「哼！他們不約而同的這樣呼了口氣。他們大家都懂得這個「哼」字的意義，於是蹣手蹣腳地下了那隻破「風船子」。

「好，天明以前聽你們的信。記住，要小心！」胡三兒在他們未走以前再三叮囑他們。

四

晨。
商店的建築，電桿，煙突，船桅，麪粉場，所有碼頭上的一切都在清冷的、霧氣瀰漫的空氣中覺醒了。氣笛用它那尖銳的，刺激得人的神經酸楚的聲音高叫着，機器隆隆着，街車鞭轆着，人類活動着，世界重新復活起來了。

不過活動得並不十分起勁，因為經過了一夜的沈睡，總還有一種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疲憊的神情。當太陽用它那催促人類死滅的血紅的光線染紅了整個的都市的時候，碼頭上才真個忙碌起來。

最忙碌的是屁股幫，已經上了載的重新歇下來預備裝煤，沒有上載的正在向船裏盡量地填。黑臉的運夫們背上駝了裝足了煤的麻袋，口裏拼命地喘息着，滿頭滿身傾流着黑油似的汗水，從煤棧裏向河床下的船上形成了無數的迂曲的，活動的，彷彿黑熊似的行列。屁股幫的船工們的臉也都染了個烏黑。他們非常激動地忙碌着，興奮地活躍着，拼命地呼喚着，叫罵着。這在他們是一個新的激動，新的開始。在過往，他們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們的臉都非常嚴肅，比在喪葬的行列裏的送殯的人們的臉都嚴肅。他們知道他們的這種舉動所引起的是什麼。在他們的意識裏都預感着，準備着。

貨船上和客船上的人們都被屁股幫這種意外的，反常的，大膽的，幾乎是造反的行爲嚇得目瞪口呆了。他們都用驚疑的眼互相觀望着，用低微的聲音詢問着，討論着。

幾隻漁船都甍子似的從泄水的旁道溜走了。整個兒的碼頭馬上被一種緊張到萬分的，極度恐怖的空氣籠罩住。

太陽漸漸地升高了。它非常愁慘地偵察着碼頭上所發生的一切。在它那無言的異驚的神情上彷彿在說：「好傢伙！看這羣反叛們是在做什麼呀！」。小販們，浮攤們，學徒們，手車們，車夫們，流浪者們，搭船的旅客們，以及種種雜色的行人車馬們又在兩岸的馬路上掀起了往日的嘈雜和忙碌。這種種，似乎都在催促着某種不幸早些發生了。突然，在河道轉彎的他方，一片叫罵喊打的聲音爆發了。

「打他！」人聲叫喊着。

「砸他的船！」龐大的喧囂附和着。

正在忙碌的屁股們都停止了裝運，紛紛跳上岸擁上前去。兩岸的馬路上即刻形成了人的洪流迅速地聚攏到那裏。

「這些王八們受了蜈蚣船上的賄賂！」一個尖銳的，激憤的罵聲從極度混亂的嘈雜中鑽了出來。人們都知道這是

從黃禿子嘴裏發出的。

「揍死他！大衆怒吼着。

「砸他的船」

「砰！」船板塌陷了。「噠！」船具折斷了。「澎！」物體落水了。「嘩！」水沫飛濺到半空。

「不要再打！」突然有人這樣叫喊了。

大家都回頭四顧，見胡三兒站在岸上的貨物堆上，非常激動地高舉着兩手，張圓着口正在叫喊：

「我們先回去上載！不要因爲他一隻船就誤我們全幫！他不能破壞我們……」

「自己的船上滿了載的幫助沒有上滿的船去裝，越快越好！上滿了載我們還去叫鬧。」大個兒劉搖撼着他那鐵桶似的身體，傻聲傻氣地咆哮着。他的聲音彷彿從甕裏發出的。

「誰如果不去，臊誰的大爺！」吳黑牛瞪着兩隻雞蛋似的眼，嘴裏吐着白沫，憤怒地揮着拳頭，彷彿一隻從動物園的鐵籠裏逃出來的獅子。

許多黑臉的屁股幫，嘴裏叫喊着各人罵習慣了的各種

罵語，非常激動地從這個船跳到那個船，有如一羣黑人跳舞，紛紛散佈到各人的船上重新去裝運。在河裏剩下了一隻類似什麼動物的屍骸般的破毀了的船在許多貨船中沈沒着。在岸上，留下了一個看熱鬧的羣衆，圍繞着幾個呻吟着的負傷的人。

胡三兒滿頭流着汗水，瞪着兩隻閃閃發光的鼠眼，偏看他那顆無時不在思索着什麼的頭，搬動着他那輕健得彷彿一隻青蛙似的身體穿梭般從這隻屁股幫到那隻，從鬧上到鬧下，傳遞着各種信號，散佈着各種吩咐。在他屁股後頭尾隨着的是離開「臊他的大爺」不能說話的吳黑牛和大個兒劉。黃禿子和猴子小王兒担任着偵察蜈蚣船上的行動和其他消息的工作。

幾個警察在看熱的羣衆中間出現了。他們在人聲嘈雜中詢問着各種問話，接着用他們的木棒驅散了大衆。幾個受傷的人用他們那惶恐的眼看了警察，沒有條理地回答着警察的詢問。

「誰打的你們？」

「不知道。」

「難道自己挨了打連被誰打的都不知道嗎？」警察有點生氣了，輕蔑地看了受傷的人們，然後又看了看又合攏上來的看熱鬧的群眾。這會兒，不知道爲了什麼他竟不驅散他們。大概是希望從他們嘴裏得到些事情發生的情況和旁証。出乎意外的是看熱鬧的人們誰都不說話了，他們也都用了和受傷的人同樣惶惑的眼光看了警察，而並且，竟有不待驅逐就自行退散的趨勢。

「不知道，反正人很多。」受傷的人們嗡嗡着。

「起來！」警察嚴厲地：「走，到區裏去打官司！」

「不。」幾個受傷的人同聲地。

「爲什麼？你們是挨了打呵！」

「挨打也不。」他們固執着。

「船呢？那碰破了的船不是你們的嗎？」警察指了指河床

下的沈毀了的船。

「是。」簡短地回答。

「是，爲什麼不要求賠償呢？」警察這會兒真有點兒生

氣了。他逼近了受傷的人們，彷彿是受傷的人們的親族。

「沒人賠償我們。我們不打官司。」

「嘿！警察向四週的閒人們看了一眼冷笑着：『世界上還有這麼混蛋的人嗎？自己挨了打，船被砸了，竟不去打官司，也不要求賠償。這真新鮮。』」

看熱鬧的人也都用同意的眼光看了警察，似乎都在這樣詫異着：『世界真很少有這樣的混蛋。』

這時從看熱鬧的閒人中間走出來一個穿了一身白褲褂的矮胖子，因爲衣服太白了，對比得他那顆圓滾的大頭更黑，就彷彿一條裝足了麪粉的布袋上放了一個紫茄子。幾個受傷的人認得他是蜈蚣船上的總舵手。他向警察中的一個拿了手杖，酒糟鼻頭，唇上有鬚的那個打了一下招呼就離開了羣衆。那個有酒糟鼻頭的警察隨了他走去。他們走到一個比較清靜的地方，不知道呱呱咕咕地說了幾句什麼又走了回來。矮胖子又退回到旁觀的地位。

那位有酒糟鼻頭的警察指揮着其他幾個比較年青的同伴驟逐散了看熱鬧的羣衆之後，用一種和他們的職業不相調和的態度和口吻向幾個受傷的人說：

「你們想想你們有多傻！被人家打了你們這個棗兒窩窩樣兒，船也被人家砸了個稀糟，爲什麼不給他們打官

司呢？你們是滿理的事，勝利全在你們手裏。到那個時候，打你們的人也定了罪，你們的船，他們還得賠償你們。

「打官司倒沒有什麼，」受傷的人們已經先後從地上立起身，其中一個眼被打青了的用手摸了傷眼說：「就是時間我們耽誤不起。就是贏了他們，我們的船也得不到什麼賠償，因為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窮漢子。我們也不打官司也不告狀，自認倒霉罷了。」

「真狗鬆！」矮胖子氣勢兇兇地走近前來，「你們這幾個膽小的王八被人家揍死都活該！既是不打官司把錢吐出來！」

「什麼錢？」受傷的人們故意裝作不知道的神情。

「別裝他媽的混蛋了！什麼錢？就是早晨我交給你們的那二十塊錢。快拿出來！我沒有工夫和你們這羣孫子們打麻煩。」矮胖子把他那隻肥手伸向他們。

幾個受傷的人互相觀望起來。他們其中的一個比較年長的默默地從腰帶的夾縫裏摸出了兩張污舊的紙幣遞在那隻平伸着的肥手裏，憤憤地說：

「拿去！我們本來不要你這豐都城的臭錢，是你強給我們的！我們的晦氣完全是你這臭錢帶給我們的！」

「不給得成！」矮胖子就彷彿搶似的把錢攥取在手裏憤憤地走了。

幾個警察緊隨了他。

受傷的人們又互相觀望起來，接着又都把視線移在河床下那隻沈毀的破船上。

這時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了。

五

在流火似的炙熱的太陽光下，一座由破廟改建成的小小的開房被一個大的羣衆牢牢的包圍住。他們大多數都是赤着背，陽光嚴酷的在他們那古銅色肌肉稜峻的臂膀上閃動着。他們都揮舞着拳頭，激憤得跳動着，拚命地狂喊着，叫罵着，咆哮着。

從南大橋到龍王廟的開板，從開板一直到仙人橋，無論是貨船、客船，屁股帶，甚至至於漁船上的人們，都激憤得狂喊着。他們無論是舵手，船工，乘客，甚至至於運夫都被狂潮似的憤怒撼動了。一個聲震天地的雷鳴似的巨

霧，形成了這樣一個呼號：

「開開!!!」

兩岸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形成了兩條肉的隄岸。船上擠滿了跳動羣衆的衆，形成了一個人的洪流。兩岸上馬路的交通被羣衆斷絕了。交通警察揮動着他們的短棒，各種的車鈴和汽笛憤怒地叫響着。羣衆騷動着。

「開開!!!」

這狂吼，比火山爆發都來得狂暴，雄渾，整個兒的城市督震撼了，動搖了。彷彿全世界都在這種極度騷亂的狂潮之下摧毀了，崩潰了。這狂潮，要吞噬一切，掃蕩一切。

整個城市的警察都出動了，刺刀在他們肩着的鎗桿上反射着晶亮的光，他們取着包圍羣衆的陣式。無論是橋頭，開口，都被他扼守住。手拿短棒的警察混雜在羣衆中間斥罵着，煩燥着，用短棒敲着羣衆的腦殼，用皮鞋踢着羣衆的屁股。

消防隊出動了，他們的汽車衝散了羣衆，在馬路上奔馳看，警笛尖銳的嗚叫着。他們散佈開來，防護着公共然

建筑物和閩人們的別莊。

羣衆越聚越多，緊閉着的閩房門口的鐵柵欄被擠得咯吱咯吱的直响。看守閩的人都藏在房子裏，繁密的電話鈴聲從房裏急促的傳出。

「開開，再不開開折他們的王八窩！」

人們都磨拳擦掌，他們激怒着，暴燥着，就彷彿一羣熱鍋裏的螞蟻。

「砸門，砸開門拉出他們來挨死！」

石塊和磚頭噹噹的在鐵柵欄上爆裂起來，石子礮彈似的從柵欄夾縫中間向閩房的玻璃窗上擲去。玻璃一塊塊的破裂成無數的洞口，玻璃片墜落到石階上形成一種碎玉的聲響。

一隊警察匆忙地從鐵橋上向羣衆衝過來。他們用鎗托敲打着，兇暴地威嚇着，彷彿一羣野獸。

「閃開 閃開！」

羣衆在警察的鎗托的殘忍的打擊之下閃開了一條胡同。隨即又在他們身後合攏了來。警察們衝到閩房近前，從短牆止爬了進去。他們揩拭着從牆頭沾染在身上的泥土，

後重新舉起他們的鎗，向了擁擠在柵欄外的羣衆取着預備射擊的姿勢。

一個腰間佩帶着手鎗的警察，用他那洪亮的聲音向鐵柵欄外放出詢問。這詢問，是含有挑戰的性質：

「你們要求什麼？」

「開關！」

這聲音，是在同一個時間從整個的羣衆發出的。

「你們的代表是那幾位？」

「我們沒有代表！」

「沒有現舉。等舉出代表來由代表來交涉！」

「沒有人能代表我們！我們每個人是個人船上的代表

!!!

「沒代表不成，必須有能代表你們全體的幾個人出來

交涉才成。不然是沒法交涉！」

「我們並沒有什麼可交涉的事，只要管關的人馬上開

關！」

「關終久要開的，不過暫時先不能開！」

「什麼時候？」

「這不能定，什麼時候命令到了什麼時候開！」

「誰的命令？」

「上邊的。」

「誰是上邊？蜈蚣船是上邊嗎？」

警察無話可說了，他走進了關房。

「我們向他交涉不着，把管關的小子叫出來！」

「叫出來！」

羣衆附和着。

「出來！管關的小子們出來！」

「諸位，我們和這羣王八們交涉是空費時間。走！我們直接去找蜈蚣船！」

們直接去找蜈蚣船！」

突然，有人這樣提議了。羣衆都回頭搜尋說話的人，

那是胡三兒。他正在高舉着兩臂，登在木料堆上叫喊。

「臊他的大爺！」吳黑牛發身跳到木料堆上，緊捏着兩

個拳頭在空中搖動：「走呵！去碰他大爺的蜈蚣船！打死

鬍角龍那個胖王八！」

這提議馬上被羣衆採納了。即刻，所有的人都同時轉

過身來，開始動蕩着向關上停泊着的蜈蚣船衝了過去。那

一片浩浩蕩蕩的人頭，從背後看來，彷彿煤鋪裏在太陽光下曬着的放大的煤球兒。所差的，是這片煤球兒在活動着。

「衝上去！」

羣衆狂吼着，揮動着拳頭。塵土飛揚在他們頭上，雜亂的脚步聲呻吟在他們的腳下。船上的羣衆都揮動着隨時可當作武器的船具，從肩比着的各種船上向上游衝去。

蜈蚣船上的舵手們，船工們都鬼子似的逃竄到岸上，有的竟跳到水裏拼命地泅泳着逃掉了。

「捉住呵！把那羣龜孫舵手們捉住呵！」

羣衆的一部分已經跳到各個蜈蚣船上開始了破壞工作。另一部分在追逐着逃跑的蜈蚣船上的舵手。他們拆毀船帆，舵板，船屋，以及整個兒的船身。「砰！」，「咕咚！」，「咚！」以及各種木製的物品破裂的聲音非常混雜的在空中震盪着。「澎！」，「浦！」，「嘩！」無數的沈重物體落水的巨響在水面上激蕩着，翻動着。

幾分鐘之後，在羣衆極度憤慨之下，一共二十幾隻堅固的，古舊的，負有歷史上吸吮勞苦大眾的血汗的使命的

蜈蚣船，又被勞苦大眾們自己的手破壞了。它們——在數分鐘以前，還握有全條河裏的一切威權的蜈蚣船們的屍骸，仍然在最後的掙扎中，苟延殘喘地呻吟着，沈沒着。

一大隊保安隊從碼頭向羣衆衝下來，鎗提在他們手裏，極度匆忙地跑着，作着衝鋒的陣勢。

「走呵！各人回各人的船去預備開船呵！」

這又是胡三兒。待羣衆用好奇的眼搜尋他的時候，却又發現不出他在那裏。

「走呵！去預備開船哪！」

在同時，這叫喊從許多人的嘴裏暴發出來。羣衆非常迅速地散回到各人的船上。待保安隊衝進前來，在兩岸，除了看熱鬧的羣衆仍舊聚集着，幾乎凡和船上有關係的人都沒有了。他們都回到各人的船上，和往日一樣地忙碌着，操作着。方纔的事，彷彿在夢裏發生的。

在空中震蕩着的極度的嘈雜和喧囂，被保安隊帶來的沈寂鎮壓下去了。就彷彿一陣暴風雨過去之後，河裏驟然清靜下來。這不只令終日追逐新奇的看熱鬧的小市民們失望，就是保安隊們對於這羣還沒有「保」就安下來的暴徒們

總有些不足。一幕總要達到最高點的武劇竟這樣齊鈍地收場，未免有點兒泄氣。並且使保安隊從老遠的市內帶來的沈顛顛的彈藥的重量絲毫不減輕的原封帶回，也不怨他們大罵羣衆「草鷄」了。

六

又是夜。沈悶帶着一種不祥的姿態在黑暗中凝滯着。船上的燈火明滅着，搖蕩着。兩岸上被一種毀滅的寂靜壓迫得毫無聲息。經過了一日繁忙的都市，已經疲憊得沈睡了。聽，那被夜風吹來的無力的喧擾是它的鼾聲和鼾語。

河床下的船，雖然是那麼樣擁擠，已經被由大家的福利的企圖所生出的羣衆的力量條理清楚了。船頭和船尾都非常親密地銜接着。所有的船都把起錨的事預備妥當了。這是一件繁雜的工作。在往日，每逢臨開閘，在河床下就掀起天大的喧囂和騷亂，誰的船都想搶得正河道，爲得放開的時候沒有碰毀船身的危險。到那時，最帝國主義的是蜈蚣船，它們把那龐大的船身非常橫暴地佔據着河水的正身。在它們身後緊尾隨着的是其他的貨船。客船是依傍貨在

船總的左右。屁股幫和漁船不是被擠到泄水的旁道，就是被遺留在最後。它們必須等待貨船和客船都放過閘去然後再放。這差不多成了千古不能變動的定律。這次却破了格，貨股和客船竟意外的讓步了，它們自動地閃開了正河道，讓屁股幫們都放到閘口臨近。原因，一方面是怕自己的船被毀，另一方面是這次開閘並不是管閘的自動地開，乃是屁股幫將要自動地開。

時候已將近午夜。統治者臨時設的戒備着的警察和保安隊，見沒有再發生意外的情勢，都漸漸撤退了。餘留下少數的幾個，因爲脫離了長官的監視，也都散到附近專在夜間作生意的酒店裏去行使自己的方便去了。爲什麼不呢，誰又不是傻瓜？蜈蚣船上的錢是花在長官手裏，然而錢所買動的效力却由他們去表現。在這種情勢之下，到酒店裏去燙上他一壺白乾，買上幾大枚的花生米或是羊頭肉去煖煖肚，或者到娼寮裏和賣春婦們在不失一個警察的尊嚴的限度之下去關她一下情，又有什麼不可以呢？這樣一來，河床下却沈寂了，安謐了，沈寂得就彷彿一個深山空谷的夜。

這時，有幾個幽靈似的黑影，非常輕巧地，靜悄悄地從緊逼着閘口的船上沈沒到水裏去。緊接着，閘岸上又出現了一團羣衆的黑影。他們都似乎一羣逃避危害的猴子匍匐着，尋覓着適當的環境把自己隱藏起來。

「夥計們，動手把！」

不知從什麼地方發出了這樣的聲音。這聲音非常低沉，又非常激動，甚至於夜的嚴肅都被震蕩得顫動起來。

突然，閘岸上許多黑影從不同的方向一羣蜂似的出現了。他們同從閘板下的水底裏出現的人影非常急促地工作着，忙亂着。一個非常偉大的，雄渾的，奔放的，激越的嘩然巨響衝破了夜的靜穆。接着就是山崩地裂似的隆隆的水流沖擊河底石的吼鳴響徹了天地。河床下，一片騷亂的，悽厲的，嘈雜到萬分的喧囂和忙亂掀起了。

「放順了呵！把船都放順了呵！」

鼎沸似的人聲這樣叫喚起來。

船一隻頂一隻地就彷彿一羣巨大的野獸，從閘口非常迅速跳下。又非常迅速地隨了水流奔馳到鐵橋下消失在黑暗中。

「呸！船和船相撞了。」

「慢點兒！把他媽的船都撞沈了！」

一片互相漫罵的聲響在極度嘈雜的黑暗中砲彈炸裂似的暴發了。

突然，一聲淒厲到使人的血液都停止流動的警笛的嗚叫在黑暗中顫抖起來。

拆毀了電線！把船上的燈火都弄滅了！」

在一個非常短促的時間裏，碼頭，河床以及閘岸的燈火完全息滅了。即刻，漆黑的黑暗瀰漫了整個天地。

從極度的黑暗中，人馬奔馳的聲音傳了來，又被水流的隆隆聲，人類哪喊聲壓下去。

不到十幾分鐘，碼頭上所有的屁股幫，漁船，客船以及船身短小一點兒的貨船都隨了怒馬奔馳般的水流放下閘去。餘留下的龐大的貨船，因為船身吃水太深，還非常遲緩地向下移動着。

從閘口以下直到十里外的仙人橋，凡是已經放下閘來的船，都聯絡成一個長有十數里的行列，由屁股幫領頭，船工們冒了黑暗下絳了。這一隊長有十數里的絳工，絳板

橫在胸前，絲繩牽在背後，非常吃力地俯了身，倒背了兩手，用了同一距離的步伐，就彷彿一串連接在一條繩上的奴隸，沿了熟習到什麼地方轉一個小彎，什麼地方有一個小窪他們都知道的河岸的步道，呼嘯着，戲謔着走了下去。在河床下，那一個船的行列，沖擊得水流呼呼地叫響着，就彷彿一條神話裏的大毒蛇，屈曲蜿蜒地進行着。河隄上深黑的樹影，一堆堆地向後退去。

船已經完全來到曠野，一片一片的深黑的禾稼，在無邊的黑暗中非常遼遠的伸展着。天空上閃耀着繁密的星。它們閃着它們那皎潔的慧眼，帶着一種處女的羞怯，姐姐地領導着這一隊縫工們向黑暗中進行。最危險的地帶——在他們以爲——已經逃脫了，大家都深長地呼了口氣。年老的燃上煙管，年青的燃上煙捲，嘈雜的談論開始了。從昨夜到今夜的經過，作了談論的中心。談論得最起勁的，是胡家的破「風艘子」上。在這隻船上，載着這次鬥爭中最賣力氣的英雄們。因爲他們還在討論着怎樣闖過威家灣的方法，所以始終還沒有回到各人的船上去。

「臊他的大爺！誰有煙捲兒各吸一口？」

在偷閒的時候，就是吳黑牛賣了力氣，在水裏泅泳着工作的，就是他作着領袖。他本來可以躺在鎖板上休息一會兒。然而他不能，極度的興奮仍然支配着他，使他一時都不能安靜，他猛然坐下，猛然站起，不然就在船舷上激動地踱步。

「黑牛，你老實一會兒不行嗎？」

在後艙上掌着舵的胡三兒的叔父用乞憐的口吻向吳黑牛懇求，因爲他從放下開來這是向黑牛下的第三次的警告了。

「噫，」候子小王兒一把拉住吳黑牛。「狗什麼時候再不吃屎，這，這傢伙什，什麼時候才，才會老實。坐下！我給你一顆煙捲兒，捲兒……」

「還是猴兒孝順。」

吳黑牛當真安安靜靜地坐在小王兒的身旁。

「他，他媽的不給了。」

小王兒又把煙捲兒重新裝在盒裡。

「多了，快給黑牛一枝吧。瞧他鬧起來又惹得叔叔罵。」

胡三兒最怕他叔父嚷叫。因為他叔父一個人，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得罪了。得罪朋友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朋友們來了吃他老人家的飯，第二是朋友們不知到顧惜他老人家的船。

「他奶奶那屎的貨船們真『草雞毛』！砸蜈蚣船的時候他們不動手，偷開的時候他們也不去人！」

大個兒劉從放下兩來這是第一次說話，因為他的憤怒才消失。如果在他生優氣的時候，誰也不能從他嘴裏聽到一個字。

「不是他們『草雞毛』，是他們有飯吃。其實，他們不光希望砸毀了蜈蚣船，打死袁胖子他們更高興。這麼一來，第一，他們不用再還袁胖子的債，第二，他們可以替袁胖子在這條河裏稱雄。」

胡三兒爲大個兒劉解釋着。

「那他們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大個兒劉還是不明白。

「這傢伙真笨！」黃禿子搶着替胡三兒解釋，「假如你這時候是一隻貨船上的掌舵的，你也就不領着人們去砸蜈

蚣船了。」

「現在有我們替他們砸，他們當然不動手。就是我們不砸，他們也不敢動手，因為砸了固然好，不砸，他們也有飯吃。既是這樣，誰還去冒險？互相觀望，互相推諉，嫁禍於人，挑唆，縱重是他們那羣傢伙們的慣技。所以，我們的敵人不只是蜈蚣船，是所有的貨船。」

胡三兒又激動起來，因爲大家又看到他的頭偏在一旁，兩隻鼠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大個兒劉更加糊塗了。他對於自己的愚笨很生氣，拙笨地搖撼了一下身軀，巍然坐在黃禿子身旁，一句話也不再說了。

黃禿子用力拍了大個兒劉的肩，故意捉弄起他來

「老七這傢伙又着起急來了。比你和你媳婦兒第一宿睡覺還着急嗎？……」

哄的一聲，大家都笑起來。

這是大個兒劉最傷心的一件事。在他十幾歲的時候，曾經娶過一個媳婦兒，因爲他連着和他媳婦兒睡了六夜覺

，費盡了所有的力氣也沒有把女的的處女膜攻破。後來他把這事告訴了他的母親。他母親就替他媳婦休了。那知道那女的後來另改嫁了一個男子，竟一連生了三個孩子。

突然，繙工們又唱起黃禿子編的那隻歌子來了：

「劉老七呀，」

「唉喲！」大眾合唱。

「真着急呵！」

「唉喲！」大眾合唱。

「娶了個媳婦兒沒有屎呀。」

「唉喲！」大眾合唱。

「叫了個木匠鑽了個眼啦。」

「唉喲！」大眾合唱。

「試罷，試罷也進不去呀。」

「唉喲！」大眾合唱。

又是一陣狂暴的哄笑。這哄笑，是在同一個時間，從所有的船上的人們，和岸上的繙工們發出的。在遼闊的黑暗中，這雷鳴似的笑聲的反應，是沿河兩岸的遠近農村的

狗的狂吠。

狂笑在黑暗中靜寂下來了。羣衆竟意外的沈默了。極度的疲乏，在激動和緊張消失了之後，又牢牢地捉住了他們。呵欠經一個人打了，馬上感染到全體，船仍舊用了同一速度在黑暗中進行着。船板被水流激蕩得幽咽地悲鳴着。隨了大地的呼吸，在夜的靜默中非常有節奏的叫響着的是繙工們整齊的嗚嗚的步代聲和相重的呼呼的喘息。舵手們都在半睡的狀態中，憑了這條河道的形勢在他們腦筋裏磨練了一生的記憶，本能地轉着舵把。繙工們也在熟習到差不多成了火車的軌道似的河岸上機械地在夢中躊躇着。

夜的嚴肅被遠近農村的晨雞唱破了。黑暗也漸次稀薄起來。大地重新從強暴的黑夜掙扎出本來的面目。空氣中瀰漫着乳白色的霧氣。天空上的幾顆疎朗的晨星閃爍着最後的光芒。濃重的露水挾來了一種清冷的新寒。兩條滿生了濃密的雜草和灌木的河岸夾了一線彎曲的乳白色的河水。遼遠的天地交界處染上了一層清淡的，柔媚的淡紫。晨又誕生了。

這一隊走了個通宵的繙工又拖了船的行列沿了河岸轉

了幾個迂緩的彎曲之後，身上唯一的破短衫已經被汗水和露水浸透了。他們不約而同地伸一伸頸頸，鬆一鬆繃板，非常吃力地抬起那沈重的眼皮朦朧的看了看。他們該被替換到船上去休息的最後所希望的目的地臧家灣已經出現在眼前了。

這是和浦沱河合流的地方，河面豁然寬闊起來。兩岸的隄防也建築得高大了，雄偉了。水流更加湍急起來。浦沱頭的小小的碼頭，仍舊在清晨的空氣中沈默着。幾隻停泊着的船，也懶洋洋地，頭枕了河岸橫睡在水面上。瘦長的桅竿，却很機警地矗立在嚴酷的晨空中。

繙工們纔要收了繙繩準備着向第二班繙工辦交代，突然，被一陣兇暴地威嚇震撼了。

「站住！都站住！」

繙工們都木鷄似地呆立起來。他們茫然向前一看。那五隻礮划子被沙塔掩護着停在河口。它們船頭上的小鋼礮的深黑的礮口正對了那一隊還在前進着的載礮的屁股幫。這時從礮划子上已經跳下來了一隊穿了白制服紅肩章的水上警兵，鎗提在他們手裏。他們非常敏捷地站成一行，

鎗托在胸前向對岸那一隊茫然呆立的繙工描準。

「趕快！都回到船上去！不然就開鎗！」

警兵們齊聲叫喊着。

那一隊繙工都蝦蟆似地撲通撲通地跳到水裏，泅泳到船上。船上所有的人都被驚醒了。他們都被這突來的襲擊嚇得手足無措起來。河面上立刻被一種恐怖的緊張封鎖住。船無形中都停止下來。

警兵繼續從礮划子上上岸。他們跑着步，一個比一個遠的向上游衝去，即刻在岸上佈滿了崗位，鎗口向了河心。

「都擱岸！不然就開鎗！」

這時，五隻礮划子已經把河口封鎖住。礮口正向着那一隊停在正河道的屁股幫。

「都擱岸！不然就開鎗！」

雷鳴似的威嚇又在冷空氣中震蕩着。

「夥計們！都架起篙來向前衝呵！」

胡三兒狂了似的傲然直立在船頭上高舉着兩臂非常淒厲地哪喊起來。

「衝呵!!!」所有船上的人們都激憤到萬分地應和着。

空。

空中被濃黑的煙氣瀰漫着。

一片雜亂的拿篙動槽地聲響掀起了，接着全條河裏的船隻都嗚嗚地向河口衝下去。

「嘮拍，嘮拍，嘮拍……」

繁密的鎗聲爆發了。悽慘，悲壯的叫喊聲，子彈射到水裏的啾啾聲，哭號聲，怒罵聲，種種不同的聲音混雜成一團。

「撲通!!!」人類墜水聲。

「轟!!!」礮彈爆炸了，一團通紅的火光向屁股幫衝了去。接着就是一片悽慘狂吼的哀鳴。

「衝呵!!!衝呵!!!」

「嘮拍，嘮拍!!!」

「撲通!!!撲通!!!」人類繼續從屁股幫上墜落到河底。水面上，無數的人出沒着，掙扎着，狂吼着，窒息着。殷紅的血氣漂蕩着。打着旋渦奔流着。幾隻船已經在礮彈的轟擊之下沈毀了。後來的船仍舊衝下來。

「轟隆隆!!!」礮彈繼續爆炸着！騰起的水沫激射到半

「夥計們!!!拿傢伙上去打他的大爺呵!!!」突然從船上撲通撲通地跳下無數的人來。他們狂暴地泗上岸，船具在他們手裡，野獸似地呼喊着向警兵們撲上去。一片震動天地的喊殺聲震蕩起來。肉搏非常地猛地在岸上開始了。無數的人跌落到水裏，警兵撲倒在岸上。

這時礮划子的封閉河口的陣勢已經被屁股幫衝破了。礮划子上已經發現了許多繃工和警兵肉搏起來。礮聲竟意外的停止，槍聲也稀疏了。愈來愈兇的喊殺聲仍然繼續着。無數的人仍舊在殷紅的水筆裏出沒着，掙扎着最後的生命。

警兵們已經敗退了，死的死了，活着的都鑽到高糧地裏逃竄了。

「砸他大爺的礮划子!!!」

「咚!!!碎!!!」羣衆聚集在警兵留下的礮划子上開始了兇暴的破壞工作。不到幾分鐘，五隻礮划子完全沈沒了。

「腿他的大爺!!!」

吳黑牛滿身沾了血污，張圓着嘴仍然狂叫着，突然，非常拙劣地斜倒在水裏。

「衝阿！！衝……」

胡三兒兩手緊攥着胸膛，血噴泉似的射了出來，斜臥在他叔父的船頭上，在他病妻的懷抱裏仍然叫喊。

大個劉鑽到高糧地裡去追趕警兵，終久沒有見他出來。黃禿子和猴子小王兒以及其他無數的屁股帶上的船工們，在最初的繁密的槍聲中就墜落到河底被湍急的水流衝了下去。

於是，所有的屁股帶，在悲壯到萬分的狂喊中，被一股血的洪流沖激着，被無數出沒在股血的河水裏掙扎着最後的生命的船工們領導着，嗚嗚的衝了下去。

這時，血紅的朝陽，已經顫動着升上來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二時寫完在北平

詩三首

叔寒

北大營

「這兩天的風聲早就有些兒不靜，

聽說，日本小鬼子要佔瀋陽城。

你瞧，前三天日本站就改了樣，

舖家關了門，日本娘兒們也着了慌。」

「媽那巴子，統共也不過一兩連，

等着瞧，看他媽到底怎麼幹！」

點過了名，吹過了熄燈號，

哥兒們含着驚疑打趣着談笑。

「聽說日本國正鬧饑荒，沒飯吃

狗急了也要跳牆。入他媽的

大官大財主，把子兒賺了個足；

還說打下滿洲大家才有生路。」

「中國也不是一樣，三個月不發一個餉；

老百姓，熬冷熬熱到年底落一個白忙。

討逆，剿赤，不打沒你的命，

他媽，咱沒見過和洋人打仗。」

破窗前飄過來一陣秋涼，陰沉

的夜，靜靜的包藏起活躍的人。

一覺醒來，清寂裏聽得打過三更，悠遠沉寞的大野傳來了槍聲。

「不成，他媽越來越近，日本兵！」

一個兩個摸滾着起床閃動着鬼影。

跑到團部，跑到旅部，個個啞着嗓，官長們張慌着請示，張慌着鎮壓，

勉強的鎮靜；毒蛇緊纏着他們的心；

不怕敗仗和日本，怕的是這羣活躍的人。

請示的電話不住的亂響，那裏的命令是：

「靜待明令，暫時決不準抵抗！」

鎗聲的逼迫來到了前門，機槍連珠響，迫擊砲彈，紅的烏飛過圍牆。

「媽那巴子，日本小鬼太欺人無能，

不等命令，拉出砲去打他個烏種！」

「打，打，不打他媽才算狗鬆！」

汪團長漲紅了臉，急得跑過來疏通，

「請先別動，軍人以服從爲天職；

打，總須要打，有命令都當爲國効死！」

王貴堂吵嚷着一定要打，

圍兵架起機槍要掃射個精光；

「命令！服從，鎮靜！」

一個個只得垂頭喪氣蹣跚着各回營房。

張旅長也有意打一下，不然

小鐵牛，坦克車也有丟掉的險；

電話再也打不通，

沒奈何這「不準抵抗」的命令。

不抵抗也不是等死，退：

退得出嗎，旅長又怕是四面包圍；

前門起了火，火光照紅了半天，

砲彈轟塌了二樓，壓斃了第二連。

這裡是彈藥的寶庫，槍械的

存場，幾萬精兵勇將長住的營房。

二百個日本兵的試探的射擊，

北大營整個的變化作悽惶。

悽惶，悽惶得不知怎樣退去，

也沒個通盤的打算，也沒個主張。

營房內走出兵士，馬棚內拉出馬匹，

悽惶的騷動，架不上砲也縛不上機槍。

忽然落來了一隻砲彈，轟炸，

轟炸了一駕車，驚動了負馱的馬；

馬的不小心的驚馳，驚動了勁敵，

驚動了日本兵，驚懼的長途退避。

這時開了一條生路，是驚馬的賜給，

這生路解救了我北大營的危急，

撤退。在草垛內還藏着些生命的愛好者，

不敢冒險的逃亡，終於死在了敵人的搜查。

一九三二年，九月，紀念週年的九一八。

一個慢天謊

一個慢天謊終於在今天揭穿，

再不見那刻染着柔情的容顏。

「真理」，「祖國」，已遺棄了我們，

我們是由戰場歸來，戰爭

帶給了我們衰老，殘廢和饑寒。

我們的血，殷紅的曾流向海外，

在那遼遠的西方堆積着骨骸。

於今，我們的血，

再流，流染在賓州路，造磚廠，

白宮墻下，尸骨無人掩埋。

田莊上再不見那馴順的耕牛，

廣大的農田建起油槽，

噴吐着煙霧的煉油廠，不停的嗚呼。

我們也情願投入那偉大的腸胃，

那裏不容，也不容我們的衰老和殘廢。

爲了要一椽住屋，一餐飯，

爲了要政府的契約兌現；

爲了要償價給我們的尸骨血汗，

招來了，屠殺，在造磚廠，

在賓州路，在巍峨的白宮前。

莊嚴，要勝過臨大敵，這裏，

佩刀，刺刀，坦克，機槍催淚氣。

我們今天纔是受屈，

赤手空拳，沒奈何這一生的經驗，

我們只有顫搖着銅的嗓音鐵的勝臂。

悲涼，要勝過衰老的牛羊，

勞碌了終身，卸下負載便送進屠場。

牛羊，若然是牛羊

「祖國」，「真理」的謎，踏它不穿；

死在迷惘裏，也可少幾分悽愴。

你們彈壓的聯邦軍隊，你們

在衰老的來日還不是退伍軍？

胡佛，偉大無朋的騙子手，

要殺盡你們在來日，他

良心抵押給魔鬼，是魔鬼的代言人。

從今，我們翻悟，你們覺醒，

大家站在一起，都是奴隸。

還有那廣大的被壓榨的人群，

那來自不同國際的產業後備軍

攜手，我們來殺盡這地獄的暴君。

一九三二，七月末。獻給紐約城被

慘殺的退伍軍人。

黛玉悲秋

那不是「黛玉悲秋」，

菽香妃依着三絃顫搖着歌喉。

悲涼的零落壓上了眉頭，

她眼前恍過去一幕畫圖：

住宅給王大霸強行佔去，

老牛給革命軍飽了肚皮，

上打租的五畝稻已是行船的路。

媽媽的病死並不會醫治，

從阿蘭變名叫小香妃是

是爲了年老的爸爸不死。

張三爺噴了口香煙說「好！」

他想他作了買賣玉在紗窗外偷瞧；

小香妃再轉眼溜過了部長，

她想起了怒容滿臉的姨娘。

她唱一句「他年舜奴知是誰」，

不自主的落下幾點辛酸淚。

在捧場的聲裡又只得溜三爺一眼，

牠明白座部長的有銀錢。

天色已經掠過了黃昏，

福特車拖着三爺和香妃開向衙門；

在跳躍着暗影的汽車廂裏

三爺給了小香妃個狂吻，說：

「躲開三姨太咱們玩它個通宵！」

小香妃悽咽的抱緊三爺的腰。

兩旁的衛兵嚴肅的向三爺行個敬禮，

在衛兵的眼裏演了一幕趣劇。

辦公廳坐滿貴人已排下筵席，

並肩的走進小香妃也滿歡喜；

二爺送來阿芙蓉他長禁煙局，

五爺從武昌來說前方遭糕心中焦急。

「乾一杯」小香妃酌滿了門前盞；

「這邊來坐」拍着大腿開了笑顏，

三爺又攬着香妃撒起了嬌蠻。

「不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乾杯，

今天座部長咱們是今夜有酒須當醉，

明天，明天管他媽天下屬誰」。

三二，八月一日。夫子廟。

愛與友情 (續)

英國 Jane Austen 著
居 易 譯

第 九 封 信

——羅刺寄瑪蓮——

快到這天的終了，我們接到菲麗波寫給我們下面的這
一封信，

「爲了你們突然的離去，愛德華先生氣壞了；他同奧
葛絲脫已經回泰特福郡去了。

我很願意再享受同你們富於魔力的伴侶在一起的快樂，
然而我不能夠拿定主義，去把你們從如此親切如此相投
的朋友們那裏奪了回來，我相信你們將來會回到你們的菲
麗波的面前來的，在你們拜訪他們的日期滿了的時侯。

[菲麗波]

這封親切的信，我們回覆了一個很合適的答覆，並且

向她稱謝了她的仁慈的邀請以後，我們請她相信，只要我
們無處投奔了，我們一定承受她的邀請。對於任何有理性
的動物，我們可以說沒有比如此有滋味的回覆顯得更滿意
些的了，然而不知是什麼原故，我們總是想，她一定沒有
一定的主見；一定將不喜歡我們的舉動，並且不到幾個禮
拜，她嫁了一位年青目不識丁的願作富家婿者，這，或許
是對於我們的行爲的一種報復，也或者是爲的要解脫她自
己的寂寞。這樣莽撞的措置——我們雖然感覺到，這或許
會剝奪了菲麗波讓我們希望的財富——我們不能爲我們自
己打算，就從我們高尚的心靈裏激起一聲嘆息；我們怕的
是這步措置，在迷惑的新婦方面，成了無止境的苦痛的泉
源的明證也未可知，我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的時侯，我們

戰慄的感覺受了極大的感觸。

奧克司特司同蘇菲亞懇求我們以他們的家爲我們自己的家，我們很容易的被說服了，決意不再離開他們。我在愛德華和如此可愛的一對伉儷的環境裏，消度了我一生最快樂的刹那：我們的時間最快活的消磨了；消磨在相互友愛的保護裏，和永不變更的愛的誓言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從討厭的鄰人的攪擾裏解脫了出來，就像奧克司特司同蘇菲亞在他們初次到這兒的時候，鄭重的告訴四鄰們說，他們的快樂完全集聚在他們自己身上，他們不希望同別人交際。呀！我可愛的瑪蓮，像我那時享受的快樂，若是延長下去，的確是太美滿了。

最嚴重，最突然的一下打擊，即刻毀滅了我們快樂的心緒。你從我已經告訴你的關於奧克司特司同蘇菲亞的事實裡，一定認爲不會有過快樂些的伉儷，我以爲無須特別告訴你他們的結合也是違背了他們殘酷和貪得的雙親的意願的；他們徒然以固執偏見的毅力，期圖強迫他們同他們所憎惡的人們結合；但他們以值得宣傳，以值得讚美的果敢，長期的拒絕在如此專制的力量下低首。

如此高尚的以秘密的結婚解脫了父母威權的桎梏以後

，他們決意不再喪失了他們在世界上已經得到的好名譽了，這樣作，或許是接受了他們的父親們貢獻的復和的提議——對於他們慷慨自立久遠的計畫，他們不曾表示過。

當我們暫住在他們那裏的開首，他們結婚只有幾個禮拜，在這個時期他們有頗多的錢，很富裕的生活着，這項款是奧克司特司同蘇菲亞結婚的幾天之前，從他父親的鄙陋的寫字台裏，很從容的偷取了來的。

因爲我們的到來，他們的費用增加了很多，雖然他們的錢財他們自己已然快用盡了。但他們，超越流俗的人兒們，藐視爲金錢的痛苦有瞬息的反悔，並且當他們一想到償還他們的債務便羞紅了臉，——呵！對於這般廉潔的行動爲他們得到的報酬是什麼！美麗的奧克司特司被捕，我們全都困住了。最親愛的瑪蓮。這件事件的殘酷的作惡者如此狡猾的背約，將要激動了你溫柔的天性，像它那時激動了愛德華，蘇菲亞，你的蘿刺，同奧克司特司的易受激刺的感覺一樣的多，我們聽說爲了完成這樣無匹兇暴，不久就要拍賣這所房子，呵！我們能夠作的事情就是我們那時

作的！我們長嘆一聲昏倒在沙發上。

再見

羅刺

第十封信

——羅刺寄瑪蓮——

當我們從難禁的悲傷裏略微恢復了一些的時候，愛德華令我們必須討論一個最謹慎步驟在我們這不幸的境遇裏，同時他到他的已經下了獄的朋友那兒去，去啼哭他的不幸。我們答應他我們一定這樣作，他便往城裏去了。在他離去的時候。我們忠實的曾從他所希望的，充分的籌畫了以後，我們認為最好是先離開這所房子——我們每瞬息都期待着審判官來沒收的這所房子。所以我們非常急燥的等待着愛德華的轉來，爲的要報告給他我們的計畫。但是不見愛德華露面。我們徒然計算他離去後使人討厭的瞬間——我們徒然哭泣——我們長嘆亦是徒然——愛德華沒有回來——這是太殘忍，太突然的一下打擊對於我們溫柔的感覺——我們忍受不了——我們惟有昏倒。最後恢復了我所有的果斷，站起來，給蘇菲亞同我個人捆好了幾件必需的包

裹以後，我把她拉到已經叫來了的馬車裏，即刻往倫頓出發。

奧克司特司的住處在離城的十二哩內，不久我們便到了那裡，我們一進了和力邦立刻就放下車前面的一面玻璃窗，我探聽我們經過的每一位模樣好的人——他們看見過我的愛德華沒有？」

我們的車走的太快了，快的他們不能答覆我重復的詢問，所以我得到的很少，或者就沒有得到關於他的消息。

「我往那裏趕哩？」車夫問。「溫和的少年往新門趕罷。」我回答。「去看看奧克司特司。」

「呀！不，不。蘇菲亞叫喊了起來。「我不到新門去；我的奧克司特司如此殘酷的禁錮了起來的這種光景，我忍受不了——關於他的苦痛的報告已經給了我很大的打擊，若是親眼看見他受的苦痛，一定會使我失掉了感覺。在她的情感方面的判斷上，我完全和他同意，所以車夫即刻被吩咐轉回鄉下。我親愛的瑪蓮。你或者有些詫異，在那時忍受的苦痛裏，沒有任何的供給，沒有準備任何的住處，我竟然一次也沒有想起過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或是

在奧爾山谷的我的祖傳的村舍來。爲了說明表面上的忘懷，我必須告訴你至今不曾提及過的，關於他們的瑣碎情況了。因爲他們的逝世，我變成了他們房子同錢財的合法的繼承者，但是可憐的！房子就不會屬於他們自己過，錢財僅只是他們在世時期的年俸，世界上的腐敗如此！

至於在你母親那方面，我是很高興回去，很高興把我愛的蘇菲亞介紹給她，並且精神勃勃的在奧爾山谷他們親愛的環境裏消度了我的餘生，如果在實行這樣合式的計畫裏沒有阻礙發生；那就是你母親的結婚和遷居到愛爾蘭很遠很遠的一部。

再見

羅刺

第十一封信

——羅刺寄瑪蓮——

當我們離開倫敦，蘇菲亞對我說「我有一位親戚住在蘇格蘭，我相信他一定暢暢快快的收留我。」

「我讓車夫趕到那裏去，好嗎？」我說——但是我馬上想起了一件事，就叫喊起來，「呀！我恐怕這幾匹馬走不

了這樣長的路程了。」

我不願憑了我這點不充足的關於馬的力量和能力的認識就這樣實行，所以我就同車夫商議，關於這件事他完全和我同意，所以我們在下一個鎮店就決意換了馬，又進行其餘的路程——

最後我們到了距離蘇菲亞的親戚只有幾哩路的那個旅館，也是我們預備停留在那裡的那個旅館的時候，我們不願意突然闖到他那兒去，所以我們寫給他一封文詞秀雅字體美麗的信，說明我們的孤立淒慘的境遇，同我們願同他在蘇格蘭住幾個月的計畫。我們一派人送出這封信去，立時預備人也跟着去，正上馬車要去的時候，我們的注意力爲一輛富麗的轎式馬車的到來捉住了，並且有四輛進到旅館的庭院裡。一位年老的紳士從馬車裡邊下來。我的感覺不可思議的受了感動在他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當我第二次注視他，天賦的感應力暗示給我的心靈，他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相信我的猜想是不會錯了的，立刻從我剛剛上去的馬車裡跳了下來，隨了令人尊敬的不熟識的人到了他已經指定了的房間裏，我跪在他的面前，並且懇求他承認我是他的外孫，他赫了一跳，

很注意的觀察了我的面貌以後，把我從地上扶了起來，用他帶有慈愛的臂膀抱住了我的頸，叫喊道，「承認你！這的確是和我的羅倫娜同羅倫娜的女兒罕見的相似，是克羅蒂亞同克羅蒂亞的母親的甜蜜的小影，我認真的承認你是克羅蒂亞的女兒，克羅蒂亞的母親的外孫。」

當他正溫和的擁抱着我的時候，蘇菲亞很奇怪我急促的別去，就走進房子來找我。當她使人尊敬的紳士看見她，他馬上用每一句驚奇的話叫喊說——「另一位外孫女！是的，是的，我明白你就是羅倫娜的大女兒的女兒；你同美麗的瑪奇爾達的相像已經完全說明了。」

「啊！蘇菲亞回答，「當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本能低聲告訴我，在某種世系我們是有關係的——但是，是外祖父呢還是外祖母呢，我不能假裝着來下判斷。」

他擁抱她，當他們溫和的擁抱着的時候，房門開了，一位最美麗的少年出現在門口。

紳士聖、克萊爾跳了起來並且退後了幾步，手向上舉了起來，說，「另一位外孫！這是怎樣出乎我意料以外的快樂呀！三分鐘的工夫發現了這樣多的外孫！我敢斷定你

是羅倫娜的三女兒可愛的伯爾莎的兒子菲爾特；現在就是哥斯道夫沒有來，他若是來了，羅倫娜的外孫們的聯合就告成了。」

「他就在這兒；」一位文雅的少年這時正進了屋子說。「你願意見的哥斯道夫就在這兒。我是你的羅倫娜的最年幼的第四個女兒亞伽莎的兒子。」

「我知道你一定是的；」紳士聖、克萊爾回答。他怯怯的向門上看了看，接着說，「但是告訴我，在這所房子裡還有沒有我的外孫。」

「一個都沒有了，爵爺。」

「那麼我馬上替你們準備——這是五十鎊的四張鈔票——收着罷，並且記着我已經盡了外祖父的責任了。」他立時離開了房間並且馬上離開了這所房子。

再見

羅刺

第十二封信

——羅刺寄瑪蓮——

你可以想像出紳士聖、克萊爾突然的走開，讓我們駭

異的怎樣厲害了。

「下賤的外祖父！」蘇菲亞叫喊。

「無價值的外祖父！」我說，立時又昏倒在彼此的臂膀裏。在這樣情況裏呆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當我們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發現出就只有我們兩個人留在那裏了，既無哥斯道夫，菲蘭特，也沒有鈔票。當我們正在悲痛我們的苦惱的命運的時候，門開了，並且有人通知我們說麥克耳納到了。他是蘇菲亞的表兄。他接到我們的信以後，很急迫的就來救濟我們，他敘述他的恩惠是如此的豪俠，所以我剛看見他的時候，並沒有遲疑就斷定他是柔和並且富於同情的朋友。呀！他不配得到這樣的名譽——因為他雖然告訴我們他十分聖念着我們的不幸，但是按照他自己的報告，似乎在他仔細讀我們的不幸的敘述的時候，他既沒發過一聲嘆息也不會咒罵過我們所仇恨的命運——他告訴蘇菲亞，他的女兒等待她同他回去一同往麥克唐納爾大廳去，因為我是他表妹的朋友所以他也很高興在那兒見到我。所以我們就往麥克唐納爾的大廳去了。麥克唐納爾的女兒珍脫同女主人極仁愛的迎接着我們。珍脫那時

僅只十五歲；精神天生的那樣舒適，生來就有易感觸的心靈，和富於同情的天性，假設這些可愛的性情得到適當的鼓勵，她或者已經成了人性的文飾品；不幸她的父親並沒有這樣高尚的心情來讚美如此有希望的性情，並且他在他的勢力內用每一種方法來阻止她的性情與她的年齡同時發展。她的自然而且高尚的感覺被他分析得的確是很清楚了，關於勸服她接收他所舉薦的那位求婚的青年，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洛著謨也在屋裡，在幾個月內他們就要結婚。從他的德性方面我們不久就觀察明白了。他恰好是人們預料到可以麥克唐納爾選擇的這樣一位男子。他們說他很聰明，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溫柔；我們沒有假裝着來判斷這樣的末節，然而我的確知道他沒有熱情，他不會讀過少菲雅之類書，他的頭髮並沒有一點櫻色的色彩，我們敢斷定珍脫對於他發生不了情愛，最低的限度她應當感覺不到。唯一的由她的父親選擇的情形說，在他也是很贊成，假若他得到她，在其他的觀點上，那一種情形，在珍脫的眼裏已經成了拒絕他的充分的理由。我們決意把我們觀察出的實在的情形告訴她，並且我們相信一定可以從如此

受歡迎的人兒那裏得到我們所希望的成功；她在這件事情上的錯誤，僅只是因為在她自己的意見上缺乏自信力，在她父親的意見上缺乏適當的反抗發生出來的。我們發現她恰好是我們熱烈的志願所希望的；並沒有困難我們讓她相信她之能夠愛格蕾護是不可能的，或是反判她的父親是她的職分；她唯一頗似遲疑的事情是我們說她一定有另外的人們戀愛着她。她暫時的固執着說她不知道另外的而且她對他們有輕微的熱情的少年們；但是在我們解釋了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的以後，她說她相信在她認識的人當中她的確是喜歡上美克爾。我們很滿意這一個自由，而且列舉了美克爾的美好性情以後，我們相信她猛烈的戀愛着他，我們渴望着要知道他是不是已經時常的表示過他對她的熱情，用任何的方法。

「不但不會表示過，並且我沒有理由來推測他對我已經感到過愛沒有。」珍脫說。

「他的確是崇拜你，沒有疑惑——。」蘇菲亞回答。「愛情是交換的。他不會帶了驚羨的氣色注視你——溫柔的握你的手——落下不由己的淚珠——突然離開房子？」

「我記得一次並沒有她回答」他常常離開房子在他的拜訪到了終結的時候，他不會特別的，突然的或見沒有鞠一個躬就離去。」

「誠然，我可愛的人兒」我說「你一定弄錯了——因為他不帶了紛亂，失望，和焦燥離開你是不可能的事。珍脫你思量一小會兒罷，你一定會相信那是多麼可笑的事呵，想像到他實際就不能鞠一個躬，或是舉動不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樣了。」

這一點我們已經處置的到了我們滿意的程度，其次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應當決定用甚麼樣的方式告訴美克爾，珍脫款待他的深厚的情意……我們最後同意了，就用一封匿名信告訴他這件事，由蘇菲亞用以下的方式起信稿。

「啊！美貌珍脫的快樂的愛人，啊！可愛的她的靈魂的佔有者，她已經同別人訂了婚約，爲甚麼還遲延着向這可愛的人兒宣佈你的情愛？啊！想想呵，幾個禮拜就要把你現在想像的那些希望立刻結束了，就以結合了因爲她父親的殘忍成的不幸的犧牲者，和一位可詛咒而且可憎惡的

格雷謨。」

「啊啊！你爲甚麼這樣殘忍的故意看不見她和你自身發生出來的悲慘，遲延着說出那久已無疑的佔有你想的計畫？一個祕密的結合立刻就會解決了雙方的苦痛。」

可愛的美克爾，他以後告訴我們他的謙遜是他如此長久的隱藏着他對珍脫的狂熱情愛的唯一的原因，收到了這封短信，以愛的力量飛到麥克唐納大廳，而且如此有力量的對她表示了他的情愛，這樣的愛情是由她鼓勵起來的，在幾次祕密的會面以後，蘇菲亞同我都得到了看着他們往格勒那、格麟、去的滿意，他們就在那兒舉行他們的結婚典禮，格勒那、格麟、距離麥克唐納大廳雖說有值得注意的距離，但是比任何其他的地方都讓人喜愛的。

再見

羅刺

第十三封信

——羅刺寄瑪蓮——

他們走了幾乎已經兩點鐘，麥克唐納或是格雷謨對於這件事還沒有起任何的疑念。若不是發生了下面所說的

小小的意外，他們或者那時就不會疑感到這件事的。

有一天蘇菲亞偶然用過自己的鑰匙開開了麥克唐納書房裏面的一個祕密的抽屜發現出來這就是他保存重要文件的地方，而且在文件裏面，有值得注意的數目的幾張鈔票。他把這一個發現告訴了我；而且我們同意了，對於像麥克唐納這般卑鄙的惡漢，搏奪了他的或者是很不名譽的得來的錢，一定是很合宜的一種待遇，下次我們無論那一個若是走到那裏，一定要從他的抽屜裡取一張或是更多的鈔票，這件事是決定了。我們實行這一個很有意義的計畫常常是很順利的；但是唉！就在珍脫逃的這一天，當蘇菲亞光明正大的把第五張鈔票從抽屜裏往她自己的皮包裹搬運的時候，她的事務忽然被麥克唐納帶着最唐突而且最急促的一種情態的進入突然阻止住了。蘇菲亞——雖說她生來就有可人的和藹性情，到必要時她也能拿出女性的莊嚴來——立時換上了一幅最令人不敢親近的面孔向無所畏懼的犯人射出憤怒的怒色，用高傲的聲調詰問：「爲甚麼她的隱身的地方就這樣無禮的被人闖入？」

不知羞愧的麥克唐納就沒有努力剖白他自己犯的罪

過，僅只卑鄙齷齪的盡量責罵蘇菲亞說她下賤的詐取他的錢……蘇菲亞的尊嚴被傷了；「惡漢」——她叫喊，疾速把鈔票放回抽裏——「你怎敢告發我這樣一個行爲，就它的下賤的觀念會使我羞愧的。」

下賤的惡漢仍然不相信，而且繼續責罵恰巧被這般醜惡的言語激怒的蘇菲亞，最後他如此利害的挑撥她生來就有的溫柔性情，以至於使她以告訴他珍脫的私奔同我們都參預過這件事爲報復。在他們嚷鬧的期間我走進書房，你或者能够想像到的，關於無禮而且懷毒心的麥克唐納爾的無根據的告發，我同蘇菲亞是同樣的惱怒！

「下賤的惡漢！」我叫喊，「你怎樣敢這般無所畏懼的努力玷辱沒有一點玷污的，這般光明磊落的德行？爲甚麼你不能立刻想到我們的無罪！」

「你信服了罷太太，」他回答，「我的確是懷疑它，所以一定請你們在不到半點鐘之內的工夫，就離開這所房子。」

「我們甘心樂意走；我們的心靈很久就討厭你了，除了我們對於介愛的友情，沒有其他的事情能够誘惑着我們

如此之久的留在你的屋頂下面。」蘇菲亞回答。

「你們對於我女兒的友情作的誠然效力很大，就以把她丟在一位沒有廉恥的因爲錢財而結婚的人的手裏說罷。」他回答。

「是的，在每一種不幸當中，回想到我們對於珍脫友情的舉動，就會給與我們一些安慰，從她父親那裏得到的苦痛我們已經十分的解除了。」我疾呼。

「對於你們的高尚的心靈，那自然是一個很有滋味的回憶了。」他說。

當我們一捆好了我們的衣服同貴重物品，我們就離開麥克唐納爾大廳，大約走了一點半鐘以後，我們坐在清澈的河流邊上，休養我們已經疲憊了的肢體，這是適於沈思默想的處所，由長足了的榆木遮蔽了我們的東方——長足了的蕁麻花毯展在我們的西方——。在我們前面的流水潺湲作聲，在我們後面經過的，便是收通行稅的大道。我們的意思是在默想而且是在享受如此美麗的處所的性質。沈默在我們中間統治了些時候，最後被我的感歎打破了——「多麼可愛的一片景色呵——爲什麼愛德華同奧歌司持

「不到這兒來同我們一塊兒玩玩它的美麗？」

「啊！我的可愛的羅刺，蘇菲亞疾呼，」發發慈悲不要讓我再追想我的入了獄的丈夫的不快樂的境遇了。唉！我爲甚麼不能任着我自已研究我的奧歌司特司的命運！明白明白他是不是仍然在新門，或是他是不是仍然監禁着。但是我將永不能如此有力的勝過了我溫柔的感覺，能夠詢問他了。啊！我不會請求你讓我不要再聽到你重提他可愛的姓字了嗎——。它感動我太深切了——，我不能忍受聽到提起他，它傷了我的熱情。」

「我的蘇菲亞，恕我這般不由己的激怒了你——。我回答，然後改換了談話，希望她來讚美榆樹壯麗的宏大，這些榆樹爲我們擋住了從東方來的微風。」

「唉！我的羅刺，避掉如此悽慘的題目罷，我請求你。不要爲了觀察那些榆樹再傷了我的感覺了。他們讓我想起奧歌司特司。他像他們是的，高，偉大——他佔有你所讚美的壯麗的宏大，」她回答。

我默然，唯恐我再不由自主的使她苦痛，因爲選擇了或可使她再憶起奧歌司特司的談話的任何其他的題材。

「我的羅刺你爲甚麼不說話啦？」停頓了一小忽兒之後她說，「我不能支持這樣的沈寂，你一定不要讓我沈在自己的回憶裏；曾經返回到奧歌司特司的回憶。」

「多末美麗的天空呵！」我說，「碧空被白色的斑紋變化的如何的美妙呵！」

「啊！我的羅刺，」她向天空瞥視了片刻急促的轉回了她的眼睛回答，「不要這樣折磨我，把我的注意移到如此殘忍的使我想起奧歌司特司的藍綾帶白邊背心的物體上去！爲了可憐你的不走運的朋友，避免這般苦痛的論題罷！」

我可怎末辦呢？蘇菲亞在那時候的情感是如此之劇烈，對於奧歌司特司的柔情是如此之尖銳，以至於我沒有提出另外任何題目的力量，唯恐預料不到的把她的思想導引她丈夫身上，再激起她的感覺。然而沈默着也是殘酷的；她已經請我說話了。

我最幸運的被一個恰合時機的奇遇，從左右爲難的局勢裏解脫了出來；那就是一位紳士的馬車僥倖的顛覆，這

輛隆隆，隆隆的，在我們後面路上走的馬車。那是最僥倖的一個奇遇，因它使蘇菲亞的注意力由她在前已經埋沒在的悲痛的回憶裏轉離了。我們立時棄捨了我們的座位而且跑來拯救那些個僅只幾分鐘以前還是坐在像時尚的高大馬車一般會榮的車裏，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被埋葬而且在塵土裏匍匐着。

「爲了回憶令世不能確定的享樂，這是多末豐裕的一個題目呵，那一輛馬車同武爾基的生活不能救濟一個有思想的心靈嗎！」當我們疾速的走向兆事地點時，我對蘇菲亞說。

她沒有回答我的時間，因爲現在的思想全被我們面前可怕的景像佔據了。兩位紳士穿的極文雅，輾轉在他們自己的血裏是最先現在我們眼裏的——我們走近些——他們就是愛德華同奧歌司特司——是的，最親愛的瑪蓮，他們就是我們的丈夫。蘇菲亞縮回而且暈倒在地——我痛號而且立時瘋狂了——。我們仍舊這樣不變的都失掉了我們的知覺，幾分鐘後，恢復了我們的知覺馬上又失去了。在這樣不幸的情形下，我們繼續了一點零一刻鐘——蘇菲

亞刻刻昏去，我便刻刻發瘋。最後一聲呻吟從沒運氣的愛德華——他單獨保留着一點生命——發出，把我們救過來。如果我們在先曾經的確想像到他們任何那一位還活着，我們一定要多多的節制我們悲哀——但是正如我們最初想像到的，當我們第一次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沒了，我們知道已經沒有我們可作的事情了，除去我們預備作的。所以我們一聽見我的愛德華的呻吟就把我們的啼哭暫時置於次要的地位，我們匆忙的跑到親愛的少年那兒跪在他的兩旁，哀求他不要死——。

「羅刺，我怕我是已經被毀滅了，」此刻他把他沒有了生氣的眼睛固定在我身上說。

我發現了他還有知覺，我是過分的歡喜。

「啊，愛德華告訴我，在你死之前告訴我，我懇求你，自從奧歌司特司被捕我們分別的不快愉的那一天起，你都是遇見了些甚麼事呵——。」我說。

「我願意」。他說。立刻作了一聲深沈的長嘆，氣絕——。蘇菲亞立時又昏絕了——。我的悲傷是更明顯的。我的聲音變了，我的眼睛擅取了呆滯的注視，我的臉像死了

一樣倉白，我的知覺大大的減少了。

「不要同我談馬車，我在一種狂暴而且不合理的情狀之下說出狂言：『給我一個提琴』。我願爲他奏，解脫他慘悽的時刻——你溫柔的女神，留心愛神(Cupid)的箭罷，躲避主神(Jupiter)刺人的矛——細看看椴樹的森林——我看見羊的一隻腿——他們對我說愛德華並沒有死去；但是他們欺騙了我——他們認爲他是一條胡瓜——」

我這樣繼續着狂呼我愛德華的死去——這樣瘋狂的過了兩點鐘，若不是蘇菲亞從昏絕裏蘇醒過來，哀求我注意夜已經逼近而且露水已經開始下落，我那時一定是不離開的，因爲我一點都不疲倦。

「我們到那裏去躲避呵。」我說。

「到那個白村去。」她回答，指着一個精緻的從從樹林裡凸起的建築，這建築以前我就沒注意到它。

我同意了，我們立刻走向那裏去——我們敲門——門被一位老女人開了；我們請求她允許我們在那裏住一夜，她對我們說她的房子就是太小，她只有兩間臥房，然而她歡迎我們佔一個，我們很滿意，隨着慈善的婦人走到房

子裏，在此我們看見了令人舒適的火，我們的精神大大的振起來了——。她是一個寡婦，只有一個女兒那時正是十七歲——是一個最好的歲數；但是唉！她是太平凡了，她的名字是卜麗澤……所以甚麼事我們都不能希望於她——她不能讓人想到她或許有高尚的理想，精細的情感或是精密的感覺——。她僅僅是好脾氣，有禮節而且肯服從的一位少女，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可稱贊的；因爲如此，我們不喜歡這兒的成分很少——她僅只是鄙棄的一個物件罷了——。

再見

羅刺

第十四封 信

——羅刺寄瑪蓮——

我的可愛的小朋友，你準備好你精通的哲學；喚起你所有的果敢，因爲唉！在你看下面一頁的時候你的感覺一定會受嚴厲的折磨。啊！在先我已經受了的同我已經告訴了你的那些不幸，同現在將要說給你的這一個比較起來算不了甚麼。我父親和我母親的死，還有我丈夫的死，幾

乎已經是我這溫柔的天性所難忍受的了，然而同我現在正要敘述的不幸比起來那簡直是末節。

我們到了白村以後的清早，蘇菲亞訴說她柔弱的肢體異常痛苦，還伴隨着可厭的頭疼。她說那是由於她當前夕露水正下的時候，她露天的繼續昏絕的原故。我怕這僅只是太不可靠的病源；因為那怎末能夠說明了我的逃脫了同樣的不適。除了假定我身體上的力量，在我一陣一陣的瘋狂的時候，如此有效的使着我的血液循環，而且發暖，所以我能抵抗夜間的冷濕，同時，蘇菲亞躺在地上完全不動，暴露在嚴酷的濕氣裏。她的病在你看起來或許是小事，但是它使我過分的驚怕，某一種本能的感覺對我低低的說到終局要致她於死地的。

唉！我的恐怖完全成了事實；她的情形愈來愈惡劣，我對於她一天比一天害怕。最後她不得不禁錮於堪憐的女房東分給我們的牀上——。她的病轉成急性肺癆，幾天的工夫就把她殺死了。我在爲她所有的悲悼裏面——你或許想到它們是兇猛的——還能得到一些安慰，每逢想到在她的病中能夠供獻的關照我已經全盡了。每天我守着她

哭——用我的淚水洗她甜蜜的面頰，把她蒼白的手繼續不絕的握在我的手裏——。

在死去的幾個鐘頭以前她對我說，「我親愛的羅刺，從我這不快的終結得一個教訓罷，躲避粗心的會惹起這樣病症的舉動……留心反來覆去的昏絕……雖然在當時它們或者是休養和舒適，然而相信我罷，如果反覆的次數太多而且在不適宜的氣候裏，到頭來它們將要證明對於你身體的毀壞……我的命運將要教給你這件事……爲了失掉了與歌司特司的悲痛捨棄了我的生命……一個致命的昏絕使我捨棄了我的生命……親愛的羅刺注意昏絕呵……一陣的癡狂並沒有四分之一的害處；如果不甚兇的話，它是對於身體的一種運動，我敢說結果是於健康有傳導力的——你願意癡狂多少次就多少次；但是不要昏絕——」

這些是她最後同我說的話……那是她快死的時候，對於受折磨的羅刺的忠告，羅刺是最忠實的永遠的墨守着。看護着我可憐的朋友到了她的墳墓以後，我立刻——雖然天已經晚啦——離開可厭的她死在那裏的村舍，並且我的

丈夫同奧歌可特死在它的附近。我從村裡走了沒有多少碼，一輛驛車追上我了，我立刻佔了一個位置，決意乘着這輛驛車到愛丁堡，我希望在那兒找到任何一位和葛蘭特同我的朋友，他願意收留我而且安慰我的悲慟。

當我進了車的時候，天是如此的黑暗所以我辨不清旅伴們的數目，我僅只看出旅客很多。我沈於我自己的悲傷的回憶裏，不注意關於他們任何的事情。一個普便的沈寂佔了優勝——除了同伴之一的軒聲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來阻止的一個沈寂。

「那人是何等無學識的流氓呵！——我自己想——他用這般野蠻的聲音刺激我的感覺，他一定完全缺少精細的鍛鍊！我敢斷定凡是壞的動作他一定都會作出來！對於這樣一種品性就沒太大的罪孽！」在我自己的心裏我這樣推究着，而且無疑的我的旅伴們也是這樣回想。

最後，回轉來的白晝使我能够看見有主意的無賴漢，他已經這樣兇的攪擾了我的感覺。那就是愛德華先生，我的故去的丈夫的父親。在他的身旁，坐着奧葛絲脫，同我在一個坐位上的是你母親同朵刺莎小姐。你猜猜當我發現

自己坐在舊相識中間的驚訝罷。我的驚訝是很大啦，然而它又增加了，當我往窗外看時，看見菲麗波的丈夫，菲麗波在他旁邊，在車箱裏當我往後看的時候我看見，菲蘭特同哥斯道夫在車籃裏面。

「啊！天哪」，我呼喊，「我會如此出乎預料之外的，被我最近的親戚們同有關係的人們圍繞着是可能的嗎？」這些話驚動了其餘的旅伴，並且每隻眼睛都被吸引到我坐的角上去。

「啊！我的伊薩伯拉！我繼續着，穿過朵刺莎小姐跑到她的懷裏。」再把不幸的羅刺抱在你的懷裏呀！唉唉！當我們在奧爾山谷最後離別的時候，我同愛德華一姓中最好的人結合了，我是如何的快樂；我那時有父親同母親，並且永遠不會知道過不幸——但是現在除你之外所有的朋友都被奪走了——」

「什麼？」奧葛絲脫插嘴問，「那麼我的弟弟死了嗎？我請求你告訴我，他怎樣啦？」

「是的，冷酷沒有感覺的神仙，」我回答，「那不幸運的少年，你的弟弟，沒有了，你現在可以很榮耀的成了愛德

華先生財產的繼承者了。

我從聽了她同我的愛德華的談話那一天起，我雖然已經輕視她，然而爲了禮貌我允許她同愛德華先生的請求，我願意把這完全不幸的事件告訴給他們。他們受的打擊很大——就是愛德華先生那樣的硬心腸，同奧葛絲脫無感覺的心腸，由於這不快的故事，也爲悲慟所感動。爲了你母親的請求，我告訴他們所有其他的自從我們分離以後我遇見的不幸。關於奧歌司特司的入獄同愛德華的別去——關於我們到達蘇格蘭——關於我們沒有預料到遇見我們的外祖父同我們表兄弟——關於我們的拜訪麥克唐納大廳——關於我們在那兒對珍實行的單獨的事務——關於她父親對那件事的忘恩負義……關於他非人的行爲，不能容納的猜忌，還有對我們野戀的待遇，逼迫着我們離開他的房子……關於我們失掉了愛德華同奧歌司特司的哀痛，最後是關於我可愛的伴侶悽慘的死。

可憐與驚奇很明顯的表現於你母親的面上，在我敘述的全程裏，但是我很抱歉的是提到關於她感到不變的羞恥，因此她的驚奇頗佔優勢。不以此，因爲我的行爲在以後

的不幸和冒險的全程裏沒有過失，她裝着在我已經過去了的那種境況裏發現我的過失。因爲我自己明白，我常常是在表現我情感的高尙同學識豐富的情狀裏行事，所以她所說的話我很少注意，並且希望她告訴我她怎樣到那兒去的，滿足我的好奇心來代替了用不公平的責難，傷我無玷污的名譽。她以這一個端末滿足了我的慾望，馬上說給我自從我們分別以後，她遇見的每一件事的詳細情形。如果你還不會熟習這些端末，你的母親會給你的——我又請求奧葛絲脫關於她怎樣到那兒去的，以及愛德華先生和桑刺莎。

她告訴我說，在她得到了自然界頗多的優美以後，她願意看看展覽在世界那一半極快樂的風景好奇心，也被尼爾賓的高原的周遊激動起來，她已經勸服了她的父親往蘇格蘭遊玩，並且勸桑刺莎小姐陪伴他們。他們在幾天以前到了愛丁堡而且他們天天坐着驛車就像他們那時坐在裏面的，到四鄉旅行，他們那時就是從那樣一次旅行回來。我的緊接着的問詢是關於菲麗波同她的丈夫，我知道了菲麗波已經把她所有的錢都花完了，他已經依賴着他最拿手的

補謀生，就是趕車，除了車以外，凡是屬於他們的東西都

賣掉了，他已經把車運到驛站而且爲了載運在先的熟客，

已經把車趕到愛丁堡從愛丁堡隔一天往斯特林一趟。

菲麗波對於她忘恩負義的丈夫仍然保持她的情愛，她伴隨着他往蘇格蘭，普通是隨着他往斯特林的小的旅行。

「自從我們到了蘇格蘭我父親常常坐了他的車看鄉間的美景，這僅只是往他們的袋裏送少許的錢——自然坐他的車遊歷高原一定比坐着擁擠不舒適的驛車，每隔一天，僅只從愛丁堡到斯特林再從斯特林回到愛丁堡的遊歷好的多。」奧葛絲脫絲繼續說。

她在這件事上的意見我完全和她同意，而且我暗中責罵愛德華先生爲了一位可笑的老女人的原故讓她嫁了這樣年幼的一個男人，犧牲了她的幸福，這位老女人愚蠢的行爲是應當受責罰的。他的行爲雖說是和他的性格完全一致；他連情感的最小原子都沒有，他簡直不知道同情的意義，他實際只會發鼻鼾，我們對於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希望。

再見

第十五封信

——羅刺寄瑪蓮——

羅刺

當我們到了我們將要在那兒吃早點的鎮店，我決意同菲蘭特和哥斯道夫談話。我一離開車就實行我的計畫，我走近車籃並且很溫柔的問候他們的健康，對他們不舒適的景況表示我的恐怖。最初對於我的出現他們似乎頗惶惑，無疑的是怕我責問我們外祖父留給我的錢，他們很不公道的搏奪了我的，但是發現了關於此事我一字未提，所以他們願意我邁進車籃裏，因爲在那裏面談話舒服些。於是我們走進去，當其餘的旅伴吃綠茶和有牛油烘麵包時，我們由於一個有信用的談話，在比較文雅而且有感情的狀態下吃飯。我告訴他們我這一生遇見的每一件事情，因爲我的請求他們敘述給我關於他們一生的意外事。

「像你已經知道的，我們是紳士聖，克來爾同一位意大利女伶名羅倫娜生的最年幼的兩個女兒的兒子。我們的母親沒有一個能夠確切的說出誰是我們的父親，雖然一般都承認菲蘭特是一位泥水匠菲麗，準茲的兒子，我的父親

是格里高爾·斯特朗，愛丁堡的一位做船上的支索的。然而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例如我們的母親誠然就不會同他們任何那一位結婚，這事對於我們的血統就沒有不名譽的影響，而且這是最古而最純潔的一種結合，伯爾莎——菲蘭特的母親——同亞伽莎——我自己的母親——常常住在一起。

她們誰都不很富裕；她們的財產加在一起，原來已經够九千磅，因為她們常常依靠着九千磅的資本金生活，所以當我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減到九百了。她們常常把這九百磅保存在我們普通會客室裏桌子的一個抽屜裏，因為有常常在手下的便利。或者是在這種情形下容易拿，或是由於獨立的願望，或是由於感覺的過度——因為我們常常注意它——我現在已經不能下判斷，然而當我們到了十五歲的時候，我們拿了這九百磅跑了是真的。得到了這一宗奪取品以後我們決意依經濟學處理它，不要把它花在蠢愚行為上或是奢侈上。爲了這一個目的所以我們把它分爲九份，一份專作爲伙食，第二份專爲飲料，第三份專爲家務用，第四份專爲馬車，第五份專爲馬，第六份專爲僕人，第七份專爲愉樂，第八份專爲衣服，第九份專爲銀鈕扣。我

們兩個月的費用這樣分配好了以後——因為我們希望九百磅支持這樣久——我們匆匆忙忙的到了倫頓而且很幸運的在七個禮拜零一天的工夫全用完了，比我們期望的快了六天。我們很快樂的一由如此多錢的重量下解脫了以後，我們開始想回到我們的母親那兒去，但是偶而聽說她們都已經餓死了，我們打消了我們的計畫，並且決意把我們自己雇給伶人遊行各地的戲班，因為我們常常在戲台上扮演。於是我們把我們的志願呈給某一戲班而且被容納了；自然我們的戲班頗小，因為裏面只有經理同經理的太太和我們自己，調費比較也少，唯一的不便就是缺少戲劇，我們能够演的戲劇缺乏扮角色的人，雖說我們不注意這些小節目——我們最令人驚奇的扮演是麥克貝絲（Macbeth）這一齣戲劇我們演得的確好。經理常常自己扮彭谷（Bandso），他太太扮麥克貝絲太太（Lady Macbeth）。我扮演三個女巫，其餘的角色都由菲蘭特扮演。說實話這一齣悲劇不但是我們演的最好的，也是我們演過的唯一的戲劇；把這一齣戲演遍了英國和威爾斯以後，我們到了蘇格蘭，表演遍了大布列顛其餘的地方。我們偶而住在你在那兒遇

見你的外祖父的城鎮——。當他的馬車走進旅館的時候，我們正在庭院裏。由於他的手臂我認出來而且知道紳士聖克萊爾是我們的外祖父，我們商議好一定要奮力的從他那兒得到些東西。因了這有親戚關係的發現——。你知道它的成功是怎樣的大呵——。二百金磅拿到手裏以後，我們立時離開了城鎮，離開了我們經理和他的太太，由他們自己演麥克貝絲，我們上了往斯特林去的道路，在斯特林我們很光榮的花完了我們小小的財產。我們現在正是轉回愛丁堡爲了要在演戲的道路上得些進步：如此我親愛的表姐便是我們的故事了。」

我感謝可愛的青年爲了他那使人快樂的敘述，在我爲他們的幸福和快樂祝福以後，離開他們在他們小小的住處，回到其他正不能忍耐的盼望着我的朋友們那兒。

我的冒險現在已經結束了，我最親愛的瑪蓮；最低的限度是現在。

當我們到了愛丁堡，愛德華先生告訴我說，因了是他的兒子的寡婦，他希望我能够從他的手裏每年收到四百金磅。我有禮貌的應允他我願意，然而不能不注意到，以前

我之所以爲網潔可愛的羅刺比着現在我之所以變成了愛德華的寡婦，沒有同情心的伯爺應負很大的責任。

在蘇格蘭高原上一個浪漫的小村裏我選定了我的住處，自從那時我便繼續住在這裏，而且在此地我可以不受沒有意義的拜訪的擾亂，放縱在悲慘的孤獨裏，我對於我父親的死去，以及我母親，我丈夫和我朋友的死去的沒有停止的哀悼。

奧葛絲脫離了格蕾謨已經有幾年了，格蕾謨在所有其他人們當中是對於她最合適的一個；在她停留在蘇格蘭的時期她同他熟識的。

愛德華先生希望得一位後嗣繼承他的爵位和他的家產同時娶了朵刺莎小姐——。他的志願達到了。

當菲蘭特和哥斯道夫在愛丁堡戲劇事業的扮演有了名望以後，他們遷移到倫敦市裏面的一個大廣場上，他們改名爲露伊絲同控克仍舊在這廣場上演戲。

菲麗波死去已經很久了，然而他的丈夫仍舊繼續從愛丁堡到斯特林趕他的驛車：

我親愛的瑪蓮再見。

羅刺。

(完)

詩三首

紫揚

堤上

河上靜靜的舒睡着浮萍
一枝兩枝荷包屹立亭亭
含烟的柳林環抱着澄澈
這山凹處映來半天暈紅
我們從蒼茫的暮靄走來
碧波間搖漾着雙影
流風裏飄散着暗香
踏着明砂一步步一玲瓏

堤外翻滾着清流的滄涼
低唱在田田的新稻青蔥
煙波縈迴處有城樓崔嵬
長橋如帶這寧靜的畫景
柳蔭下印上斑斕的月明
等待那更深的寂靜
爲安頓火熱的戀情
在水的那邊低沈下溟濛
你的眼向外溜了個半圈
這時辰才算是第一美滿

把雙手給我你眼裏含着
我迷醉那忍不住的媚笑

我需要要撫摸你的雙肩
你撲在我懷裏伸個懶腰
我迷惘跳動着心頭的血
上帝終於要我把你擁抱

僅僅的僅僅的一吻
酥軟的襲擊走遍了週身
你推開我抵嘴向我凝視
涎着臉問我「你還吃」

火蛇在身上打了個盤旋
我又走進了璀璨的宮殿
勇猛的把你橫抱在胸前
我要朱紅的唇明媚的眼

「一切給你了」你再說

「給你我的心肝你要不要」

托着我的下頷矜持的笑

「美嗎這堤上這一遭」

一九三二，八月十九日脫稿。北平。

如今

如今這世上祇賸下淒涼

到處是颯風翻滾着落葉

那兒在那青春有下絃月

巉峴的山石邊簇擁着丁香

花影細細的描上石徑芬芳

浸醉了我倆的美夢那夜

初嘗着酸溜溜的疼破滅

人間化爲烏有也算平常

你說「我就死」這鮮明的實在

這不是人世我們不貪戀

微皺着眉頭只要死不要留

是的是的我們真死去了半天纔

回轉來收拾零亂的衣衫

如今你去了你永不再回頭

三二，九月。水榭。

牽牛花

牧場的荒場上偷生着一簇牽牛花

是哀艷的情態在薄命女郎的眉間畫

夕陽的殘照抹上了天邊的雲脚

馬嘶聲裏寒風挾着譏笑掠過

在褪色的層葉下她頹廢的哽咽

哽咽着孤單有情無力的收拾起淚葩

十八年舊作，紀念應有的災難。

歸鄉雜記 (續)

慈輝

三

依然帶了兩袖清風，悄然地回到故鄉。

雖然說不上是一個不肖子弟，但始終沒有拿一文錢報効過家庭的我，回到家來，並不怎樣受歡迎的——自然也沒人討厭我。我自從大學畢業以後，算也已整整的四個年頭，既沒有學會鑽營奔走，阿諛逢迎一類的狗本領；又沒有什麼名流闊老做奧援，在這生存競爭一天劇烈一天的社會裏，能混到一碗飯吃，已經是萬分微幸的事了。憑了勞動所得來維持生活，經濟方面當然不會有了餘裕，「仰事俯畜」，不消說更談不到。

於是家庭對我失望了，而這失望，除了物質上的理由外，還有精神上的理由。

在我的故鄉，傳統的封建思想，仍然在流行着。「升官發財」，是人生的要義。有勢力的人和有錢的人，最受一般人的崇拜和欽羨。譬如說，你在外縣做了一個巡長，白花花的洋錢三五十的常常往家裏寄，管保你的名字，很光榮的傳遍全村。你回到故鄉，滿可以高視闊步的驕傲着一切。而你的家族，也懷着「與有榮焉」的思想，一舉一動，格外的「氣粗」。

而我呢，不但沒有取得受人尊敬的資格，有時還會聽到輕蔑的嘲諷：「××廢了吧？爲什麼老不剩錢呢？」「念了好多年的書，連一個毛毛官也沒念出來，幹，沒出息！」這一類的話，我家的人聽到的機會自然比我更多，於是不能不歸咎於我的「不爭氣」了。

初到家的那一天晚上，祖父把我叫到他的房裡，隨便談了一些閒天，接着他又把家裏過日子的情形對我講了一個大概。他的語調很低，態度也十分和藹，可是他內心的苦悶，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我確乎知道，他有滿腹的牢騷要向我發洩，但是又恐怕我聽了不高興。他想要叱責我，但是又很疼愛我，怕我受了委屈。於是他感到苦悶了。

「你的身體本來很弱，在外邊做事也真不容易。不過你也要替家裏想想。年頭不好，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又常常鬧兵鬧將，納這個捐，納那個捐，真叫人喘不過氣來。去年年底拖了一筆虧空，滿指望今年收個好麥秋，折變折變，還了賬。不想今年春天一點雨也沒下，麥子全乾死了。莊稼主有什麼進項，不是全憑地裏的出產嗎？天年不收，可有什麼辦法？」

「論理，我已經活了七十多歲，還能有幾年的活頭？不過做老人的總有一個瞎心，處處要替兒孫們打算。你想想：現在我家人口一天增加一天，土地却一天減少一天，這樣再過幾年，恐怕就不能過了。你現在在外邊做事，有的吃，有的穿，可是能在外邊呆一輩子嗎？要不趁年青的

時候攢下幾個錢，治點產業，將來可怎麼辦呢？」

祖父這樣委婉地而又熱心地向我說着。我只是默然。燈光在跳躍。老態龍鐘的祖父的影子，照在牆上，不住的顫動。一種酸楚的情緒突然襲上心頭，我的眼睛有點潮潤了。

啊啊！可憐的祖父，你老人家以七十五歲的衰年，憑着不到二百畝的田地，來維持一個二十五口人的大家庭，鞠躬盡瘁，不辭勞怨，你那一番爲子孫的苦心，真叫人感激零涕。可是你的孫子太沒能力了，不能助你一勝之力，來實現你的理想。你老人家大概不知道吧，在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一天普遍一天的現在，我一家絕沒有獨完的道理。日趨貧乏，是當然的結果。而且，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外受着資本帝國主義的鐵蹄的踐踏，內受着封建勢力的加速度的壓榨，我們老百姓的生活，只有一天天悲慘下去。我不過是一個精神勞動者，也和一般的勞動者一樣，時時感到失業的威脅。我自己的生活的，有時還不能維持，又那有餘力來幫助家庭？你老人家所希望的興家立業，恐怕要終成泡影吧！

我有心把這些話盡情地披露給祖父，但是我沒有這樣的勇氣。我恐怕揭破了事實的真象，使他老人家過於傷心。所以，我只有默然。

祖父見我不說話，以為我是疲乏了，便說：「困了，早些睡去吧」。

夜氣很清爽。星星在雲隙裏擠眼。樹葉在風前絮語。伴着這一切，只有不眠的我。

四

第二天，邢洛萬來訪。他的來，並不是「專誠拜謁」，不過是隨便看看罷了。

邢洛萬是這村裏有名的消息家，兼政論家。他露頭角，遠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時候。那時，他天天拿了嶄新的消息，跑到村當中的廟台上，貢獻給一般關心國事的父老。雖然有人說他的消息並沒有根據，罵他一昧的「山哈」，但他並不因為挨罵而消極，仍然津津有味地向聽衆講着。當時他有一種大胆的預測，就是：吳佩孚必勝，張作霖必敗。因為就像片上看來，吳佩孚的眼睛特別大，眼珠特別凸，生就的是一員虎將，張作霖那裏是他的敵手呢？

對於他的議論，除了劉老君以外，沒人敢提出反對的意見。劉老君是一個張作霖崇拜者，對於吳佩孚向來不加可否，不過自直奉開戰以後，爲了擁護自己的立場，不得不大罵吳佩孚了。

「吳佩孚，哼，又算了什麼！哼，無名小將！你說他眼大就是英雄嗎？哼，蛤蟆眼大，難道也是英雄！」

劉老君發了這一段妙論，聽衆譁然地笑了。邢洛萬知道自己的口才敵不過劉老君，和他辯論，徒招侮辱。於是拿定主意不再發言，蹲在地上，一聲不響地抽旱烟。

然而邢洛萬畢竟是一個有眼力的政論家，吳佩孚果然打勝了。

從此以後，邢洛萬便成了論壇上的權威者。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失敗以後，他的地位才被劉老君取而代之。他雖然表示不平，但不敢公然地和劉老君較論短長，只是暗中歎氣罷了。後來吳大帥和張大帥拜了盟兄弟，這兩位政治家也成立了諒解。於是邢洛萬又恢復了他從前的地位。

他今天來到我家，惟一的任務，恐怕就是探聽消息。

可是他很老練，沉得住氣，表面上故意作出無所爲而來的樣子。他先和祖父談這談那，俱是一些和國家大事無關的話。祖父正拿我帶來的兩包蜜棗分配給孩子們吃，順便也抓給了他一把，讓他嚐嚐。他一面謙讓，一面早接到手裏了。

「啊，不錯。鄉下絕沒有這麼好東西。」

他剛稱讚完了蜜棗的好吃，便用了「硬轉」的筆法，落到本題：

「吳佩孚還住在北京吧？」

他的聲音提得很尖，像貓叫一般。孩子們都笑了，大概聯想到了他的綽號（小貓那洛萬）。

我自然答應「是」。

「他還有多少兵呢？」

「只贖一部分衛隊了」。

「唔」。

他似乎對於我這種答覆感到不滿足。

「聽說他要帶兵去打日本，可是真麼？」

「我倒沒聽說」。

「如果吳佩孚真要出馬，日本小鬼決不是他的對手。唉！中國這樣的亂，爲什麼還不請他出來呢？」

他的偉論並沒有引起反響。他有些失望了。

他於是抽烟，一連抽了三袋。暫時的沉寂。烟管裡發出噴噴的響聲。

他走了，我覺得對他很抱歉。關於吳佩孚的消息，我給他的太少了。他或者感到「不得要領」的苦悶吧。不過我們這位政論家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只要在你這裏聽到了一句話，便會運用他豐富的想像力，把這一點材料盡量地放大，向聽衆講起來，仍然是有聲有色，好像是實有其事。所以他今天之來，總算是「不虛此行」，而况又吃了幾個蜜棗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崇拜英雄的思想，在鄉間還存留着很深的根蒂。吳佩孚是不是英雄，雖然還成問題，但在一般農民看來，他確是一個英雄。英雄，當然和常人不同，他有超人的本領，超人的智慧。祇要他一出來，國家就可太平，水深火熱的老百姓，也可得到拯救。這種幼稚可憐的思想，在老早以前就支配着一般老百姓，到現在還

沒有失掉勢力。因為這樣，老百姓目前雖然受着痛苦，但對於將來還沒有感到絕望；他們有他們的憧憬，——也可說是幻夢，同時他們就拿這種憧憬或幻夢來安慰着他們自己。到現在，他們已經到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境地了，但是拯救他們的人始終沒出來一個。客觀的事實會改變主觀的思想。我想：總有那麼一天，他們會打破以前的夢想，變消極而為積極，霍然跳了起來，用他們的自己的力量去開闢他們自己的道路。

五

鄉村間的一切都是靜止的，缺少變化的。偶爾有一種新的變化，便會引起人們的驚異，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話的資料。

這次回到鄉間，到處都聽到父老們的慨嘆聲，原因是村裏的風俗起了很大的變化，而這變化，顯然是朝着壞的方向進行。

談到故鄉的風俗，可以用勤苦耐勞，儉樸無華八個字來表示。居民有十之八九是業農，終年暴露在田野裏，過着極風林雨的生活。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並不感覺不滿足

，到了年終，只要倉裏有糧食，身上有衣服，就覺得這一年的操作不算徒勞，再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他們所有的消費，只是生活上所必需的。超過這種限度以上的東西，絕不敢妄想享用。譬如就吃飯來說吧，最主要的食料是小米和紅高糧。麥子已經視為珍品，非到過年，過節，待客的時候，不肯輕易動用。吃油是很省的，普通的人家多用棉花子油炒菜；至於香油則更珍貴，二兩香油可以吃半個月，吃的時候用薄白鐵葉製的小油勺滴上兩滴就行了。不到年節，輕易看不到豬肉。平日而吃豬肉，而且是吃肉無名，那麼，鄉親們就會送給你一個「敗家子」的徽號。

不過，近幾年來，「敗家子」漸漸多了。他們不但好吃，懶做，而且大半都染上了一種嗜好——抽白面。白面的魔力，似乎比任何的物事都大。一般意志薄弱的青年，為它的魔力所攝引，跌入魔窟者年有增加。一經陷入，再想拔出腿來，簡直比什麼也難。染上這種嗜好的人，因為體質漸就羸弱，當然再沒有能力去到田間操作。於是這種人就變成只能消耗，不能生產的廢物了。

例子可以隨便舉：譬如住在村東頭的利福，在以前誰

不羨慕他「好過」？他有二十多畝田地和一身好力氣。他沒

方去了。

有妻子，只是一條光棍漢。在他「正幹」的時候，吃不清，燒不了，日子過的別提多「火爆」。後來，他忽然要想發財了，發財的手段就是販賣白面。拿了本錢，遠則到天津，近則到縣城，買上幾兩，回來攪上一些假，零星地賣給村裏的顯主。賣完了，所得的錢比原來的本錢會多好幾倍。這的確是一種好生意。他幹這種生意幹的有了癮了。在一批白面買到手裏之後，難免要嚐一嚐它的好壞，一次，兩次，三次，漸漸和它發生了感情。於是這位「生產者」（？）一變而為消費者，隨着他的顯主們一同陷入黑慘的深淵。不到兩年的工夫，他的田產完全喪失了，他的精力漸就衰竭了，而他的嗜好，却與日俱深，有加無已。據說，

利福的悲慘的下場，並不足以教訓一般墜落的青年，使他們翻然悔悟。甘心蹈利福的覆轍，以致傾家敗產者，在最近有連登連元兄弟二人。他們的房產已賣給我的一個堂祖。他們的妻子都跟了別人。拋下了一個六十歲的患神經病的老母，兄弟二人先後離開了本村；至於到什麼地方去了，沒人能說得上來。（完）

他有時很後悔，甚至於痛哭，但是痛哭之後，白面抽的更多。有人問他抽了感覺舒服麼，他說，並不舒服，不過犯了癮特別難受，所以不能不抽罷了。他自從染上了嗜好之後，村裏的人很少見着他的面，即偶爾走到街裏，也輕易不和人打招呼，大概是感到慚愧吧。這次我回到故鄉，聽說他已經在去年年底把房子典給旁人，孑然一身，跑到遠

愛底速率

澎島

地 北平

時 現在

人 寡婦

大學生胡敬三

女僕方媽

男僕劉三

景 寡婦的住室。古舊，紊亂

，光線不充足，滿室停滯

着一種沈悶的死氣。舊日

的豪華，痕跡可尋。開幕

時，女主人臥在床上寂寞

地燒鴉片，青年寡婦的抑

鬱在她底神情上表現着。

寡婦——（燒煙的技術不熟練，生自己

的氣）方媽！（不應）方媽？

女僕——（不耐煩地上）太太什麼事？

寡婦——什麼太太？我還是誰的太太？

不是囑咐你從此稱呼我「先生」

嗎？

女僕——前天太太吩咐我叫太太「小姐」

，並沒有吩咐我叫太太「先生」

。

寡婦——你看，又是一串「太太」！不，

還是稱呼我「先生」得了。人家

學堂裏稱呼女學生都是「先生」

。

女僕——好了，以後我就稱呼太太「先

生」就得了。有什麼事吧？

寡婦——我問你：你這半天到那裏去了

？叫了你一百聲都不來！又是

和劉三那王八蛋糾纏住裡？

女僕——（厭煩的姿勢）嗚！太太說的那

是什麼呀，我們一個寡婦老婆

子？我們是到張太太家的黃媽

那裏借錢去來。您想，兩個月

了，太太，不，小姐，不，先

生都不發給我們工錢，我們不借又怎能養家哩？

寡婦——哼！你們這群下賤東西就知道

錢。有錢圍着手兒轉，沒有錢

就得看你們的木長臉。

女僕——喲！世界上的人誰不是爲了錢

呢？除非一個人不吃飯能活着

。

寡婦——得，我這裏沒有錢，你，連你

和劉三都給我滾，去到有錢的

人家去吧！

女僕——得了太太，我不過是和您開個

玩笑。太太何必生那麼大氣呢

？太太有什麼事？

寡婦——（掙扎地）去把燈裏添點兒油！

沒有油老是不知添。每天必

須做的事還得屢次囑咐。（放下

煙具，兩手壓在後腦想心事。

女僕熄了烟燈下。移時上，燃

了燈，仍安放在女主人面前）

女僕——可是呢，太太老這樣下去能成

嗎？總得想個法子。像我們的

工錢遲幾天倒還不十分要緊，

像太太一時離了煙成嗎？

寡婦——（蹙眉）又有什麼方法好想呢？

方媽你是知道的，稍微值錢點

兒的衣服首飾都當光了，傢具

也賣的差不多完了。

女僕——不會先向張太太他們借點兒嗎

？

寡婦——張太太？我們有錢的時候她趕

着借給我們用。現在呢？躲我

們還恐怕躲不遠，那裏肯借給

一個錢？她有了錢還貼了小白

臉兒哩。

女僕——那麼，我說這話太太可別生氣

。太太也該找個又有錢又漂亮

的人嫁給他呀。老是這樣下去

也不是個長法。

寡婦——唉！我也真想嫁人了！這種沒

滋之味的生活再也忍受不下去

了！

女僕——可不是嗎？年紀青青兒的，自

白糟塌了好時光。這樣苦守下

去又爲了誰哩？誰又知道哩？

我是過來人，這種滋味我是深

知道的；唉！那才是難過呢？

尤其是看見人家那年青的夫妻

又歡又樂的，真恨不得咬他們

幾口！我這時想起來還後悔得

什麼似的，那時我爲什麼那麼

傻不改嫁呢？太太你是不知道

，那時有許多年青的小夥子追

隨着我呢。唉！現在老了！什

麼都完了！……

寡婦——我很替你傷心……

女僕——我也替太太傷心……

寡婦——方媽你坐下，我有話對你說。

女僕——嗚！謝謝太太。（坐）有什麼話

太太說吧。

寡婦——我叫你來也正是想和你商議這

件事。不過，像你說的又有錢

又漂亮的闊少爺們誰又肯要我

。我已經是三十多歲了！像他

們那班闊少爺們你一時給他們

點便宜還可以，要想嫁他們那

是妄想。再說，他們都是不可

靠的。你看昨天來的那位胡先

生怎樣？

女僕——那一個胡先生？

寡婦——就是昨天下午來的那個學生。

女僕——他餓了……太太自己看着怎麼

樣？

寡婦——很年青，身體又很強壯。

女僕——錢呢？

寡婦——想來也該有點兒吧？不然能到

北平來住大學嗎？

女僕——那還可以。不過，他對太太怎

樣？

寡婦——（笑）看神氣，似乎還有點兒意

。不過，我也沒有把握。想來

，總比滑頭闊少爺們強的多。

學生們都是餓不擇食的餓虎。

女僕——怎麼和他認識的呢！

寡婦——一個月前在公園裡遇到的。

女僕——遇到他的時候就是太太一個人

嗎？

寡婦——不，同了王旅長。

女僕——那又怎麼能吊上他呢？

寡婦——（笑）你這該死的方媽，說話真

缺！正因為同了王旅長，才引起

了他的注意。那時我同王旅長

一同散步，他在一旁追隨着我

們。後來王旅長走了，我才和

他認識。

女僕——真是壞學生啊！

寡婦——大部分都不大好。在公園或遊

藝場，他們專門吊膀子。

女僕——他認識王旅長嗎？

寡婦——他說他認識。

女僕——王旅長認識他嗎？

寡婦——不。

女僕——那真奇怪，他又怎麼能認識王

旅長哩？

寡婦——那可不知道：大概從廊房頭條

照像館的照片上認識的吧？

女僕——他昨天來做什麼？

寡婦——他托我給他找事，因為我告訴

——過他，說和王旅長是親戚。

咐他。

事處打發人送來的。

女僕——他只是爲了托太太給他找事才

女僕——(高聲)劉三，太太有事叫你。

男僕——(莫明其妙)這有什麼用？

來看太太的嗎？那可真泄氣。

寡婦——哼！一輩子也改不了，老是一

寡婦——你不用管，我自然有用。記好

寡婦——你這討厭的方媽。

太太太太」的。等會兒當了胡

了嗎？

女僕——太太答應了他嗎？

先生的面，可別忘了稱呼我「

男僕——記好了。

寡婦——什麼呀？

先生」。

寡婦——給我背一次我吩咐你的都是些

女僕——(笑)找事啊？

男僕——(打了呵欠)是，太太有什麼

什麼？

寡婦——答應了，說是今天下午聽回信

吩咐？

男僕——(仰頭想了想)是。等胡先生來

。方媽你去給我打盆臉水來我

寡婦——等一會兒胡先生來了，不要讓

了，你不要讓他看到我……

洗洗臉。你把烟傢具收拾起來，

他看到你。等他進了屋，你到

寡婦——呸！錯了。

，把房子也稍微整理一下。一

張太太家去，借他們的電話叫

男僕——是，是。我不要让胡先生看到

會兒胡先生就來，約定的是今

我們的電話碼，我給你說話。

我。等胡先生來到這裏，我就

天下午四點。呵，快到了。

等我叫你掛上，你就掛上。等

到張太太家去。到了那裏，借

(女僕下，移時端臉盆上)

個十幾分鐘，你再叫一次。然

他們的電話叫我們的電話碼，

女僕——(隨意收拾房間)太太今天總得

後你再回來，把這封信交給我

和太太說話。說什麼哩？……

「刀尺」漂亮點兒。

。(交給男僕一封已經封好了

寡婦——你隨便說什麼，頂好小聲一點

寡婦——(走向裝台擦臉)廢話少說。快

的信)那時，我問你信從那裡

。不說話只拿了電話機等我也

把劉三給我叫了來。我有事吩

來的，你就說趙總指揮駐平辦

可以。等我讓你掛上你再掛上

。底下哩？……

男僕——等幾點鐘再叫一次。

寡婦——真笨！等十幾分鐘。

男僕——是，是。等十幾分鐘再叫一次。

。然後，我再回來，把這封信

交給太太。太太問我信從那裏

來的。我就說是從趙總指揮駐

平辦事處差人送來的。

寡婦——完了。你去吧。記好了，不要

誤了我的事。

男僕——是：太太只管放心。(下)

寡婦——方媽，你去把我那件衣服拿

來。

女僕——那件？

寡婦——就拿那件印度紅的長旗袍吧。

舊了也沒辦法。

女僕——那件就够漂亮了。(她到裏間

去)

寡婦——(她在鏡中顧盼着自己，作種

種媚態，最後笑了個滿足的笑

)等胡先生來了，我問你找房

子的事，你就照了張太太家的

房子那樣式叙說一次。還有，

過一會兒來了電話，我問你從

那兒來的，你就說是王旅長王

宅。記住了嗎？

女僕——(上)記住了；太太您只管放心

，我絕不像劉三那麼笨。無論

吩咐我什麼事，管保沒有錯兒

。太太換衣服去吧，已經拿出

來了。

寡婦——(臨走下)你把桌子上的塵土再

拭抹一下。(下)

女僕——(向女主人背後作了一個不滿

意的鬼臉)吁——(她隨便抹

拭着桌椅)

寡婦——(扣着鈕釦從裏間上)你用點兒

力擦一下桌子，老是那末隨隨

便便地，一點兒都不留心！

女僕——是。喲！太太這「刀尺」可真

漂亮。不用說胡先生，就是我

看了也愛的心痛。

(外邊打門聲)

寡婦——那裏來的那麼多廢話！去看看

，大概是胡先生來了。(氣氣

向鏡中顧盼，整理了一下頭飾

，端莊地斜依在床上，極力摩

擬電影上的伯爵夫人的姿態)

(女僕下，移時，領大學生胡

敬三上)

學生——果然在家。沒有出去逛嗎？

寡婦——我一向不大出去逛。胡先生請

坐。方媽倒茶。

女僕——(倒茶給學生)我們太太……(喘

「不，我們先生多會兒也不像別的婦人們整天到外邊去胡招搖，總是一個人安安靜靜地悶在家裏。什麼燒燒烟，看看書哪……」

寡婦——(瞪了女僕一眼)胡先生也不大出門吧？

學生——也不斷出來走一走。(轉向女僕)噢！你們先生還會吃烟嗎？

寡婦——胡先生不用聽她的話。並不常吃，有時自覺着好玩也學着燒一兩口解悶。

女僕——(自覺着說錯了話，吐舌)是的，我們太太先生並沒有癮。

(見女主人又瞪他，走下)
寡婦——是的。昨天胡先生剛走不大會兒，趙總指揮的太太和王旅長

的太太就來這裏打牌。她們都吃煙，所以不得不給他們預備。我自己一向是反對鴉片這種東西的。不過，那鮮閣太太們常來玩。她們燒好了就讓試一兩口。我呢，也不得不敷衍一下。這年頭就是這樣，你說你厭惡那種東西，而環境反倒逼迫你去親近它。我以後要搬家了，離開那許多闊太太小姐們這些。

學生——滿可不必。一個人只要有把握，什麼惡劣的環境也不能支配他。我們可以利用物質，不要讓物質利用我們。

寡婦——(給了他一個媚笑)胡先生有那種把握嗎？
學生——唉，相當的吧。

寡婦——(她移近了他一點兒)那爲什麼要急急的找事呢，不是還沒有畢業嗎？

學生——我找事並不是爲的錢。只是想找一個掛名的差事有一點名譽罷了。

寡婦——胡先生既是要名譽，那很好說。是的，一個人，尤其是你們大學生們，總得有點兒名譽。不是嗎？什麼副官哪，什麼參謀哪，雖然是拿不到許多錢，就只掛個虛名也還不錯。

學生——是的，那正是我的目的。
寡婦——(她非常風騷地踱着步)這是不成問題的小事。昨天我已對趙總指揮的太太和王旅長的太太把胡先生這種意思說了。他們都答應說今天下午聽回信。

(看錶)怎麼電話還不來哩？時間已經到了。這羣太太們真寫虎。

學生——(他的視線專注在她身上)不用急。既是和她們說了，想來他們也不至於那麽善忘。

寡婦——(自信地)想來也不至於，凡是

我托她們的事，只要可能，她們是沒有不爲力的。好了，這問題我們先用談了。胡先生提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出來，我們討論一下好嗎？胡先生這幾天聽戲來嗎？

學生——沒有……

寡婦——前天開明是梅蘭芳底霸王別姬。嚇！真好！那羣王真是個英雄。(注視他)梅蘭芳也真纏綿！胡先生不喜歡梅蘭芳嗎？

學生——不大有興趣。因爲他在我們男人眼裏也不過是個人妖罷了。聽說這次到美國去大受歡迎。

許多美國的女電影明星懇勸地招待他，和他同拍像片。不知道他們之所以歡迎他的要點在什麼地方？如果歡迎他的人，因爲他生的美，那還可以。如果歡迎他的藝術，那真是中國的絕大侮辱！……(向她有意地笑)大概女人們都喜歡他的原故，正因爲他是一個男人吧？

寡婦——胡先生說話真有意思。(她還了她一個媚笑)

學生——你不是更有意思嗎？(他們相視一笑後，一時都想不到什麼話說，一種不好意思地沈寂在他們中間支配着。)

寡婦——(厭煩地)這房子多麼討厭哪！這麼髒！地毯還沒有修理了來

……屋裏沒有地毯真住不慣！……我真要搬家了！胡先生你看，我這屋裏多麼簡單喲！張太太真討厭，請客非借我的木器不可！幾件楠木和紅木的木器都被她借去了！……方媽……

女僕——(看了他們各人一眼)什麼事？寡婦——上午你看的那房子怎樣？女僕——還可以。就是缺少汽車房？

寡婦——什麼樣兒？你大概說一下我聽。女僕——(想了想，指手畫腳地)先從大門說起吧：朱紅大門，外邊是八字兩邊分的粉牆，磨磚對縫

……寡婦——大門是必須講究一點兒。

女僕——進了大門是二排五間外客廳，

米黃色的牆，雪青色的天花板，地板新油漆的，比鏡子還光亮。……

寡婦——客廳還可以。

女僕——進了二門完全是皇宮式的築建

。四圍是楠木雕刻的走廊，捧金屏風。東西廂房各兩間半，一邊是內客廳，一邊是書房。

都是小巧玲瓏，紅木隔壁……

寡婦——廂房少了一點兒，一邊各三大間纔好。

女僕——啊！我頂喜歡那上房了！一排

是五大間，還有兩間耳房。前後窗都是紅綠寶石色的玻璃，前廊子很深，又豁亮又高大。外邊是兩間通開，東邊兩間臥房，西邊一間接開，屋裏的隔

壁完全是硬木雕刻的各樣的花

樣，院子寬大極了？藤蘿架，葡萄架，還有各種的花木。下房，廚房都是在西跨院。其餘

電燈，電話，自來水……都有。嚇！真好！房租也還便宜，

每月纔要六十五元錢。

寡婦——就是缺少車房不方便。

女僕——可不是媽？我也是那麼說哩。

像我們這個房子只可暫住。沒

有車房自己不能買車。每逢出門從外邊叫車真不方便。不用

說你們先生們等的麻煩，就是

我們下人們也嫌囉囉。嘿嘿，

不是嗎？……

寡婦——好了，等以後看看別的再說吧

。沒有車房真討厭！早想買輛車……啊，想起來了，修理地

毯的還沒給修理好嗎？回頭再

給他打個電話催一下。張太太借去的傢具也不給送來，真討厭！

女僕——（滑稽地笑）好，回頭再催他一下。張太太真成，那末闊氣還

借我們的傢具。（下）

寡婦——（自語）地毯不送來正好，早想

買條新的。胡先生聽了方纔方

媽說的那房子怎末樣？……沒

有車房真討厭！老早想輛車，就是因為沒地方放，所以直到

現在還沒有買。

學生——（他正沈溺在女僕所描畫的房

子的羨慕）好極了！我若是能

在那樣的房裏住一天，死而無

憾矣！（隔壁的電話鈴響。女僕接；

喂，你那兒啊？……是呵……誰？……好，我給你看一下去。

女僕——（自己好笑着上）王宅電話。

寡婦——那個王宅？

女僕——王旅長王宅。

寡婦——（坐在臨門的安樂椅上）你把耳機從外邊遞給我。（女僕遞給她）

她——喂，誰呀？……王太太嗎？……是。什麼事？……什麼

……借多少？……五百這時我可拿不出來，因為上禮拜我定做了一個鑽石戒指就費去了一千

二百元。二三百塊錢現在手頭下還有。……怎麼這時又借錢呢？……輸了多少？……八百？不多。……喂，昨天我托

你的事怎麼樣？……好，

謝謝你。你昨天晚上回去沒有受涼嗎？……好吧，明天你來拿吧。……不成，我的當差的不可靠。……好，你掛上吧

。（把耳機遞給女僕，女僕下）胡先生的事有希望了……

學生——（高興地）她怎樣說？……

寡婦——她說她已經向王旅長提到胡先生的事。旅長說等他到旅部去

查一下，看有沒有位置。如果沒有，他再想法子安置。

學生——（忘情地走近她）我真……

寡婦——真什麼？

學生——（迷惑地看了她）真感謝你呵！

寡婦——（不自然的柔媚）你是多麼客氣

呵。我非常高興為你幫忙。無論什麼地方用着我的時候，你

只管說呵。

學生——（感動地）你真好呵！

寡婦——關於那方面？

學生——無論那方面，整個兒的你，都

可……好。

（電話鈴響。女僕接：喂，你

要那裏？……找誰？……）

寡婦——不知道又是那裡的電話。方篇

？又是誰的電話？

女僕——（持耳機向女主人）您哪底。

寡婦——（接過耳機，坐在臨門的安樂

椅上）喂，那兒？……貴姓

？……噢！錢經理嗎？……是。

……做好了嗎？真快。……

明天幾點？……晚一點好不好

？十一點怎麼樣？……當然是上

午了哈哈……有多重？……好吧

，請您掛上吧。（遞耳機給女

僕，女僕下）做的還算不慢。

學生——(好奇地)又是那裏的電話?

寡婦——元隆金店錢經理。前幾天在他們那裏定做了一個鑲金的鑽石

戒指做好了!真不得了,金價

漲到一百二十六換。連鑽石,

一個戒指做下來共一千二百五

十六元。

學生——(苦悶地沉思着)……

寡婦——怎麼了,爲什麼不說話了呢?

想什麼心事?

學生——(突如其來地跪在她脚下,抱

住了她的腿)我愛你。

寡婦——(似乎驚奇)嗶!這是幹什麼?

學生——我愛你。

寡婦——(似乎厭煩)這事情再麻煩沒有

·快起來。這像什麼樣子?

學生——你若答應我,我一輩子也不

起來。

寡婦——這事情有這樣簡單嗎?我答應

你也得有我答應你的條件啦?

(她扶他起來。他吻她的手)

學生——(頹唐地)什麼條件都可以,只

要你肯……

寡婦——(鄭重地)你家裏有沒有太太?

學生——沒有。

寡婦——今年多大歲數?

學生——二十五歲。

寡婦——弟兄幾個?

學生——只我一個。

寡婦——有多少財產?

學生——至少十萬。

寡婦——好。你方纔跪下的時候說的什

麼?

學生——我愛你。

寡婦——再說一次。

學生——我愛你。

寡婦——到什麼程度?

學生——愛到你發狂?

寡婦——愛我的什麼?

學生——整個的你。

寡婦——從什麼時候?

學生——從初見你。

寡婦——打算怎樣?

學生——打算娶你。

寡婦——什麼時候?

學生——最好立刻。

寡婦——你真着急。好,答應了你,但

只一件。

學生——那是什麼?

寡婦——不能立刻。

學生——什麼時候?

寡婦——只要不是立刻,將來什麼時候

都可以。

學生——(抱住了她)我真愛你!

寡婦——(倒在他胸前)我也愛你。

(男僕上，二人驚)

男僕——(轉身欲下，聳肩)吁……

寡婦——(毀厲地)什麼事？

男僕——(恐懼地遞她一封信)信。

寡婦——從那裡來的！

男僕——就是太太方纔交給的我那封。

寡婦——什麼！

男僕——(手足無措)啊啊，不，不是。

是，是趙總指揮駐平辦事處送來的。

寡婦——(羞怒)滾出去！

男僕——是。(下)

(寡婦擔心地看了學生。他茫然地看了她。她給他一個勉強的，悽楚的媚笑。)

幕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稿

這篇短劇的初稿曾在去年八月的華北日報副刊上發表過。題目是「寡婦的婚事」。據許多朋友的批評，說初稿的收場未免有點嚴重，和全篇的調子不大調和。作者也以爲朋友們的批評很對，所以重新改作了一下，在這裏再呈獻給親愛的讀者們。

作者附識

灰色底顫動

澎島

深秋。我病在堡町底一家旅館裏。

表伯去看我。他說旅館裏太嘈雜，不適於養病，叫我搬到他家。

他在訖原縣政府裏當科長，另外還在堡町大學底法科教幾點鐘的功課。家就住在北城底一條小巷。

一向知道表伯母很吝嗇，表伯在不久以前又討了一個還不到二十歲的姨太太。在他家住處處感到不便，拒絕了他。

他並不十分堅持，說了聲「過兩天再來看你」就走了。不知道爲了什末，第二天下午，他又打發衙門裏底當差去接我。當差說老爺太太都願意我到他家去住；如果我

不搬去，太太等一會兒就親身來接我。

就這樣，我搬到他家。

應門出來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婦，看她底衣服底式樣知道她是新從鄉下來的。她很美，身體發育得很好。我不知道她是表伯家底什末人。一定不是女僕。表伯母一定不肯雇用那樣一個美婦人。

「嚙！士樸，你瘦的很哩。身體不大好嗎？」表伯母身體還是那末胖，面色却油黃了。

「是嗎，有那末厲害嗎？」我不大相信自己會有那末大的變化，雖然感到體力和精神都很衰弱。等向鏡裏一看，自己也駭了一跳。臉蒼白得有如一個死人底面孔；因爲幾天顧不到梳洗，頭髮蓬亂得似乎一團茅草？眼窩和兩頰已

經深陷下去。

給我開門的那個少婦送進茶來。我向她道謝，她很囑促地說了聲「彭先生不要客氣」，就掀起了床上底活計看。

「士僕不認識她嗎？」表伯母指了那少婦向我說。

「他怎末會認識我哩，終年又不在家？」那少婦眼也不看我，垂了頭和表伯母說。

「這是我老家老爺底外孫女珍姑。」表伯母指了那少婦給我介紹。

「彭先生不是南街廉純舅家底孫少嗎？小的時候常見他。」那少婦笑着向表伯母說。

「是。因為終年不在家，有許多親戚我都不知道。」我立起身向她釋解。

「珍姑，你去把東屋裏底床搭上，把彭先生帶來的行李安排好。把那屋掃一掃。因為沒人住，都辦的那樣了。」表伯母吩咐珍姑。

她走出去以後，表伯母又向我說珍姑本來嫁在我們縣城裏一家姓趙的，因為丈夫在外邊辦上了個婦人就將珍姑撇棄了。珍姑由於她在堡町西關一個教會中學讀書的表弟

底指使，和丈夫離了婚。她家裏底母親又在不久以前死去了。父親是個賭棍，所有的產業都被他輸光了。弟弟又在外邊當兵，終年不回家。她底外婆向表伯母請求，叫珍姑到表伯家先暫時住下給他家幫一幫忙。那樣，珍姑也可以有個住處，表伯家也不用再雇人。

於是表伯母又向我喋喋不休地談起表伯來。說他沒有良心，竟用她底錢討小老婆；罵他「老該死的」，討了小老婆以後再也不理她。她愈說愈激動，竟一把鼻涕兩把淚地哭起來。

「士僕，你是不知道呵，你表伯這一二年來竟變了心，一點都不理我了，完全把我忘了。我叫了你來就是想和你說說話解解悶。你還不知道呢，人家這一家子都不和我一個心了。連蘭子都和那小老婆成了一黨。我還依賴誰哩。蘭子那東西更是個沒良心的短命鬼，從她媽死了我就收養着，誰知道這撫養大了她竟來反對我？啊啊，是了，和我一個心的就剩了鐔子。保不定將來大了也來反對我呢？哼，這家人家，一個有良心的都沒有。……」

蘭子和鐔子是表伯底兩個死了母親的姪女，都在堡町

底小學讀書。

我對表伯母那樣喋喋不休地哭喊非常厭煩。她對待那兩個沒有母親的孤女非常毒狠是我深知道的。

她大概也看出了我不高興的神色，抹了把鼻涕向我說：

——士樸，你到東屋裏休息一會兒去吧。

當我把我底沈重的軀體搬運到書房門前，一股潮濕的土腥從門裏撲了出來。塵土底餘沫，在斜陽底光輝裏漂浮着。

「彭先生等一等吧。屋裏的灰塵多的很。」珍姑正在掃地，灰塵佈滿了全身。

「不要緊，謝謝你。我來了就給你們添麻煩。」我很疲乏，非常想躺下休息一會兒，冒了塵土走了進去。

她急忙爲我搬過一個坐椅，抹拭去灰塵讓我坐下。

我向她道謝。我坐不住，頭暈眩得很，立了起來，想解開行李把床鋪上休息一下。但我不能。眼前一團黑，幾乎要跌倒。

她急忙丟下帚把說：

——彭先生先坐下，等我給你鋪。

她匆促地鋪上床，又拂拭各處的灰塵。

我一經躺在床上什末都不顧地閉了眼想睡一會兒。我頭痛得很，病後只有幾天，竟衰弱到這般程度。我悔恨我不該搬到這裏來，一個人在旅館裏，雖然孤寂些，比這裏要方便得多。並且也聽不到表伯母那討人厭的喋喋不休地嘮叨。

珍姑把房子收拾清楚以後，關上門輕輕地走出去。

二

這間書房是我曾經住過的。所謂書房，其實，勉強得很。所有的書籍就是靠了北壁的書架上參差不齊地放了幾堆表伯在學校時用的關於法律和政治的講義。西窗下放了一架破舊的寫字檯，上面擺滿了表伯從古董攤上搜集來的粗俗的古董：什末瓶罐，香爐，鼻烟壺等等，沒有秩序地歪斜着。臨了我睡的床上的東牆，懸了幾張污舊的條幅。其中有一張是我前二年的一个夏天在這裏住的時候抹的一張不成東西的山水畫。

在床上躺了一會兒，漸漸從疲乏中恢復了轉來。頭也

不像以先那樣痛了。

窗上底陽光已經收斂得只剩了一角。房裏，院裏以及那個整個的家都浸沈在晚秋的落沒的沈寂裏。我底苦痛的回憶又趁這令人傷感的秋之寂寥中爬上了心頭。

暑假，我才從中學畢了業，向家裏要了幾十塊錢跑到北平投考升學試驗。我自己知道我是考不上任何學校的，在中學校時我是有名的懶怠學生，所學的功課是一點心都沒有，然而既經在幾處大學底入學試驗失敗後，又禁不住感到前途可怕。想到人家被取錄的同學們又禁不住嫉妬與羞愧。這樣，我終日終夜浸沈在鬱悶中，飯吃不下，覺睡不好，在北平住了一個月，大便至多沒有四次。我底健康漸漸失掉了。等到挾了落第的悲憤跑到了堡町，第二日就病了。

我本計畫着從堡町回家。然而，我底家已經爲我佈置下致命的苦痛。舊制婚姻底桎梏，已經決定了我在外漂流的命運。只要不回家，在外邊餓死也幹。因之，我底病，連家裏通知都沒有。

蘭子和鐔子放學回來，跑到我住的屋裏看我。

「表哥。」蘭子很禮貌地向我行禮。

「表哥。」鐔子模倣着姐姐。

她們倆都長高了許多。因爲得不到母親底愛撫和長久處在表伯母極其嚴厲甚至於殘暴的管束下，一種極其怯懦的神情，使兩個孩子比她們底真正年歲長了許多。

我問她們，怎末不見姨太太。

鐔子撲在我底懷裏小聲說姨太太在前夜已經走了。她說表伯母前天下午用棍子把姨太太痛打了一頓，表伯和表伯母吵了一夜架。表伯賭氣把姨太太領走了。昨天一天也沒有回家吃飯，夜裏也沒有回家睡覺。不知道帶到她那裏去了。今天一早，只有表伯一個人回來和表伯母說了幾句關於我病在旅館的話又回衙門去了。蘭子又說她們聽說我到了堡町是怎樣地高興，我可以勸一勸表伯母或許好一點兒。

「表哥，你是沒有看見哩，娘拿這末粗的大棍子打姨娘呵！把身上都打青了！」蘭子底神氣似乎很不滿意表伯母。

門開了。把兩個孩子嚇了一跳。她們底饒舌立刻停止下來。等我們何門一看，原來是珍姑。

鐔子一頭撲在珍姑懷裡，向她撒嬌：

「表姑，我們底飯熟了不？」

「不要鬧。看碰了燈又該讓娘打你了！」

「珍姑。」表伯母從上房裏叫。

珍姑急忙走出去。

我們都張了耳朵聽表伯母說些什末。

「不用蒸饅頭了。」表伯母和珍姑說：「你表兄又不回

來吃。彭先生病着吃粥才好。你們從外邊買幾個窩窩頭就得了。」

「菜呢？」珍姑問。

「你們不是有午飯剩下的菜嗎？」表伯母反問珍姑。

「不，我說的是彭先生吃什末菜。」

「士樣，」表伯母從上房提高了喉嚨問我。「你想吃點

什末菜？油煎豆腐可以嗎？」

「我什末菜都可以，只要不太油膩了。」我走到門前答她。

晚飯時，表伯母似乎高興些，笑着向鐔子說：

「你不是願意聽你表哥彈月琴嗎？吃了飯你表哥彈

，你唱。你不唱表哥是不彈的。」

「還彈呢？表哥早把月琴弄壞了。」鐔子鼓突着嘴。

我很難堪，在一個桌上吃飯，表伯母、鐔子和我吃一樣的飯菜，珍姑和蘭子兩個人吃窩窩頭和鹹菜。那種絕然不同的待遇實在令人看下去，但在當時寄人籬下的我，是怎末也不敢說什末，我敢說，如果在家裏我的母親那樣對待人，我一定勸阻她。

因為心情惡劣，只喝了半碗粥就不再吃了。也沒有陪表伯母談會兒天，就回到東屋。一個人枯坐在燈下，非常無聊。可巧又沒有帶着一本可以看的書。在儘可任你怎樣搜尋，也發現不出一本新書，文化低落等於零，書店裡擺滿了中學和小學用的課本，不用說新小說，連有意思點兒的舊小說都找不出。沒有辦法，只得拿出表伯底關於法律的書胡翻。我注意關於離婚的條律上。什末七處，三不去，悍逆，不事翁姑，不生子……。那簡直是狗屁！如此，我底計畫又算失敗了。七處中並沒有載沒有感情的一條。所有的法律，道德，都是舊社會底護身符，是強者底保障。有錢的人可以討姨太太供他們享樂，這在法律上

是允許的。夫婦間沒有情感，就不能離異，我當時很氣憤，我覺得我還不如一個像珍姑那樣的弱女子，她可以離婚，我就不可以。

門開了，走進來的是珍姑。她給我送水，另一隻手拿了一個紙包。

我向她道謝，不自覺地看了她底臉。她在燈下更美了，因為才從廚房裡操作出來，面色更紅潤了，靈巧的小圓臉，尖下頷，兩隻睫毛很長的大眼睛非常深邃。就是那兩片紅唇微向上翹，但是因為鼻樑高的原故，看來並沒有絲毫缺陷。

她被我看得有點兒不好意思，面色更紅潤的好看了。

不用客氣。」她避開我底視線。「這是表嫂給彭先生的糖。她說先生在病中不宜吃茶，頂好喝一點兒糖水。」

她放下糖，爲我沖了一杯以後就給我舖床。

「我自己舖吧。」我阻攔她：「請去休息罷，忙了一天，我來了給你添了很多的麻煩。」

我沒法阻攔她，只得讓舖。

「那裏呢？」她舖着床說：「整天沒有事做。彭先生太

客氣了。幹嗎那末客氣？論起來我們都是親戚。我小的時候常到你們家去。你那時還是孩子哩。你底母親好吧？」

她說我那時還是孩子很使我不高興。不知道她有多少歲數了也用老人底口吻向我說話。看她至多也不過二十四五歲，或許還沒有。

「是呵，如此說來我還得向你叫表姑，那末，你以後就不必再叫我彭先生了。頂好就叫我底名字。謝謝你，家母還好。」我一半用了玩笑的口吻，一半向她表示被人看作孩子的反感。我不願意令人以孩子看待自己。沒有出息的青年才甘受那種侮辱。尤其是被青年的女人們看作孩子，那侮辱來得更大。

「那可不能。如果是那樣，表嫂不願意。」她小聲向我說，向上房睜嘴。她說的表嫂是指表伯母說。

「那爲什麼？我看不起表伯母那種貴婦人的習氣。」

「不知道。表嫂說不比在家裏。到城裏來都得這樣。凡是到這裏來的客人，如果是男人，年老的稱呼老爺，中年稱呼先生，少年稱呼少爺。女人呢，年老的稱呼老太太，中年稱呼太太或少奶奶，不出閣的稱呼小姐。」她笑着

向我說。

「那末，你把我列在中年之列了。表伯母的習氣真不小呢。」我也笑了回答她。

「不是那末說，我覺得我們家裏都是親戚，少爺少爺的不好好聽，才稱呼你先生。你不知道哩，人們只要作了人家底用人，無論和主人有什末關係，他們底地位就低下了。」她似乎有了什末感觸，神情忽然消沈了。

我問她每月拿主人多少錢。

「一個錢少不？」她把頭扭向一旁，作了個不屑的姿勢。「我一個錢都不拿她底。有時買東西，如果東西貴了，買來的少，恐怕疑心我落地底錢，還自己爲她賠上幾個。哼！拿她的錢，人家讓我在這裏住下去我還念佛哩。……」

她不再說下去，眼淚幾乎迸流出來，用袖頭揩了揩眼，就走了出去。

我從文具盤裏拿了一隻禿筆，蘸了杯裏底水在一塊廢紙上胡畫。房裏很靜，珍姑洗刷杯盤的聲音從廚房傳來。不知道爲了什末，「珍姑」兩個字竟作了我胡畫的唯一資料。畫黑一面又反過來，反面畫滿了又摺上一層。以至那塊

廢紙底面積無法再摺了才折下筆睡了。

三

「士樸，起來。」朦朧間聽到有人叫我。

睜眼看，原來是伯表。他握了一隻粗笨鑲銀的手仗，預備出門。

「啊啊，表伯出門嗎？我坐起身披上衣服。」

「到衙門裏去。」他坐在床附近的椅上。「士樸，你隨時勸一勸你表伯母，大概你也聽到了一點兒吧？她一個人鬧得家宅不安。我又有什末法子？事前已經得了她底同意，現在又鬧。讓外人知道了多不好看……好，你起來吃點心去罷。我出去了。」

他走近門又轉回身用小聲說：

「你表伯母非要賣了人家不成……你說這不是笑話嗎？」

我想問問表伯姨太太藏在那裏，因爲不好開口又中止了。

他出了門。

我重新躺下，想再睡一會兒。表伯又返回來，開了一

扇門，想說什麼，想了想似乎又覺着不便，才改口說

——你今天到醫院去嗎？

我告訴他說昨天上午醫生囑咐我每天去看。

——今天覺得好點兒嗎。

我向他道謝說好點，就是身上沒有氣力。

他關上門，走出去了。

我恐怕他再返回，當真穿好衣服起來了。

熾微的晨光已經由東壁上開着的小窗洞射到舊的寫字

檯上。房內底一切都沈默在明亮的和悅中。窗外底棗樹上

有幾隻瓦雀唧唧喳喳地唱着晨的讚美歌。

吃過了早點，表伯母要叫衙門裏底當差陪我到醫院去

。經我再三推託說不必也就罷了。表伯母底用意並不是恐

怕我沒人照顧，她是顯示她底闊綽，意思似乎是「你們看

罷，從我家出去的人必須帶了當差的」。暴發戶底習氣比

破落戶更來得大些。

出了西城門，被一乘人力車拖了沿了河隄走。清碧的

河水閃耀着秋陽底金光。城河兩岸的楊柳都已經衰黃了，

秋風過處水面被落葉擊碎了平靜，小的悶環零亂地展開來

又合攏去。城河對岸是堡町中學底校舍。灰色的屋頂一排

排地浴在和悅的秋陽中。深黑色頽圯的城牆巍然聳立在東

岸。它底雄姿和西岸的校舍對比起來明確的劃分出兩個不

同的時代：那莊嚴古老的城牆鎮靜地顯示出封建帝國底雄

姿；那輕巧新明的校舍建築昂然表現着新興資本主義底氣

勢。沿了隄向南看，在一片枯黃的墓地盡頭，曹氏廢園在

城底轉角處頽然回憶着往日的繁華。而今，已經被世人忘

掉似的在衰黃的秋色中寂然荒廢了。

車沿了河隄，轉過水磨中間底石閘。水從閘下激湍地

奔流下去，似乎一個羊羣行列隨了牧人跑到曹氏廢園底荒

林中噬草去了。再經過「明孝子故里」底碑亭，就是堡町人

傳為美談的寡婦橋了，那橋建築得既堅固又美麗，三空兩

丈高的半圓的橋洞橫跨過河身，完全用七八尺見方的大青

石築成的。通過石橋就是靈隱寺。靈隱寺，寡婦橋，作成

了明孝子的傳說。那傳說是這樣：

明初，一個寡婦和河對岸靈隱寺裏底和尚發生了愛

情。和尚每夜涉水過河和寡婦。幽會秋漸漸深了，

河水也漸漸涼了。和尚頗以此為苦，因之，與寡婦

相會的機會漸漸減少下去。一天，自然是相會之後了，寡婦問和尚不常看她的理由。和尚告訴了她。她從此鬱悶不樂。寡婦底兒子知道了之後，爲完

成他底風流的母親與和尚底好事，就建築了一個石橋。云云……。

靈隱寺已經改成了堡町大學校址，醫院就專爲預備大學底醫科實習附設的。

無意中，在內科候診室遇到了表伯。他帶了一個八九歲的少婦也在那裏坐着待診。那少婦底身體已經經過充分的發育，兩個飽滿的乳在緊緊的蓮灰色的綢夾衫下向上翹起，臀部也很肥大。她是個富於肉感的女性。圓圓的臉上綴着兩隻非常優美的細長眼睛，淡眉毛，面色很嫩白，神情很穎慧。她還沒有完全失掉了少女風格。兩個眼睛看人的時候總是先從下向上看。不調和的，是腮脰後底髮髻，如果換上蓬鬆的短髮，完全是個新時代的女性。不用說，她就是前夜被表伯用木棍子痛打的姨太太了。

「士樸。」表伯沒有等到我開口，就立起身。「你怎末這會兒纔來呢？本來早晨我打算叫你帶她一同來，後來想

了想恐怕累費了你，所以我纔帶她來。」

表伯向姨太太介紹我。

候診的病人都看我們。我很難爲情地向姨太太點了點頭。同時也很替表伯難爲情。一個五十多歲的人竟討一個比他自己底女兒都年青的女人作玩物實在太不人道了。然而，他却注意不到這些，也注意不到候診的病人們向他和姨太太投奇異的視線，似乎在自己家裏似的，捧着他那紅黃色的八字鬚在候診室裏悠然踱着步，時而和我高聲談話，時而又何姨太太低聲下氣地獻慇懃。

一個年近六十的肥胖老人，在衆目睽睽之下，向一個年歲不到二十的青年女人獻媚，這不是一幅很肉麻的滑稽畫嗎？

我想問表伯姨太太住在那裡。因爲在候診室怕他不便說又停止了。關於姨太太底病，因爲和她初次見面，自然也不便問。想來，是因了吃過表伯母一場痛打之後受折磨不過得的吧？

掛號底號數輪到姨太太。表伯扶了他走入診察室。看情勢，她底病還不到走動用人扶的地步。那樣做，乃是過

分的感動。

表伯一個人走入候診室。他叫我到外邊一個僻靜的地方對我說：

「回去可不要對你表伯母說你遇到她在這裏診病的事。這事情是瞞了絕的。」

我問他姨太太有什末病。

「還不是你表伯母鬧的？」他緊皺了眉作了個愁苦的表情：「據昨天士羅醫院底醫生診察，她已經懷了三個月的孕。大前天你表伯母竟用棍子打了她一頓。平常使得她比一個老媽子都苦，吃飯都限制不讓吃飽，每天加在她身上的精神上的壓迫那更不用說。她就是个鐵人也得病了呵？」

「醫生說她底病勢怎末樣？」我不禁也爲她擔起心來。

「危險還沒有，不過，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靜養。」他向診察室看了一下。

「那末，她這時候住在那裡呢？住院不好嗎？」我爲滿足我底好奇心，不得不這樣問。

「我正在爲這事發愁。」他仰頭向天，長呼了一口氣。

天色漸暗

「住院是絕對不成。這很容易讓你表伯母知道了的。現在

，先讓她住在一家旅館裡。就是不大方便。不方便也沒有法子。還讓她回家是萬萬不能。只要回去住不上幾天一定會死了的。打算另外再租所房子，讓她們分開住。房子已經託人找。唉！真沒有法子。早知道這樣，我辦這個糊塗事幹嗎？你算，從昨天我什末事也不能做。這裏的課，昨天請了假。衙門裏又正趕上這幾天忙，一大堆公事還等着辦。你若是不在病中還好，可以時常到旅館裡陪一陪她。你算我那裡有功夫老陪着她？」

我說我底病並不要緊，從昨天洗了大腸以後還沒有瀉。就只陪一陪她的事還可以。

「那好了。我去告訴她。等你看了以後就先送她到南街豐順胡同鴻賓旅館。送他到了那裏你再回家。我還得回衙門。上午十一點縣長請客，我必須去，因爲下午一點開會。你底號牌是多少號，還沒有輪到嗎？」他走向診察室。正好姨太太也從診察室走出。

他把讓我送姨太太到旅館去的事向她說明，然後又非常鄭重地叮囑我，關於今天所發生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要

老

八

向家裏任何人洩露出一個字。他扶了姨太太又回到候診室坐下之後，又叮囑了幾句就走了。

表伯走了之後又過了會兒，我底號數纔輪到，我走進診察室，測驗了溫度之後，醫生問了我昨天的病況，把藥單改了改，又警告我無論如何不要吃瓜果和油膩的東西。他說腸炎最怕吃瓜果和油膩東西。他說那一類的病完全由吃東西不謹慎得的。我拿了藥單回到候診室，向姨太太要出她底藥單走到藥房取了藥就陪她回到城裏底旅館。

豐順胡同在東南城角，是一個非常僻靜的小巷。去的時候經過了許多連名子都沒有聽說的胡同。鴻賓旅館就在豐順胡同底盡頭。不知道爲什麼在這樣一個偏僻的所在開如此闊綽的旅館。兩層樓的大建築總包括有五十幾個房間。每個房間都很寬大。傢俱也都很考究。鐵床，藕荷色的綢床帳，粉紅色的綢窗簾，沙發，裝檯。房子裡佈置得比我所知道的堡町最闊綽的旅館都超過十倍。不用說，表伯想出這樣一家旅館是費了相當的苦心的。

姨太太住的房就在上了樓梯右手的轉角處。開窗向東南一看，一直到城牆逼近，完全是一片泥土屋頂，向東稍

微偏北，就是堡町唯一的紗廠。再向北望，就是天主教堂的兩個崇高的鐘樓高插在蔚藍空晴空。

到了那樣，看了茶房把姨太太底飯開上樓去，並沒有顧得和他談多少話，惟恐怕耽擱得時間太久了露出破綻，匆忙坐了一乘人力車就回到北城表伯底家。到了家，她們正等我吃午飯。

四

一天下午，表伯母叫我陪她出去買東西。她說買了東西之後，她自己到南關一家煤廠去看一位同鄉盧伯翔。因爲有點疲乏，又恐怕陪了她一時說話不謹慎把姨太太住在旅館裏的事洩露出來，向她推諉說身體不好，不能陪她去。

「你在家裏也好。我叫珍姑陪我去。你若是精神好的話，給我寫一封信。」她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封寄給她的信遞給我。

那信是從永川縣政府一位姓王的寄來的。信底內容是託表伯母爲他介紹太太。

「這是永川縣政府王科長寄來的。是你表伯在山西的

時候一位舊同事，新近死了太太。你回覆他就說爲他找定了一個，年歲還不到二十，人品也很好。不過女的那頭兒家境很貧寒，如果他願意的話，必須出二百塊錢。」她似乎決定了什末重大的事，非常堅決的神情在她那額骨突出的面孔上表現着。

她給了我一件非常爲難的工作。她說的那個年歲不到二十，人品也很好的人一定就是姨太太。她想出賣她，價錢還增加了五十元。表伯買那位姨太太的時候是出了一百五十元錢的代價。她還想從中得五十元錢的利。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她爲她寫那樣的信，拒絕她的話我又不能說。很明瞭，如果拒絕了她就是得罪她。這是我當時所處的地位不允許的。我很爲難，對於表伯母的委託一時說不出什末。

珍姑很焦慮地在表伯母身後向我擠眼，意思是不讓我給她寫。

我想了想，立刻答應了表伯母。

珍姑向後倒退了一步，把眼閉上作了一個「唉！完了！什末都完了！」的失望的姿勢。

她們出了門。

我從表伯母屋裏出來，把大門關好就回到書房。西窗上晒滿了煖烘烘的秋陽。屋裏底一切都在深秋下午的陽光中弛暖了，懈怠了。從表伯母和珍姑走後，全家立刻沈寂下來。上房裏底掛鐘底滴嗒聲，在書房裏都可聽到。

心情底擾亂，使我底頭非常沉重，後腦似乎塞入了一個鉛丸，痛楚得不能抬頭。全身綿軟無力，骨節酸痛得不堪。我掙扎着爲表伯母寫信。這工作，我必須在她未回家以前完成。

信寫完用了很長的時間。在寫信的中間我底手顫抖得幾乎握不住筆。頭開始暈眩起來，兩耳嗡嗡地直叫，似乎飛機在我頭上飛翔。我把自己擲在床上。我完了，明天病一定得加重。是表伯毀了我。不然我在旅館裏住何會有這許多麻煩事？這樣的家庭，又那能養病？表伯在醫院裏說的那話很對，他說如果姨太太回到家，不到幾天就會死了的。

口渴得要命，我又不願意到廚房去看有沒有開水。

有人敲門。我真恨那敲門的人。如果在我自己底家裏

，正在忍受着這種苦痛，我一定不去開。但是，我不能不去開，爲主人去開，現在，我底食客的地位還仍舊可以保持幾天，原因就是我在病中不能多吃飯，如果我恢復了平常的食量，我底地位馬上就降低到僕人。珍姑是我底先例。我又不得不對我底生病暗自慶幸了。

我去開門。敲門的正是珍姑。她一個人先回來，手裏提的紙包是表伯母買回來的東西。

「士樸，你千萬可不要給她寫那樣的信！」我開了門，她劈頭就這樣說。「你知道她說的那個女的是誰呀？那就是姨太太呵！她對我說過這事。她非把姨太太賣了不甘心！」

過分的疲勞和口渴，使我一句話都不高興說，走進書房，重復臥在床上。

她把東西放在表伯母房裏，走進書房向我說：

——你還不知道她找盧伯翔去爲了什麼事吧？她……

「勞你駕，請你給我口水。」我截斷了她底話。我底神色一定很難看，因爲我滿肚皮的不高興。

「啊啊，真是。」她似乎想起了什麼：「因爲你答應了

爲她寫信的事，嚇得我把什麼事都忘了。怎末樣，身上又覺着不大好嗎？面色很不好看哩。」

「謝謝你。沒有什麼。」

她到廚房去爲我提水。

我忽然又悔恨自己不應當向珍姑發怒。我是一點兒都沒有向她發怒的原因，也沒有那種權利。但是，我又不能抑住自己的憤怒。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我發洩冤氣的對象了。在家的時候有我底母親。就只那一個母親我也不得不長久離開她了。想起我底母親來不禁兩顆熱淚奔流出來。那淚，又由兩頰流到枕上。我急忙把淚揩乾，唯恐怕被珍姑看到。

珍姑提水走進書房，爲我倒了一杯。

我兩口把水灌下去，又臥在床上。

「你爲什麼答應她寫那樣的信呢？」她坐在東壁下一隻椅上，倒了杯水呷了一口繼續說：「我真替姨太太擔心。她是非賣了姨太太不甘心！表兄又是那樣的怕她。」

「怕誰？」見珍姑那認真擔心的神氣，反覺着好笑起來。當她纔回來的時候我底那感傷的情懷已經忘掉了。

「怕誰？」她聳了一下肩。「怕表嫂吧，怕誰呢？她說姨太太回到了防虎店。表兄打算託盧伯翔在那裏找所房子先住下。房子大概還沒有找妥，現在聽說暫住在盧伯翔底煤廠裏。昨天下午表嫂聽說盧伯翔來到堡町，住在南關一家煤廠裏。所以她今天去找他，囑咐盧伯翔不要爲她找房，也不要讓她在煤廠住。讓他把姨太太送回堡町。牠向表兄說從此再也不打她，好好地對待她。她底意思是騙表兄把姨太太帶回家來，再賣出她去。」

「賣也不能那麼容易。」我附加了這樣一句，意思是使她不要那樣擔心。對於姨太太的事，我不願多說。原因就是恐怕把她在醫院和旅館裏所發生的事洩露出來。

「怎麼不容易？若給她寫了那封信去，說成就成了。就是表兄也沒有方法阻攔她。他們底情形你還不知道嗎？」她又爲我倒了一杯水，從書架上拾起一張破報紙擦起燈罩來。

我故意作出爲難的神色向她說：

「不給她寫成嗎？你若稍微爲我現在所處的地位設想一下就明白我非給她寫不成了？」

「話是這樣說。但你也不能不爲表兄和姨太太那一面着想。只顧一方面是不成的。」她非常爲難地向窗看了出神。

有人敲門。

我想把已經計畫好了的關於信的事情告訴她。

她以爲我想告訴她的還是關於姨太太的事，向我搖了搖手，警戒我。

她去開門。

暮色漸漸傾流到房裏。光線漸漸朦朧了。

蘭子和鐔子下學回來。她們問珍姑表伯母在家不在家。珍姑故意對她們說在家。兩個孩子提着腳悄然走到我住的房子裡，用了細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問我表伯母在不在家。

我告訴她們說不在。

「表姑竟說謊。她故意吓我們。看我饒了她？我一進門就問她娘在家沒有。她說在家。吓了我們一跳。看我們要饒了她？」兩個孩子跑到廚房去糾纏珍姑。

珍姑來爲我燃着燈。兩個孩子叫嚷着隨了珍姑跑進來

又向我糾纏。她們要求我給她們畫小人，要求我帶她們去逛，要求我給她們講故事。正在玩得高興，敲門聲打破了她們底算頭。

「娘回來了！」兩個孩子不約而同地驚惶起來。

珍姑開了門。果然是表伯母。

我們都走到她屋裡去。珍姑問她見沒見廬先生。

「真可惡！」她一面脫着兜蓬一面怒氣沖沖地說：「碟廠裡底人都說他沒有來。我昨天明明聽說他來了。他是故意不見我。不見我就算完了嗎？明天我親身到防虎店去找她。她就是藏在老鼠窩裏我也得找出她來。」

她們誰都沒有作聲。

「士樸，信寫好了嗎？」

對她說寫好了，從書房裏拿信到上房給她看。她說很好，立刻想打發珍姑去寄發。

珍姑神色惶恐地看我。

我假裝沒有什麼事情似的從表伯母手裏接過信來，故意作出認真的神情仔細把信重新看了一次。

「這裏有兩個錯字。還得拿到東屋去改一下」。我把信

拿到東屋擦了根火柴燒了。又從抽屜裏拿出已經寫了的和已經成了灰燼的那張意思完全相反的信紙裝在信封裏拿到上房。

「這就發出去嗎？」我問表伯母。

「珍姑，這裏有錢，去把這封信發了去。她從錢袋裏拿出了幾個銅板遞給珍姑。」

我把信封好遞給珍姑之後就從上房出來。

珍姑追了我走到書房用小聲非常擔心地問我：

「真就發了出去嗎？這可不得了呵！」

我用小聲把實情告訴給她。

她似乎歇了重負似的笑了。

五

夜晚。表伯回到家已經十一點鐘。他先到了我住的屋裏。用了細小的聲音和我說：

「明天是禮拜，醫院停診。你早晨起來，先到旅館裏去看一看。我一點工夫都沒有，每逢星期比平日還忙。有三四處必須得的應酬。」

他那恐怕表伯母聽到的畏縮神情非常好笑。因為他不

日非常嚴肅，對於像我比他晚一輩的親戚或族姪說話白奉是用教訓的口吻。

「還有。」他又繼續用小聲說。「你明天早晨出去的時候，必須向表伯母想方法編排一套謊話。你可以對她說你去拜訪同學，或另外什麼事。不然，她是會疑惑的。」

他平日曾經給過我「無論如何不要說謊」的警戒不只一次。這時，他也竟公然允許說謊了。在必要時，一個人總免不了說謊的。

他又用同樣的小聲問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沒有。我把表伯母令我給她寫信和到訪廬伯翔的事說了。

「你寫了嗎？」他非常焦慮。

我把實情告訴了他。他笑了。那笑容中似乎還有「你是個好孩子」的嘉獎。

他倒背了兩手，放開脚步在屋裏來回踱了兩步，故意提高了喉嚨問我：

「今天到醫院去來嗎？」

看了他底神情過於滑稽，忍不住好笑起來。我也故意放高了喉嚨說到醫院裏去過。

「醫生說怎樣？」

我對他說醫生說我底病已經大見功效，如果吃東西謹慎一點，中間不再發生別的變化，一個禮拜之後或者可以完全恢復健康。

於是他又東拉西扯地和我談起縣政府裏底事情來，他說衙門裏底事情太忙，他說那兩天每天晚上還得辦公。他說那天下午一個會就開了一下午，他又說了許多關於縣長個人底私事：什麼縣長坐壽幛了許多妓女去陪酒，什麼縣長底太太竟為那事和縣長吵了一場架，什麼縣長底姑老爺怎樣騙縣長底錢……他和我談了許多。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這末多的話。

他從皮夾裡抽出一枝紙烟燃着。隨後又抽了一枝給我。我向他道謝說不吃烟，其實我是吃的。當了他底面我不敢過於放肆，雖然他已經對我完全喪失了平日的嚴正態度。再一原因，是在病中，不想吃烟。

「你不吃烟嗎？那很好。這不是好習慣。我老想戒除了它。」他重復把那枝紙烟極其珍惜地收藏在皮夾裏。

他在房裏踱着步。他是不願意到上房去見表伯母。他底心情完全被我看穿。他想回到旅館去，但是又沒有方法向表伯母說出在外邊留宿的理由。他看了噴出的烟沈思着，憂慮着。他不能在一個地方停留一刻，匆促地踱着步。

珍姑開門進走來向表伯說：

——表嫂請表兄到上房。

「這就去。」他緊蹙了眉向珍姑說。

珍姑走出去以後，他又停留了一會兒才走到上房去。

「你到底把她帶到那裏去了？」表伯母恨不得想咬表伯

一口。

「我帶她到那裏去呢？」表伯反問着。「人家已經回到她娘家去了。這裡你又不讓她住，她不回娘家你又讓她到那裏去哩？」

「她娘家？」表伯母咆哮起來。她那裏來的娘家？防虎店是他娘家嗎？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什末事我都知道！」

「你知道什末呢？」

「我知道什末？哼！你不要裝糊塗！你把她送到防虎店去了！在那裏你給那小娼婦找下房，雇下人！你以為我

不知道嗎？」

「咳咳！從那裏聽來的這些鬼話？我又不曾分身術，怎能送她到防虎店去哩？這不是鬼話嗎？」表伯輕笑了。

「走！」聽聲音，表伯母似乎拖了表伯。「走，你同我到盧伯翔那裏去對質一下看？問問他那個娼婦是不是住在他底煤廠裏！」

「盧伯翔又什麼時候來到堡町呢？你讓我休息一會兒吧！我從早到晚一直忙了一天還沒有得到休息……」表伯沈痛地向她哀求。

「你不要向我表功！」表伯母歇斯底里地喊叫。「你忙了一天爲了誰？你爲的你那小娼婦！我沒有用過你一個錢！你給你那小娼婦買綢子，買緞子，爲的討她底歡心……」

「我沒有給你買過嗎？够了，够了，你安靜一會吧。士樸在病中。你這樣喊叫多麼不和適呵！」表伯底聲音有點嘶啞了。

「放你底狗屁！你給我買過？你用過我多少錢？你在天津當學生的時候是誰把你供給出來的？這時候你把我忘

了，用不着我了！你眼裏除了那小娼婦是誰都沒有！……」表伯母竟哭起來。

表伯在天津上學的時候，和表伯母妍度。表伯家裏很貧寒。那時他上學完全由表伯母供給他。後來表伯畢了業就帶了她在各處作事。據說那時表伯母是一個政客底姨太太，後來那政客不知爲了什麼亡命到了外國，家眷都回了南，一部分產業留給了那時的表伯母，後來她把產業完全變賣成現款就和表伯妍度上了。表伯認爲這事非常不名譽，從來沒有向外人洩露過。

「够了，够了！」表伯非常擔心地向她哀告。

「你……你眼裏沒有我……我了……」她哭喊着。

珍姑把蘭子和鐸子領到我住的屋裏來。她，珍姑叫我去勸他們。

我不願意去。我找不出勸她的話。

表伯母更哭喊得起勁了。

「好，你不讓我在家裡睡我到衙門裏去睡。」

我走到了上房，見表伯母伏在炕上哭號。她捶打炕，兩條腿上下攪動，彷彿一個向母親撒嬌的小孩。她底髮已

經散亂在肩上，衣服底鈕子已經滾解了開來。

表伯用非常無力的聲音歎息。他底面孔表現着疲倦與煩擾。他似乎向我求救似的說：

「士撲，你看我這還怎樣在家裏住下去？我整忙了一天，回到家來不得休息，明天還有許多事等我辦。」

「住不下去你給我滾！」她猛然從炕上爬起撲向表伯。我從中阻止住她。幾乎把我也撲倒。

「好好，我走，我走。」表伯急忙拿起帽子，狼狽地走出去了。

「你給我回來？你到那裡我也得跟你到那裏！」表伯母奔向外間，表伯已經走到庭院。

我阻止住表伯母，恐怕她衝撞到什末東西上。這時表伯已經趁機會開了大門走到街上去了。

表伯走了以後，她不再哭鬧了，把她自己擲在炕上，急促地喘息。珍姑也把蘭子和鐸子領回上房。兩個小孩嚇得一聲不响地瞪了大眼注視着表伯母。我們誰都沒有話。

女人就是這樣，她們對待男人是得寸進尺。你若是沒有向她抵抗的魄力，那你頂好從她身旁走開。那時，她將

立刻感到你的需要了。

六

第二天上午，我被珍姑喚醒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過分的疲乏和擾亂使我昨夜的睡眠不安。頭又岑岑作痛，身上一點力量也沒有。

「彭先生快起來叫起表嫂來吧……稀粥已經熬好了。兩個孩子已經餓的不堪。她不起來我們不敢先吃。」珍姑拿了臉盆，向纔睜開眼的我說。

表伯母底老毛病我是知道的，她如果在頭一天生了氣，第二天早晨準不起床。一連睡兩三天的時候也有。

「彭先生……」

「你最好還是叫我士樸。」我截斷了珍姑底話。然而，我還想睡一會兒。

「士樸。是，我叫你『士樸』，她輕笑了。「你看你底汗衫有多末髒了。我拿去給你洗洗吧？」

經她一說，我反不好意思起來。衣服髒，我也知道。這事，對於沒一個沒家可歸的獨身漢，是再平常沒有的事

。我向地道謝說不必，其實我滿高興她去給我洗一下。

「客氣什麼？」她從椅上把汗衫拿了去。「我去給你打臉水。就起來吧。兩個孩子已經餓得動都不願意動了。」我起床後，第一個難題就是怎樣向表伯母說請去到旅館看姨太太。在堡內城裏，我沒有朋友，但爲了表伯的原故，至少也得虛擬出一個來。

我洗了臉走到上房。

她仍舊是不起。她說我可以先和罈子她們去吃稀粥，不必等她。

我稱勢把已經結構好的謊向她說了。我說我昨天在去醫院的路上遇到一位纔從北平來的同學。他邀我在今天上午到旅館裏去看他。午飯回不回來吃還不定。

她把頭從被頭裏鑽出。她底髮蓬亂着，油黃的臉和眼皮都浮腫起來。她伸手拿起頭前的茶几上的茶杯，用剩茶漱了口向我說：

「本來我打算求你今天下午陪我到防虎店去一趟。你覺得今天身體好點兒嗎？」

我對她說身體還是不大好，不能陪她去。自然，我底

話說的很委婉。

——那你吃了稀粥就去看同學的去吧。從你來到這裏還沒有安安靜靜地休養過一會兒，正趕得這裏有事。正好和朋友談談開一開心。防虎店我也不一定能去了，因為我覺得有點兒頭暈。

我從上房走出。蘭子和絳子正在書房等我吃稀粥。

珍姑把粥鍋端來也同我們一塊兒吃。她說我可以在吃了粥以後帶兩個孩子出去逛逛，因為她們悶在家裡實在是可憐。

兩個孩子也向我要。她們很急切地想出城去逛。

昨晚已經答應了表伯，無論如何我必須到旅館去。這事我也不能向珍姑和兩個孩子說明，只得把向表伯再說過的謊又向她們重新說了一次。并且允許兩個孩子，如果下午我能早回家，一定帶她們去逛市場。我打算給兩個孩子每人買一雙線襪。她們底襪子破得都露了腳踝骨表伯母都不給他們買。這對於十歲上下的女孩子們，是再傷自尊心沒有的事了。

吃過稀粥，兩個孩子糾纏住我非帶她們去旅館看我虛

擬出的那位同學不可，經我說了許多謊話纔騙過她們留在家里。對孩子們說謊是多大的罪惡。然而，這是她們底家長所允許的。家庭變作了她們底地獄，禮拜變作了她們底難日。對於沒有母親的孩子們給的責罰也過於殘酷了。到了旅館，已經是上午十點半鐘。

那位幽閉在旅館的姨太太，大概也是起身不多時，雖然已經洗過了臉，倦意還存留在她底神情上。兩眼周圍有輕淡的黑暈，兩頰是半明的乳白色，髮髻了草地挽在腦後。她穿了一件半舊的紫紅的薄綢夾衫。她見了我向我淡淡的一笑。

我問她，表伯是不是在這裏過的夜。

她底臉上泛上了一重紅潮，向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點了點頭。

我問她，他什末時候從旅館離開。

「走了恐怕有一個鐘頭了。」她底聲音很細小，但很清脆。「彭先生吃過早點嗎？」

我對他說吃過了。

「我還等着彭先生吃點心哩。」她微蹙了眉峯，彷彿有

點兒餓了。

我開門叫茶房爲她去買點心。

茶房臨出門時用好奇的眼光看了看我同姨太太。

「彭先生今天好點兒嗎？」她看了窗外問我。

我向她道謝說好點兒了。我問她，我可以爲她做點兒

什末事。

「也沒有什末事。」她仰頭向窗外天空看了看說：「就

是我底頭有五六天不梳了。等一等彭先生出去給我買個梳

子。」

「別的東西都有嗎？」

「什末東西都沒有。連塊肥皂都沒有。每天用旅館裡

底怪討厭的。再買塊肥皂，一匣香粉……這許多事你

伯表一點兒都不管。」她底臉色陰沈下來。

這位無憂無慮的姨太太也真可以，在這時她所處的地

位，對於脂粉一類的瑣事還很注意。

茶房把點心送上樓來。

「請先吃點心吧，已經快十一點了。我去買東西。」我

恐怕她當了我底面不好意思吃，想趁機會去買東西。

她從衣袋裏摸出一元錢遞給我。

我坐了一乘來回車到市場把東西給她買來。我買了一

塊毛巾，一塊肥皂，一把梳子，一匣香粉，另外還買了幾

個銅板的粗紙。等到我把東西一樣一樣地交給她。她非常

高興地拿起來一樣一樣地評判物品的質料。她一見那卷粗

紙，臉驟然紅了起來。她羞怯地看了我一眼。在她那目光

裏，含了無限的感激。她把粗紙藏在床頭褥下。

經她這樣一來，我反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我正害腸炎

，時常跑廁所，無意中竟想起粗紙。一個青年少婦，隻身

在旅館裏住，對於粗紙一定感到急切的需要。

她解開髮髻，用我新買了去的梳子梳頭。

我很無聊，叫茶房買了一張小報看。

她問我關於表伯母在家的情形。我對她說沒有什末。

我不能把實在的情形告訴她，和不能把她底實在情形告訴

表伯母一樣。從此，我竟作了兩頭的好細。

隔壁的房裏有男女底笑語聲。非常淫猥的話隱約傳來

。我把樓窗閉好。她裝作沒有聽到的神情梳她底髮。

房子裏很沈寂。窗外的天空上瀰佈了愁雲。是陰淡的

天。因旅館所處的地位偏僻，窗下的弄子裏連經過的車馬聲響都很稀少。

「彭先生，」她突然破了沈寂，手不停地梳着髮；「你說我怎末辦呢？家裏，我從此是不能回去了。老在這裏藏着算怎末一回事哩？……」

「表伯不是說另外租房嗎？」我仍然看着報。

「租房又怎末樣呢。遲早她還不知道嗎？她知道了那又是搗不完的亂。我想起來，簡直是沒有法子，只有死路一條……」眼淚開始從她那時常都有流淚的可能的眼裏滴出。

我找不出相當的話回答她。一個人底憂愁是不能用一兩句空洞的話所能消釋的。恰恰相反，勸慰的言辭，是更能引深憂愁的。

表伯回到旅館，已經是正午了。他手裏拿了一卷文稿和一本書。他說房子已經找妥，下午他託人找裱糊匠去裱糊。他說最麻煩的是傢具，恐怕傳給表伯母知道了，既不能向朋友借用，又不能親身去買。他說老媽子也是麻煩事，不能託朋友介紹熟習的，從老媽店去叫又恐怕不可靠。

他又說那許多事如果能託到一個有經驗的人辦理，後天就可搬去。

「你們沒有吩咐茶房預備午飯嗎？」他脫去馬褂燃上了一集紙烟，坐在椅上。

他用他那粗大的聲音把茶房叫來，吩咐他先沖一壺茶，然後再開三個大底飯。

「士僕你來。」他叫我到桌前指給我那文稿和書看：「這是我在大學裏用的講義。我沒有工夫編下去，後天下午就得用，你如果身體好些，在這裏或是在家裏先替我抄錄幾頁。」

我問他怎樣抄。

他把書翻開，指給我看他已經用紅筆畫了的記號說：

「從這裏抄起，抄到這裏第四章就算完了。然後再把書上底第六章改成第五章繼續抄寫下去。抄到一半，就够後天講了。字寫的不必太工整了，寫快點兒，只要看清就可以。最好明天上午寫完，下午我打發當差送了去印。」

對於表伯分配給我的那空費力量的工作一點兒都不明

瞭，照了原書去印是又清楚又省事，何必再抄一次。我問那是什麼原故。

「怎麼連這個都不明白呢？」他聳了一下肩，作了一個對我底問題不屑置答的姿勢：「你如果拿了原書去印，讓學生知道了，他們一定說：『看這個教員真做桶，自己連講義都不編，照了書印講義。』如果廢點兒事自己抄寫一次再拿去印，他們就說是你自己編的了。」

我還是不知道這種秘密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茶房把飯開上樓來。

姨太太底髮髻已經挽好，臉又重新洗了擦上粉。

在吃飯的中間，表伯不住地看了姨太太底臉，掩不住的微笑在紅光亮閃的臉上浮現着。

我替他難為情，不願意再看他。

姨太太底神氣很冷淡，對於表伯底那種貪婪的注視不曾起絲毫的反應，一聲不響地吃着飯。

七

吃過了飯，我預備離開他們。

「士僕。」表伯擦着臉，見我要走，叫住我說：「你在

這裏抄不好嗎？回去抄恐怕讓你表伯母見了疑心。」

「這裏沒有筆墨。表伯母看到也不要緊。她如果問，我就對她說你昨天晚上回家交給我的。」我對表伯說着看了姨太太一眼。

不高興的神色在她纔施過脂粉的臉上表現着。她冷冷地對表伯說：

——非這時抄那東西不可嗎？彭先生又在病中！

「後天下午就得用。寫一寫字也累不着呵。」表伯把汗衫底鈕子解開，意思是想睡午覺。

我從那裏走出去。

天色陰沈的很，似乎將下雨。街上的行人車馬驟然繁忙起來。風開始吹。

在回北城的洋車上，對於表伯給我的工作感到繁難。我一向最討厭抄寫文字。記得在學校達到考試的時候遇到困難的答案，我寧願犧牲了那門功課的分數，也不願偷偷地從抽屜裏拿出講義來抄。我并不是以為帶來帶可恥——根本考試本身對於被試者就含有侮辱性——我是嫌麻煩。

到了家，兩個孩子正急切地等待我。她們都緊蹙着那

有趣的小眉峯唧唧噥噥地咒罵天氣。見了我，撲到我底懷裏，問我這帶不帶她們出去逛。

「逛！就是下雨也帶你們出去逛。」我安慰她們。領她們到了書房，把書和稿紙放在抽屜裏。

珍姑提水進來，問我吃過了飯了沒有。她換了一件新的藍布衫衫。

對龜說吃過了。我問她表伯母起來了沒有。

「她等表兄。表兄不回來。沒有人向她說好話，她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再睡了。」珍姑笑着大聲說。

「表伯母那裏去了？」見珍姑說話很隨便，就知道表伯母出了門。

「不知道。吃了點心就一個人出去了。」她撫了鐔子底頭繼續說：「沒有見這兩個孩子哩。等你不來，急得都要哭。」怎末表哥還不來呢？一會兒天下起雨來還怎末能出去逛呢？「老是問我。士樸，你到那裏去來？」

「出去的時候不是對你們說過了嗎？」我反問她。

「噯！表姑也叫表哥「士樸」！鐔子頑皮地喊叫着。

珍姑底臉驟然紅了，揚起手作打鐔子的姿勢：

——不要胡說！熊娘回來打你們！

我聽了鐔子底話，看了珍姑底窘迫神情，也覺得難為情起來。

「走罷。我們出去逛吧。」我立起身叫兩個孩子。

她們糾纏着珍姑給她們換衣服。

「天不好，下起雨來都淋溼了又該挨打了。快走罷！」珍姑送我們到門外。

兩個孩子高興得不得了，在洋車上還不住地嘻笑。等到車從小巷轉出，兩旁的商店招牌，樣子間，無一不引起她們底注意。除了由家到學校那條僻靜的路，她們平日很少到大街來逛。在家裏，表伯母一步都不允許她們走出大門。

在車上坐着，極複雜的感情在我底心裏縈繞着。我自己失掉了把握。我不知道將來發生什末事。無論做什末都是被動的。也許世界上就無所謂主動。這種情況，完全變成了貨車上底沒有生命的貨物。貨物本身一點都不知道它將被拖到什末地方，然而拖它的車却仍然向前走。只有一件事我知道，那個不可捉摸的未來，對我一定是凶多吉

少。但是，我又不能從此停止，不趨向未來走。

車到了市場。

她們兩個因為向來沒有接近過孩子們底世界，無論見到什末東西都很新奇。她們吵着要求我給她們買這個，買那個。蘭子因為比鐔子年長兩歲，並不怎麼糾纏我，鐔子無論見到什末玩具都想買。一向不允許她們有任何玩具的表伯母，如果見我給她們買了關於玩具一類的東西，一定說我引着她們嬉戲，不教她們讀書。我給蘭子買了一冊封面印有美麗花樣的筆記本，給鐔子買了一個皮球，另外給她們每人買了幾張畫片，一對綫襪。我囑咐鐔子，皮球不要讓表伯母見到。

我帶她們到糖果店裏買了幾匣糖。我想為珍姑買一點東西，因為想不出買什末東西合適，還不如等得了她底同意再買。

在市場裏走了幾轉，我就感到疲乏了。家裏還有表伯分配給我的討厭的工作等待着，又恐怕天下雨，沒有等到兩個孩子玩足了興，就帶她們回家了。

珍姑正在大門口張望。我們一下車她就說方纔落起雨

點來，她很不放心，惟恐怕我們被雨淋了。她又說我出去的時候沒有多穿衣服，如果遇到雨恐怕身體擔不住。

我很感激她，然而，我沒有說什末。只對她說我們并沒見落雨點，大概那時我們正在市場。

表伯母還不會回家。雨却果真下起來。空氣底溫度驟然降低。我走到屋裏就連連打了兩個噴嚏。

「是不是，着了涼罷？」珍姑微皺着眉峯問我：「蘭子和鐔子快到那屋裡去玩，讓你表哥休息一會兒發點汗。我給你提壺熱熱的開水來。多喝兩碗熱開水，蓋上被籠一躺就會好了。」

兩個孩子正在床上看了我給她們買來的東西玩，聽了珍姑底話莫明其妙地張大了眼睛看了珍姑和我，以為珍姑說表伯母回來了呢。聽了聽沒有什末，蘭子就哭喪了臉說

——吓了我一跳，表姑說話老是那末大驚小怪地！

「這孩子們不怨挨打，多會兒也不聽話。你表哥着了冷，讓他休息一會兒，你們去到那屋裏玩！」珍姑假怒着。我說不要緊，讓他們玩，其實我是有點兒冷，頭也昏

沈起來。

兩個孩子聽說我着了冷，捨了玩具，走進了我用小手掉上我底頭，問我覺得怎樣。多末可愛的孩子們呵！

我對她們說不要緊，讓她們去玩。

兩個孩子沒有興致了，把東西拿起，消沈地走出去了。

大人們永久是孩子們底魔鬼。

珍姑提了水，走到屋裏。她看了我喝了兩碗熱水，讓我躺在在床上，給我蓋好了被，就悄然走出。

雨愈落愈大起來。屋裏底光線驀然昏暗了。

表伯母回家，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她敲門的時候，因為雨下得大，珍姑大概沒有聽到，等到聽到後給她開了門，她就嚴厲地問珍姑爲什末不給她開門。珍姑說沒有聽到。

「響了嗎？」她大聲地叫了起來。

我在床上躺着，對於表伯母那沒有理性的氣憤，很替珍姑難爲情。然而，我又有什末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假裝了睡覺不去見她。這方法，對於她底對於珍姑的咒罵，絲毫發生不了影響。

珍姑送燈進來，她叫我去吃晚飯，她哭喪着臉，她底不高興的面色，也只有對我和兩個孩子纔敢表示出來。

我對他說不想吃了。

「不想吃也要去坐一坐，不然，我同兩個孩子也不能吃了！」她底聲音非常低微，就是再低微一些也不能掩飾的是她那忍受壓迫的苦痛。

吃着晚飯，我問表伯母到那裏去來。

「我到西城陳太太那裏去打聽盧伯翔到她家去過沒有。她說他昨天下午還去過，他那個流氓真可恨！他硬不見我，顯而易見是那小娼婦藏在他底廠裏，我非到防虎店去一趟不可！」她怒氣沖沖地咒罵。

我沒有說什末，暗自慶幸她還沒有知道了實在情形，同時我又擔心，惟恐怕她又叫我陪她去防虎店。

「倒楣的人永遠倒楣，」她見我對她底話沒有表示意見，又繼續說：「陳太太非留我打牌不可，你想我那裏有心打牌，她七死八賴地留我。打了十六圈牌我輸了十八塊錢。其實，我本來不輸錢，到最後一圈一下子叫我包賠了人家個滿貫！自己也是三翻牌，那裏有留下閒章子不住

外打的道理呢？」

打牌，我完全是外行。因此，對她底話又不能表示意見。

吃完了飯，我故意向表伯母表示說我又傷了風。意思是不讓她叫我明天陪她去防虎店。我離開了她。

秋雨在窗外浙瀝着。棗樹上的殘葉被雨打下，落到雨水中發出最後的呻吟。夜風吹來，雨滴打在窗紙上，發出劈啾的聲音。我忍受了過分的疲乏，孤坐在油燈下爲表伯抄寫講義。同時，急待解決的切身難題逼迫着我，那就是窗外的秋雨告訴我說：一件輕薄的夾衫是不能抵禦秋暮的寒冷了。我底全付腰包還有大洋六元。每日去醫院的車錢和醫藥費還等待着從這六元錢裏支出。我底病如果再延長一個禮拜不好，那就窮得有點兒壯觀了。

將近午夜的時候，衙門裏底當差冒了雨來叫門，說是表伯不回家來睡了，家裏底人不要再等他，他在衙門裏過夜。

(全篇未完)

編後

編者

因為想把第一期的「愛與友情」和「歸鄉雜記」兩篇在這一期結束了、題目不得不減少一個，字數反倒比第一期增多了。這是稍可減輕對於讀者慚愧的第一點。其次，這一期的定價比上期減少了五分錢，原因是第一期印的冊數少，成本貴。

是的，在這個刊物裏，讀者諸君發現不出眼熟的名字的作者，原因，我們都不是文壇上的聞人，雖然像正在流行着的所謂聞人者流的那種極端商品化的文章，我們還不肯寫。——也許我們寫也寫不出——我們不用名字去吸引讀者。不致於使讀者諸君受騙的是我們文章和努力。也許我們的文章還幼稚，然而幼稚恰好又是走向成熟所必經的階段。

開首第一篇是王集叢先生譯的藏原惟人的「關於藝術作品評價問題」。這恰好又是我們中國這幾年來文壇上糾纏不清的問題。究竟那種作品在 *Marxism* 之下是有價值或無價值，在這篇文章裡是那麼明白地分析着。其次是叔寒君的詩，讀者諸君只要肯細心讀一讀，就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有驚人的進步。在小說一方面，「蜈蚣船」是值得讀者諸君一讀的，雖然鐵森君的文章仍舊保持有些微的羅曼諦克的色彩，而這種色彩又是我們中國的新興作家們誰也一時免不掉的。「灰色的顫動」是澎島君去年用了一年的時間寫就的一個長篇，預計在本刊第六期上登完。在全篇沒有登完以前，其價值是難以估定的。戲劇也是他的舊作，內容却又加了一番嚴格的修改。房易君譯的「愛與友情」也是不可忽

略的，雖然作者Jane Austen在英國已經成了過去的人物，在這一篇裏她對宗法社會的惡勢力所表現的革命的力量又是那麼樣強烈。這在我們中國現在的大多數革命青年，尤其青年婦女，還是在躊躇的問題。最後不能不提的是慈輝君的「歸鄉雜記」。他用他那特有的一清如水的文筆，毫不費力的描畫出中國北部的已經破產的農村情況，而那許多困苦到萬分的農民却仍舊在宗法社會的霧圍裏摸索着。我們中國現在的作者們只是描寫了都市，却把農村給忘掉了。以後本刊希望多收到一些關於這一類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本刊定價：

每期 二角

每卷(六期)一元二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四角

特大號價目另訂(預定不加)

北國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二十一年十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全 面	半 面	壹 面
底 面 外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編輯者 北國月刊社

發行者 著者書店

西河沿西頭後河沿二十號
電話南局三八三八

代售處 各大書局

鞭策週刊二卷六期要目

-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李季谷
 日本的策路……………獅北
 何以處國難……………須尊
 中國佛教遺物……………民生
 玉傳說探討……………不失

價目：零售每册二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一角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星雲小叢書出版了

- 第一種 泥塗(小說) 沈從文作 定價二角
 第二種 我們上太太們 巴書作 定價二角
 那兒去嗎 熊式武譯
 第三種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作 定價二角
 李自珍譯
 第四種 比較心理學 華登作 定價三角
 夏斧心譯
 第五種 婦女與家族 柯崙泰作 定價一角
 方紀生譯
 第六種 笑 贊 陸會因校點 定價二角
 清郁散客作

星雲堂書店：北平南新華街路東

介紹與批判

九一八出版
 每册四分

- 創刊號要目
 九一八週年的算清與展望
 退縮到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
 蘇俄第一與第二五年計畫之比較觀
 唯物史觀教程
 原來是人類的動物們
 王禮錫先生來函

分售處：各大書坊

現代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要目

- 插圖三幅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佩萱魏谷合譯
 目前之國際形勢……………紫石
 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大達
 鄉村教育的根本改進……………寇田
 黎明……………澎島
 詩四首……………紫揚

第二卷起大刷新增加材料
 社址：北平內務部街七號